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203

雜寶藏經

元魏 吉迦夜共曇曜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　十奢王緣
  - 2　王子以肉濟父母緣
  - 3　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
  - 4　棄老國緣
  - 5　佛於忉利天上為母摩耶說法緣
  - 6　佛說往昔母迦旦遮羅緣
  - 7　慈童女緣
  - 8　蓮華夫人緣
  - 9　鹿女夫人緣
  - 10　六牙白象緣
  - 11　兔自燒身供養大仙緣
  - 12　善惡獼猴緣
  - 13　佛以智水滅三火緣
  - 14　波羅奈國有一長者子共天神感王行孝緣
  - 15　迦尸國王白香象養盲父母并和二國緣
  - 16　波羅奈國弟微諫兄遂徹承相勸王教化天下緣
  - 17　梵摩達夫人妒忌傷子法護緣
  - 18　駝驃比丘被謗緣
  - 19　離越被謗緣
  - 20　波斯匿王醜女賴提緣
  - 21　波斯匿王女善光緣
  - 22　昔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緣
  - 23　須達長者婦供養佛獲報緣
  - 24　娑羅那比丘為惡生王所苦惱緣
  - 25　內官贖所犍牛得男根緣
  - 26　二內官諍道理緣
  - 27　兄弟二人俱出家緣
  - 28　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
  - 29　龍王偈緣
  - 30　提婆達多欲毀傷佛因緣
  - 31　共命鳥緣
  - 32　白鵝王緣

- 33 大龜因緣
- 34 二輔相詭媾緣
- 35 山雞王緣
- 36 吉利鳥緣
- 37 老仙緣
- 38 二估客因緣
- 39 八天次第問法緣
- 40 貧人以糗團施現獲報緣
- 41 貧女以兩錢布施即獲報緣
- 42 乾陀衛國畫師罽那設食獲報緣
- 43 罽夷羅夫婦自賣設會現獲報緣
- 44 沙彌救蟻子水災得長命報緣
- 45 乾陀衛國王治故塔寺得延命緣
- 46 比丘補寺壁孔獲延命報緣
- 47 長者子見佛求長命緣
- 48 長者子客作設會獲現報緣
- 49 弗那施佛缽食獲現報緣
- 50 大愛道施佛金縷織成衣并穿珠師緣
- 51 天女本以華鬘供養迦葉佛塔緣
- 52 天女本以蓮華供養迦葉佛塔緣
- 53 天女受持八戒齋生天緣
- 54 天女本以然燈供養生天緣
- 55 天女本以乘車見佛歡喜避道緣
- 56 天女本以華散佛化成華蓋緣
- 57 舍利弗摩提供養佛塔緣
- 58 長者夫婦造作浮圖生天緣
- 59 長者夫婦信敬禮佛生天緣
- 60 外道婆羅門女學佛弟子作齋生天緣
- 61 貧女人以氈施須達生天緣
- 62 長者女不信三寶父以金錢雇令受持五戒生天緣
- 63 女因掃地見佛生歡喜生天緣
- 64 長者造舍請佛供養以舍布施生天緣
- 65 婦以甘蔗施羅漢生天緣
- 66 女人以香塗佛足生天緣
- 67 須達長者婢歸依三寶生天緣
- 68 貧女從佛乞食生天緣
- 69 長者婢為主送食值佛即施獲報生天緣
- 70 長者為佛造講堂獲報生天緣

- 71 長者見王造塔亦復造塔獲報生天緣
- 72 賈客造舍供養佛獲報生天緣
- 73 帝釋問事緣
- 74 度阿若憍陳如等說往日緣
- 75 差摩釋子患目歸依三寶得眼淨緣
- 76 七種施因緣
- 77 迦步王國天旱浴佛得雨緣
- 78 長者請舍利弗摩訶羅緣
- 79 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
- 80 十力迦葉以實言止佛足血緣
- 81 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來惱佛緣
- 82 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
- 83 賊臨被殺遙見佛歡喜而生天緣
- 84 刖手足人感念佛恩而得生天緣
- 85 長者以好蜜漿供養行人得生天緣
- 86 波斯匿王遣人請佛由為王使生天緣
- 87 波斯匿王勸化乞索時有貧人以氈施王得生天緣
- 88 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
- 89 父聞子得道歡喜即得生天緣
- 90 子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緣
- 91 羅漢祇夜多驅惡龍入海緣
- 92 二比丘見祇夜多得生天緣
- 93 月氏國王見阿羅漢祇夜多緣
- 94 月氏國王與三智臣作善親友緣
- 95 拘尸彌國輔相夫婦惡心於佛佛即化導得須陀洹緣
- 96 佛弟難陀為佛所逼出家得道緣
- 97 大力士化曠野群賊緣
- 98 輔相聞法離欲緣
- 99 尼乾子投火聚為佛所度緣
- 100 五百白鴈聽法生天緣
- 101 提婆達多放護財醉象欲害佛緣
- 102 迦栴延為惡生王解八夢緣
- 103 金貓因緣
- 104 惡生王得五百鉢緣
- 105 求毘摩天望得大富緣
- 106 鬼子母失子緣
- 107 天祀主緣
- 108 祀樹神緣

    - 109 婦女厭欲出家緣
    - 110 不孝子受苦報緣
    - 111 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
    - 112 不孝婦欲害其姑反殺其夫緣
    - 113 波羅奈王聞塚間喚緣
    - 114 老比丘得四果緣
    - 115 女人至誠得道果緣
    - 116 優陀羨王緣
    - 117 羅睺羅因緣
    - 118 老婆羅門問諂偽緣
    - 119 婆羅門婦欲害姑緣
    - 120 烏梟報怨緣
    - 121 婢共羊鬥緣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    - 005
    - 006
    - 007
    - 008
    - 009
    - 0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03
雜寶藏經卷第一(有九緣)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十奢王緣
王子以肉濟父母緣
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
棄老國緣
佛於忉利天上為摩耶說法緣
佛說往昔母迦旦遮羅緣
慈童女緣
蓮華夫人緣
鹿女夫人緣

（一）十奢王緣

昔人壽萬歲時，有一王，號曰十奢，王閻浮提。王大夫人，生育一子，名曰羅摩。第二夫人，有一子，名曰羅漫。羅摩太子，有大勇武，那羅延力，兼有扇羅，聞聲見形，皆能加害，無能當者。時第三夫人，生一子，名婆羅陀。第四夫人，生一子，字滅怨惡。第三夫人，王甚愛敬，而語之言：「我今於爾，所有財寶都無悋惜，若有所須，隨爾所願。」夫人對言：「我無所求，後有情願，當更啟白。」
時王遇患，命在危惙，即立太子羅摩，代己為王，以帛結髮，頭著天冠，儀容軌則，如王者法。
時小夫人，瞻視王病，小得瘳差，自恃如此，見於羅摩紹其父位，心生嫉妬，尋啟於王求索先願：「願以我子為王，廢於羅摩。」王聞是語，譬如人噎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「正欲廢長，已立為王；正欲不廢，先許其願。」然十奢王，從少已來，未曾違信；又王者之法，法無二語，不負前言。思惟是已，即廢羅摩，奪其衣冠。
時弟羅漫，語其兄言：「兄有勇力，兼有扇羅，何以不用，受斯恥辱？」兄答弟言：「違父之願，不名孝子。然今此母，雖不生我，我父敬待，亦如我母，弟婆羅陀，極為和順，實無異意。如我今者，雖有大力、扇羅，寧可於父母及弟，所不應作而欲加害。」弟聞其言，即便默然。
時十奢王，即徙二子，遠置深山，經十二年，乃聽還國。羅摩兄弟，即奉父勅，心無結恨，拜辭父母，遠入深山。

時婆羅陀，先在他國，尋召還國，以用為王。然婆羅陀，素與二兄和睦恭順，深存敬讓。既還國已，父王已崩，方知己母妄興廢立，遠擯二兄，嫌所生母所為非理，不向拜跪，語己母言：「母之所為，何期勃逆，便為燒滅我之門戶。」向大母拜，恭敬孝順，倍勝於常。

時婆羅陀，即將軍眾，至彼山際，留眾在後，身自獨往。當弟來時，羅漫語兄言：「先恒稱弟婆羅陀義讓恭順，今日將兵來，欲誅伐我之兄弟？」

兄語婆羅陀言：「弟今何為將此軍眾？」弟白兄言：「恐涉道路，逢於賊難，故將兵眾，用自防衛，更無餘意。願兄還國，統理國政。」兄答弟言：「先受父命，遠徙來此。我今云何，輒得還返？若專輒者，不名仁子孝親之義。」如是慇懃，苦求不已，兄意確然，執志彌固。

弟知兄意終不可迴，尋即從兄，索得革屣，惆悵懊惱，齎還歸國，統攝國政。常置革屣於御坐上，日夕朝拜問訊之義，如兄無異。亦常遣人，到彼山中，數數請兄。然其二兄，以父先勅十二年還，年限未滿，至孝盡忠，不敢違命。其後漸漸年歲已滿，知弟慇懃屢遣信召，又知敬屣如己無異，感弟情至，遂便還國。

既至國已，弟還讓位而與於兄。兄復讓言：「父先與弟，我不宜取。」弟復讓言：「兄為嫡長，負荷父業，正應是兄。」如是展轉，互相推讓，兄不獲已，遂還為王。兄弟敦穆，風化大行，道之所被，黎元蒙賴，忠孝所加，人思自勸奉事孝敬。婆羅陀母，雖造大惡，都無怨心。

以此忠孝因緣故，風雨以時，五穀豐熟，人無疾疫，閻浮提內，一切人民，熾盛豐滿，十倍於常。

（二）王子以肉濟父母緣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阿難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見一小兒，有盲父母，乞索得食，好者供養父母，麁者便自食之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小兒者，甚為希有！乞得好食，用奉父母，擇麤惡者，而自食之。」

佛言：「此未為難，我過去世中，供養父母，乃極為難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過去之世，供養父母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乃往過去，有大國王，統領國土。王有六子，各領一國。時有一大臣名羅睺求，計謀興軍，殺彼大王及其五子。其第六小子，先有鬼神，來語之言：『汝父大王及諸五兄，悉為大臣羅睺求

之所殺害，次欲到汝。』王子聞已，即還家中。婦見王子顏色憂悴，不與常同，而問夫言：『汝何以爾？』夫答婦言：『男子之事不得語汝。』婦言：『王子！我今與汝生死共同，有何急緩而不見語？』夫答婦言：『適有鬼神，來語我言：「汝父大王及與五兄，悉為他殺，次來到汝。」以是憂懼，莫知所適。』

「夫婦作計，即共將兒，逃奔他國。持七日糧，計應達到；惶怖所致，錯從曲道，行經十日，猶不達到。糧食乏盡，困餓垂死。王子思惟：『三人併命，苦痛特劇，寧殺一人，存二人命。』即便拔劍，欲得殺婦。兒顧見父，合掌白言：『願父今者莫殺我母，寧殺我身，以代母命。』父用兒語，欲殺其子。子復白言：『莫斷我命，若斷我命，肉則臭爛，不得久停，或恐其母不得前達；不斷我命，須臾削割，日日稍食。』未到人村，餘在身肉，唯有三臠，子白父母：『此肉二臠，父母食之，餘有一臠，還用與我。』擲兒放地，父母前進。

「時釋提桓因，宮殿震動，便即觀之，是何因緣？見此小兒作希有事，即化作餓狼，來從索肉。小兒思惟：『我食此肉，亦當命盡，不食亦死。』便捨此肉，而與餓狼。

「釋提桓因，即化作人，語小兒言：『汝今割肉，與汝父母，生悔心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悔。』天言：『汝今苦惱，誰當信汝不生悔心？』小兒於是即出實言：『我若不生悔心，身肉還生，平復如故；若有悔者，於是即死。』作此言已，身體平復，與本無異。

「釋提桓因，即將其子并其父母，使得一處，見彼國王，心大悲喜，愍其至孝，嘆未曾有，即給軍眾，還復本國。釋提桓因，即漸擁護，作閻浮提王。爾時小兒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父母，今日父母是也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讚嘆慈孝，於無量劫常亦讚嘆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過去世中，供養父母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昔迦尸國王土界之中，有一大山，中有仙人名睒摩迦。父母年老，而眼俱盲，常取好菓鮮花美水，以養父母，安置閑靜無怖畏處。凡有所作，舉動行止，先白父母。白父母已，便取水去。

「時梵摩達王，遊獵而行，見鹿飲水，挽弓射之，藥箭誤中睒摩迦身，被毒箭已，高聲唱言：『一箭殺三人，斯痛何酷！』

「其王聞其聲，尋以弓箭，投之於地，便即往看，誰作此言？『我聞此山中有仙人，名睒摩迦，慈仁孝順，養盲父母，舉世稱嘆。汝今非睒摩迦也？』答言：『我即是也。』而白王言：『今我此身，不計苦痛，但憂父母年老目冥，從今飢困，無人供養耳。』王復問言：『汝盲父母，今在何許？』睒摩迦指示王言：『在彼草屋中。』王即至盲父母所。

「睒摩迦父時語婦言：『我眼瞤動，將非我孝子睒摩迦有衰患不？』婦復語夫：『我乳亦惕惕而動，將非我子有不祥事不？』時盲父母，聞王行聲索索，心生恐怖。『非我子行，為是誰也？』王到其前，唱言作禮。盲父母言：『我眼無所見，為是誰禮？』答言：『我是迦尸國王。』時盲父母，命王言坐。『我子若在，當以好華菓奉上於王。我子朝往取水，遲晚久待不來。』

「王便悲泣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為斯國王，　遊獵於此山，
但欲射禽獸，　不覺中害人。
我今捨王位，　來事盲父母，
與汝子無異，　慎莫生憂苦。』

「盲父母，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我子慈孝順，　天上人中無，
王雖見憐愍，　何得如我子？
王當見憐愍，　願將示子處，
得在兒左右，　并命意分足。』

「於是，王將盲父母往至睒摩迦邊。既至兒所，搥胸懊惱，號咷而言：『我子慈仁，孝順無比。天神地神，山神樹神，河神池神諸神』說偈而言：

「『釋梵天世王，　云何不佐助，
我之孝順子，　使見如此苦？
深感我孝子，　而速救濟命。』」

「時釋提桓因，宮殿震動，以天耳聞盲父母悲惻語聲，即從天下，往到其所，而語睒摩迦言：『汝於王所，生惡心也？』答言：『實無惡心。』釋提桓因言：『誰當信汝無惡心也？』睒摩迦答言：『我於王所有惡心者，毒遍身中即爾命終；若我於王無惡心者，毒箭當出身瘡便愈。』即如其言，毒箭自出，平復如故。王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便出教令，普告國內：『當修慈仁孝事父母。』

「睒摩迦從昔已來，慈仁孝順，供養父母。欲知爾時盲父者今淨飯王是。爾時盲母者，摩耶夫人是。睒摩迦者，今我身是。迦尸國王，舍利弗是。時釋提桓因，摩訶迦葉是。」

（三）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

佛在王舍城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有二邪行，如似拍毬，速墮地獄。云何為二？一者不供養父母。二者於父母所作諸不善。有二正行，如似拍毬，速生天上。云何為二？一者供養父母。二者於父母所作眾善行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來極能讚嘆父母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於過去世，雪山之中，有一鸚鵡，父母都盲，常取好花菓，先奉父母。爾時有一田主，初種穀時，而作願言：『所種之穀，要與眾生而共噉食。』時鸚鵡子，以彼田主先有施心，即常於田，採取稻穀，以供父母。
「是時田主按行苗行，見諸虫鳥揃穀穗處，瞋恚懊惱，便設羅網，捕得鸚鵡。鸚鵡子言：『田主先有好心，施物無恪，由是之故，故我敢來，採取稻穀。如何今者而見網捕？且田者如母，種子如父，實語如子，田主如王，擁護由己。』作是語已，田主歡喜，問鸚鵡言：『汝取此穀，竟復為誰？』鸚鵡答言：『有盲父母，願以奉之。』田主答言：『自今已後，常於此取，勿復疑難。』」佛言：「鸚鵡樂多菓，種田者亦然。爾時鸚鵡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田主，舍利弗是。爾時盲父，淨飯王是。爾時盲母，摩耶是也。」

（四）棄老國緣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世尊，而作是言：「恭敬宿老，有大利益：未曾聞事而得聞解，名稱遠達，智者所敬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如來世尊！而常讚嘆恭敬父母耆長宿老。」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我於過去無量劫中，恒恭敬父母耆長宿老。」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過去恭敬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久遠，有國名棄老，彼國土中，有老人者，皆遠驅棄。有一大臣，其父年老，依如國法，應在駈遣。大臣孝順，心所不忍，乃深掘地，作一密屋，置父著中，隨時孝養。
「爾時天神，捉持二蛇，著王殿上，而作是言：『若別雄雌汝國得安；若不別者，汝身及國，七日之後，悉當覆滅。』王聞是已，心懷懊惱，即與群臣，參議斯事，各自陳謝，稱不能別。即募國界，『誰能別者，厚加爵賞。』
「大臣歸家，往問其父。父答子言：『此事易別。以細軟物，停蛇著上。其躁擾者，當知是雄；住不動者，當知是雌。』即如其言，果別雄雌。

「天神復問言：『誰於睡者，名之為覺？誰於覺者，名之為睡？』王與群臣，復不能辯，復募國界，無能解者。
「大臣問父：『此是何言？』父言：『此名學人。於諸凡夫，名為覺者；於諸羅漢，名之為睡。』即如其言以答。
「天神又復問言：『此大白象，有幾斤兩？』群臣共議，無能知者，亦募國內，復不能知。
「大臣問父，父言：『置象船上，著大池中，畫水齊船深淺幾許；即以此船，量石著中，水沒齊畫，則知斤兩。』即以此智以答。
「天神又復問言：『以一掬水，多於大海，誰能知之？』群臣共議，又不能解，又遍募問，都無知者。
「大臣問父：『此是何語？』父言：『此語易解。若有人能信心清淨，以一掬水，施於佛僧及以父母、困厄病人，以此功德，數千萬劫，受福無窮。海水極多，不過一劫。推此言之，一掬之水，百千萬倍，多於大海。』即以此言，用答天神。
「天神復化作餓人，連骸拄骨，而來問言：『世頗有人飢窮瘦苦劇於我不？』群臣思量，復不能答。
「臣復以狀，往問於父，父即答言：『世間有人，慳貪嫉妬，不信三寶，不能供養父母師長，將來之世，墮餓鬼中，百千萬歲，不聞水穀之名，身如太山，腹如大谷，咽如細針，髮如錐刀，纏身至脚，舉動之時，支節火然。如此之人，劇汝飢苦，百千萬倍。』即以斯言，用答天神。
「天神又復化作一人，手脚杻械，項復著鎖，身中火出，舉體燋爛，而又問言：『世頗有人苦劇我不？』君臣率爾，無知答者。
「大臣復問其父，父即答言：『世間有人，不孝父母，逆害師長，叛於夫主，誹謗三尊，將來之世，墮於地獄，刀山劍樹，火車爐炭，陷河沸屎，刀道火道。如是眾苦，無量無邊，不可計數。以此方之，劇汝困苦，百千萬倍。』即如其言，以答天神。
「天神又化作一女人，端政瓌瑋，踰於世人，而又問言：『世間頗有端政之人如我者不？』君臣默然，無能答者。
「臣復問父，父時答言：『世間有人，信敬三寶，孝順父母，好施、忍辱、精進、持戒，得生天上，端政殊特，過於汝身，百千萬倍，以此方之，如瞎獼猴。』又以此言，以答天神。
「天神又以一真檀木方直正等，又復問言：『何者是頭？』君臣智力，無能答者。
「臣又問父，父答言：『易知。擲著水中，根者必沈，尾者必舉。』即以其言，用答天神。
「天神又以二白騬馬，形色無異，而復問言：『誰母誰子？』君臣亦復無能答者。

「復問其父，父答言：『與草令食，若是母者，必推草與子。』
「如是所問，悉皆答之。天神歡喜，大遺國王珍琦財寶，而語王言：『汝今國土，我當擁護，令諸外敵不能侵害。』
「王聞是已，極大踊悅，而問臣言：『為是自知？有人教汝？賴汝才智，國土獲安，既得珍寶，又許擁護，是汝之力。』臣答王言：『非臣之智，願施無畏，乃敢具陳。』王言：『設汝今有萬死之罪，猶尚不問，況小罪過。』臣白王言：『國有制令，不聽養老。臣有老父，不忍遣棄，冒犯王法，藏著地中。臣來應答，盡是父智，非臣之力。唯願大王！一切國土，還聽養老。』
「王即嘆美，心生喜悅，奉養臣父，尊以為師，濟我國家一切人命，如此利益，非我所知。即便宣令，普告天下：『不聽棄老，仰令孝養。其有不孝父母，不敬師長，當加大罪。』
「爾時父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臣者，舍利弗是。爾時王者，阿闍世是。爾時天神，阿難是也。」

（五）佛於忉利天上為母摩耶說法緣

佛在舍衛國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我今欲往忉利天上，夏坐安居，為母說法。汝諸比丘！誰樂去者，當隨我去。」作是語已，即往忉利天上，在一樹下，夏坐安居，為母摩耶及無量諸天說法，皆獲見諦，還閻浮提。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能為其母，九十日中，住忉利天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我過去時，亦曾為母，拔苦惱事。」
時諸比丘，而白佛言：「過去所為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往昔久遠，雪山之邊，有獼猴王，領五百獼猴。時一獵師，張網圍捕。獼猴王言：『汝等今日，慎勿恐怖，我當為汝破壞彼網。汝諸獼猴！悉隨我出。』即時破網，皆得解脫。有一老獼猴，擔兒脚跌，墮於深坑。獼猴王覓母，不知所在，見一深坑，往到邊看，見母在下，語諸獼猴：『各自勵力，共我出母。』時諸獼猴，互相捉尾乃至坑下，挽母得出，離於苦難。況我今日，拔母苦難。爾時拔免深坑之難，今復拔母三惡道難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拔濟父母，有大功德。我由拔母，世世無難，自致成佛。以是義故，諸比丘等！各應孝順供養父母。」

（六）佛說往昔母迦旦遮羅緣

佛時遊行，到居荷羅國，便於中路一樹下坐。有一老母，名迦旦遮羅，繫屬於人，井上汲水。佛語阿難：「往索水來。」阿難承佛

勅，即往索水。
爾時老母，聞佛索水，自擔盥往，既到佛所，放盥著地，直往抱佛。阿難欲遮，佛言：「莫遮。此老母者，五百生中，曾為我母，愛心未盡，是以抱我。若當遮者，沸血從面門出，而即命終。」既得抱佛，嗚其手足，在一面立。
佛語阿難：「往喚其主。」其主來至，頭面禮佛，却住而立。佛語主言：「放此老母，使得出家。若出家者，當得羅漢。」主便即放。
佛告阿難：「付波闍波提比丘尼，使度出家。」不久即得阿羅漢道，比丘尼中，善解契經，最為第一。
諸比丘疑怪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繫屬於他，復以何緣，得阿羅漢？」
佛言：「迦葉佛時，出家學道，以是因故，得阿羅漢。當於爾時，為徒眾主，罵諸賢聖勝尼為婢，以此因緣，今屬於他。五百生中，恒為我母，慳貪嫉妒，遮我布施，以是因緣，常生貧賤。非但今日拔其貧賤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不審於過去世拔濟貧賤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波羅捺國有一貧家，母子共活。兒恒傭作，以供養母，得少錢財，且支旦夕。爾時其子，即白母言：『我今欲與諸賈客等遠行商估。』其母然可，於是發去。兒發去後，賊來破家，劫掠錢財，并駈老母，異處出賣。兒既來還，推覓其母，即知處所，多齎錢財，勉贖其母，即於本國，而為生活，資財滿足，倍勝於前。爾時母者，今迦旦遮羅是。爾時兒者，我身是也。我當爾時，已拔母苦。」

（七）慈童女緣

昔佛在王舍城，告諸比丘：「於父母所，少作供養，獲福無量；少作不順，獲罪無量。」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罪福之報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我於過去久遠世時，波羅奈國有長者子，名慈童女，其父早喪，錢財用盡，役力賣薪，日得兩錢，奉養老母。方計轉勝，日得四錢，以供於母；遂復漸差，日得八錢，供養於母；轉為眾人之所體信，遠近投趣，獲利轉多，日十六錢，奉給於母。
「眾人見其聰明福德，而勸之言：『汝父在時，常入海採寶。汝今何為不入海也？』聞是語已，而白母言：『我父在時，恒作何業？』母言：『汝父在時，入海取寶。』便白母言：『我父若當入海採寶，我今何故不復入海？』母見其子慈仁孝順，謂不能去，戲

語之，言：『汝亦可去。』得母此語，謂呼已定，便計伴侶，欲入海去。莊嚴既竟，辭母欲去。母即語言：『我唯一子，當待我死，何由放汝？』兒答母言：『先若不許，不敢正意。母已許我，那得復遮？望以此身立信而死。許他已定，不復得住。』母見子意正，前抱腳哭，而作是言：『不待我死，何由得去？』兒便決意，自掣手出腳，絕母數十根髮。母畏兒得罪，即放使去。共諸商賈，遂入於海。達到寶渚，多取珍寶，與諸同伴，便還發引。

「時有二道，一是水道。一是陸道。眾人皆言從陸道去，即從陸道。時彼國法，賊來劫奪，若得商主，諸商人物，皆入於賊；不得商主，雖獲財物，商主來還，盡歸財物。以是之故，是慈童女，恒出營別宿，商人早起，來迎取之。一夜大風，商人卒起，忘不迎取；商主於後，即不得伴，不識途徑。見有一山，便往至上，遙見有城，紺琉璃色，飢渴困乏，疾走向之。爾時城中，有四玉女擎如意寶珠，作倡伎樂，而共來迎，四萬歲中，受大快樂。於是自然，厭離心生，便欲捨去。諸玉女言：『閻浮提人，甚無反復，共我生活，經四萬歲，云何一旦捨我而去？』不顧其言，便復前行。見頗梨城，有八玉女，擎八如意珠，亦作伎樂，而來迎之，八萬歲中，極大歡樂。生厭惡心，復捨遠去。至白銀城，有十六玉女，擎十六如意珠，如前來迎，十六萬歲，受大快樂，亦復捨去。至黃金城，有三十二玉女，擎三十二如意珠，如前來迎，又三十二萬歲，受大快樂，亦欲捨去。諸玉女言：『汝前後所住，常得好處，自此已去，更無好處，不如即住。』聞是語已，而自念言：『諸玉女等，戀慕我故，作是語耳，若當前進必有好處。』即便捨去。

「遙見鐵城，心生疑怪，而作是念言：『外雖是鐵，內為極好。』漸漸前進，並近於城，亦無玉女來迎之者，復作念言：『城中甚似極大快樂，是故不及來迎於我。』轉轉前進，遂入鐵城。門關已下中有一人頭戴火輪，捨此火輪，著於童女頭上，即便出去。慈童女，問獄卒言：『我戴此輪，何時可脫？』答言：『世間有人，作其罪福，如汝所作，入海採寶，經歷諸城，久近如，然後當來代汝受罪。此鐵輪者，終不墮地。』

「慈童女問言：『我作何福？復作何罪？』答言：『汝昔於閻浮提，日以二錢，供養於母，故得琉璃城，四如意珠，及四玉女，四萬歲中，受其快樂。四錢供養母故，得頗梨城，八如意珠，八玉女等，八萬歲中，受諸快樂。八錢供養母故，得白銀城，十六如意珠，十六玉女，十六萬歲，受於快樂。十六錢供養母故，得黃金城，三十二如意珠，三十二玉女，三十二萬歲，受大快樂。以絕母髮故，今得戴鐵火輪，不曾墮地；有人代汝，乃可得脫。』

「又問言：『今此獄中，頗有受罪如我比不？』答言：『百千無量，不可稱計。』聞是語已，即自思惟：『我終不免，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。』作是念已，鐵輪即墮地。慈童女語獄卒言：『汝道此輪，不曾有墮。今何以墮？』獄卒瞋忿，即以鐵叉打童女頭，尋便命終，生兜術陀天。欲知爾時慈童女者，即我身是。
「諸比丘當知！於父母所，少作不善，獲大苦報；少作供養，得福無量。當作是學，應勤盡心奉養父母。」

（八）蓮華夫人緣

佛在舍衛國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於父母，若復於佛及弟子所，起瞋恚心，此人為墮黑繩地獄，受苦無量，無有邊際。」
諸比丘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敬重父母，若於父母，不生敬重，作少不善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久遠無量世時，雪山邊有一仙人，名提婆延，是婆羅門種，婆羅門法，不生男女，不得生天。此婆羅門，常石上行小便，有精氣，流墮石宕。有一雌鹿，來舐小便處，即便有娠。日月滿足，來詣仙人窟下，生一女子，華裹其身，從母胎出，端正殊妙。仙人知是己女，便取畜養，漸漸長大，既能行來，脚蹈地處，皆蓮華出。婆羅門法，夜恒宿火，偶值一夜火滅無有，走至他家，欲從乞火。他人見其跡跡有蓮華，而便語言：『遶我舍七匝，我與汝火。』即遶七匝，得火還歸。
「值烏提延王遊獵，見彼人舍有七重蓮華，怪而問之：『爾舍所以有此蓮華？』即答王言：『山中梵志女來乞火，彼女足下生此蓮華。』尋其脚跡到仙人所。王見是女端正殊妙，語仙人言：『與我此女。』便即與之，而語王言：『當生五百王子。』遂立為夫人，五百婇女中，最為上首。王大夫人，甚妬鹿女，而作是言：『王今愛重，若生五百子，倍當敬之。』
「其後不久，生五百卵，盛著篋中。時大夫人，捉五百麵段，以代卵處，即以此篋，封蓋記識，擲恒河中。王問夫人言：『為生何物？』答言：『純生麵段。』王言：『仙人妄語。』即下夫人職，更不見王。
「時薩躭菩王，在於下流，與諸婇女，遊戲河邊。見此篋來，而作是言：『此篋屬我。』諸婇女言：『王今取篋，我等當取篋中所有。』遣人取篋，五百夫人，各與一卵，卵自開敷，中有童子，面目端正，養育長大，各皆有大力士之力，豎五百力士幢。
「烏提延王，從薩躭菩王常索貢獻，薩躭菩王聞索貢獻，愁憂不樂。諸子白言：『何以愁惱？』王言：『今我處世，為他所[麥*

欠]。』諸子問言：『為誰所[麥*欠]？』王言：『烏提延王，而常隨我，責索貢獻。』諸子白言：『一切閻浮提王，欲索貢獻，我等能使貢獻於王。王以何故與他貢獻？』五百力士，遂將軍眾，伐烏提延王。

「烏提延王恐怖而言：『一力士尚不可當，何況五百力士？』便募國中能却此敵。又復思憶：『彼仙人者，或能解知。』作諸方便，往到仙人所，語仙人言：『國有大難，何由攘却？』答言：『有怨敵也。』王言：『薩躭菩王，有五百力士，皆將軍眾，欲來伐我。我今乃至，無是力士，與彼作對。知何方計，得却彼敵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汝可還求蓮華夫人，彼能却敵。』王言：『彼云何能却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此五百力士，皆是汝子，蓮華夫人之所生也。汝大夫人，心懷憎嫉，擲彼蓮華所生之子，著河水中。薩躭菩王，於河水下頭接得養育，使令長大。王今以蓮華夫人，乘大象上，著軍陣前，彼自然當服。』即如仙人言，還來懺謝蓮華夫人。

「共懺謝已莊嚴夫人，著好衣服，乘大白象，著軍陣前。五百力士舉弓欲射，手自然直不得屈申，生大驚愕。仙人飛來，於虛空中，語諸力士：『慎勿舉手，莫生惡心，若生惡心，皆墮地獄。此王及夫人，汝之父母。』母即按乳，一乳作二百五十岐，皆入諸子口中。即向父母懺悔，自生慚愧，皆得辟支佛，二王亦自然開悟，亦得辟支佛。

「爾時仙人即我身是。我於爾時，遮彼諸子，使於父母不生惡心，得辟支佛；我今亦復讚歎供養老父母之德也。」

（九）鹿女夫人緣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告諸比丘：「有二種法，能使於人疾得人天，至涅盤樂。有二種法，能使於人速墮三惡，受大苦惱。」

「何等二法，能使於人疾得人天，至涅盤樂？」

佛言：「一者供養父母，二者供養賢聖。」

「云何二法，速墮三惡，受大苦惱？」

佛言：「一者於父母所，作諸不善。二者於賢聖所，亦作不善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速成善惡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久遠無量世時，有國名波羅奈，國中有山，名曰仙山。時有梵志，在彼山住，大小便利，恒於石上，後有精氣，墮小行處，雌鹿來舐，即便有娠。日月滿足，來至仙人所，生一女子，端正殊妙，唯脚似鹿，梵志取之，養育長成。梵志之法，恒奉事火，使火不絕。此女宿火，小不用意，使令火滅。此女恐怖，畏梵志瞋。有餘梵志，離此住處，一拘屢者(秦言五里)，此女速疾，往

彼梵志，而求乞火。梵志見其跡，跡有蓮華，要此女言：『遶我舍七匝，當與汝火。若出去時，亦遶七匝，莫行本跡，異道而還。』即如其言，取火而去。

「時梵豫國王，出行遊獵，見彼梵志，遶舍周匝十四重蓮華，復見二道有兩行蓮華。怪其所以，問梵志言：『都無水池，云何有此妙好蓮華？』答言：『彼仙住處有一女，來從我乞火，此女足跡，皆生蓮華，我便要之：「若欲得火，遶舍七匝，將去之時，亦復七匝。」是以有此周匝蓮華。』王尋華跡，至梵志所從索女看。見其端正，甚適悅意，即從梵志，求索此女。梵志即與王，王即立為第二夫人。

「此女少小仙人養育，受性端直，不解婦女妖[廾/(阿-可+辛)/女]之事。後時有娠，相師占言：『當生千子。』王大夫人，聞此語已，心生妬忌，漸作計校，恩厚招喻鹿女夫人左右侍從，饒與錢財珍寶。爾時鹿女，日月滿足，便生千葉蓮華。欲生之時，大夫人以物瞞眼，不聽自看，捉臭爛馬肺，承著其下，取千葉蓮華，盛著檻裏，擲於河中，還為解眼而語之言：『看汝所生，唯見一段臭爛馬肺。』王遣人問：『為生何物？』而答王言：『唯生臭爛馬肺之物。』時大夫人而語王言：『王喜到惑，此畜生所生，仙人所養，生此不祥臭穢之物。』王大夫人，即便退其夫人之職，不復聽見。

「時烏耆延王，將諸徒從夫人婇女，下流遊戲。見黃雲蓋，從河上流，隨水而來，王作是念：『此雲蓋下，必有神物。』遣人往看，於黃雲下，見有一檻，即便接取，開而看之，見千葉蓮華，一葉有一小兒，取之養育，以漸長大，各皆有大力士之力。

「烏耆延王，歲常貢獻梵豫王，集諸獻物，遣使欲去。諸子問言：『欲作何等？』時王答言：『欲貢獻彼梵豫國王。』諸子各言：『若有一子，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，況有我等千子，而當獻他？』千子即時將諸軍眾，降伏諸國，次第來到梵豫王國。王聞軍至，募其國中：『誰能攘却如此之敵？』都無有人能攘却者。第二夫人，來受募言：『我能却之。』問言：『云何得攘却之？』夫人答言：『但為我作百丈之臺，我坐其上，必能攘却。』作臺已竟，第二夫人，在上而坐。爾時千子，欲舉弓射，自然手不能舉。夫人語言：『汝慎莫舉手向於父母，我是汝母。』千子問言：『何以為驗得知我母？』答言：『我若按乳，一乳有五百岐，各入汝口，是汝之母；若當不爾，非是汝母。』即時兩手按乳，一乳之中，有五百岐，入千子口中，其餘軍眾，無有得者。千子降伏，向父母懺悔。諸子於是和合，二國無復怨讎，自相勸率，以五百子與親父母，以五百子與養父母。時二國王，分閻浮提，各畜五百子。」佛

言：「欲知彼時千子者，賢劫千佛是也。爾時嫉妬夫人瞞他目者，交鱗瞽目龍是。爾時父者，白淨王是。爾時母者，摩耶夫人是。」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此女有何因緣，生鹿腹中，足下生蓮華？復有何因緣，為王夫人？」
佛言：「此女過去世時，生貧賤家。母子二人，田中鋤穀，見一辟支佛，持鉢乞食，母語女言：『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。』女言：『亦取我分并與。』母即歸家，取母子二人食分，來與辟支佛。女取草採華，為之敷草坐，散華著上，請辟支佛坐。女怪母遲，上一高處，遙望其母，已見其母，而語母言：『何不急疾？鹿驟而來。』母既至已，嫌母遲故，尋作恨言：『我生在母邊，不如鹿邊生也。』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，餘殘母子共食。辟支佛食訖，擲鉢著虛空中，尋逐飛去，到虛空中，作十八變。時母歡喜，即發誓願：『使我將來恒生聖子，如今聖人。』以是業緣，後生五百子，皆得辟支佛，一作養母，一作所生母。以語母鹿驟對言因緣，生鹿腹中，脚似鹿甲。以採華散辟支佛故，跡中一百華生。以敷草故，常得為王夫人。其母後身，作梵豫王，其女後身，作蓮華夫人。由是業緣，後生賢劫千聖，以誓願力，常生賢聖。」
諸比丘，聞是語已，歡喜奉行。
雜寶藏經卷第一

雜寶藏經卷第二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六牙白象緣
兔自燒身供養大仙緣
善惡獼猴緣
佛以智水滅三火緣
波羅榇國有一長者子共天神感王行孝緣
迦尸國王白香象養盲父母并和二國緣
波羅榇國弟微諫兄遂徹承相勸王孝化天下緣
梵摩達夫人妬忌傷子法護緣
駝驃比丘被謗緣
離越被謗緣
波斯匿王醜女賴提緣
波斯匿王女善光緣
昔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緣
須達長者婦供養佛獲報緣
娑羅那比丘為惡生王所苦惱緣
內官贖所犍牛得男根緣
兩內官共諍道理緣

（一〇）六牙白象緣

昔舍衛國，有一大長者，生一女子，自識宿命，初生能語，而作是言：「不善所作，不孝所作，無慚所作，惡害所作，背恩所作。」作此語已，默然而止。此女生時，有大福德，即為立字，名之為賢。漸漸長大，極敬袈裟。以恭敬袈裟因緣，出家作比丘尼。不到佛邊，精勤修習，即得羅漢。悔不至佛邊，便往佛所，向佛懺悔。佛言：「我於彼時，已受懺悔。」
諸比丘疑怪問佛：「此賢比丘尼，何以故從出家以來不見佛？今日得見佛懺悔，有何因緣？」
佛即為說因緣：「昔日有六牙白象，多諸群眾。此白象有二婦，一名賢，二名善賢。林中遊行，偶值蓮花，意欲與賢，善賢奪去。賢見奪華，生嫉妬心：『彼象愛於善賢，而不愛我。』時彼山中有佛塔，賢常採花供養，即發願言：『我生人中，自識宿命，并拔此白象牙取。』即上山頭，自撲而死。尋生毘 提醯王家作女，自知宿命。年既長大，與梵摩達王為婦，念其宿怨，語梵摩達言：『與我

象牙作床者，我能活耳；若不爾者，我不能活。』梵摩達王，即募獵者：『若有能得象牙來者，當與百兩金。』即時獵師，詐被袈裟，挾弓毒箭，往至象所。
「時象婦善賢，見獵師已，即語象王：『彼有人來。』象王問言：『著何衣服？』答言：『身著袈裟。』象王言：『袈裟中必當有善無有惡也。』獵師於是遂便得近，以毒箭射。善賢語其夫：『汝言：「袈裟中有善無惡。」云何如此？』答言：『非袈裟過，乃是心中煩惱過也。』善賢即欲害彼獵師，象王種種慰喻說法，不聽令害。又復畏五百群象必殺此獵師，藏著歧間，五百群象，皆遣遠去，問獵師言：『汝須何物而射於我？』答言：『我無所須；梵摩達王，募索汝牙，故來欲取。』象言：『疾取。』答言：『不敢自取。如是慈悲，覆育於我，我若自手取，手當爛墮。』白象即時，向大樹所，自拔牙出，以鼻絞捉，發願而與：『以牙布施，願我將來，拔一切眾生三毒之牙。』獵師取牙，便與梵摩達王。
「爾時夫人，得此牙已，便生悔心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今云何取此賢勝淨戒之牙？』大修功德，而發誓言：『願使彼將來得成佛時，於彼法中，出家學道，得阿羅漢。』
「汝等當知！爾時白象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獵師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爾時賢者，今比丘尼是也。爾時善賢者，耶輸陀羅比丘尼是也。」

（一一）兔自燒身供養大仙緣

舍衛國，有一長者子，於佛法中出家，常樂親里眷屬，不樂欲與道人共事，亦不樂於讀經行道。佛勅此比丘，使向阿練若處精懃修習，得阿羅漢，六通具足。
諸比丘疑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如是長者子，能安立使得阿練若處，得阿羅漢道，具六神通？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非但今日能得安立，乃於往昔，已曾安立。」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審世尊！過去安立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過去之時，有一仙人，在山林間。時世大旱，山中菓蓏根莖枝葉，悉皆枯乾。爾時仙人，共兔親善，而語兔言：『我今欲入聚落乞食。』兔言：『莫去！當與汝食。』於是兔便自拾薪聚，又語仙人：『必受我食，天當降雨，汝三日住，華菓還出，便可採食，莫趣人間。』作是語已，即大然火，投身著中。仙人見已，作是思惟：『此兔慈仁，我之善伴，為我食故，能捨身命，實是難事。』時彼仙人，生大苦惱，即取食之。菩薩為此難行苦行，釋提桓因，宮殿震動，而自念言：『今以何因緣？宮殿震動。』觀

察知是兔能為難事，感其所為，即便降雨。仙人遂住，還食菓蓏。爾時修習，得五神通。
「欲知爾時五通仙者，今比丘是。爾時兔者，今我身是也。我捨身故，使彼仙人住阿練若處，獲五神通；況我今日，不能令此比丘遠離眷屬，住阿練若處，得阿羅漢，獲六神通？」

（一二）善惡獼猴緣

佛在王舍城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止提婆達多，常得苦惱，依止如來世尊者，現得安樂，後生善處，得解脫道。」
佛告比丘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乃往過去時，有二獼猴，各有五百眷屬。值迦尸王子遊獵，圍將欲至。一善獼猴語一惡獼猴言：『我等今渡此河，可得免難。』惡獼猴言：『我不能渡。』善獼猴語諸獼猴言：『毘多羅樹枝桿極長。』即挽樹枝，渡五百眷屬。惡獼猴眷屬，以不渡故，即為王子之所獲得。爾時善獼猴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惡獼猴者，提婆達多是。所將眷屬，爾時苦惱，今依止者，亦復如是。爾時依止我者，長夜受樂，現得名稱供養，將來得人天解脫。爾時依止提婆達多者，長夜受衰苦，現身得惡名稱，人不供養，將來墮三惡道。是故諸比丘，應當遠離惡知識，親近善知識。善知識者，長夜與人安隱快樂。以是之故，應當親近善知識。惡知識應當遠離，所以者何？惡知識者，能燒燋然，今世後世，眾苦集聚。」

（一三）佛以智水滅三火緣

有國名南方山，佛欲往彼國，於中路至一聚落宿。值彼聚落造作吉會，飲酒醉亂，不覺火起燒此聚落。諸人驚怕靡知所趣，各相謂言：「我等唯依憑佛，可免火難。」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見救濟。」
佛言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有三火：貪欲、瞋怒、愚癡之火。我以智水，滅此三火。此言若實，此火當滅。」作是語已，火即時滅。諸人歡喜，信重於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道。
諸比丘疑怪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為此村落作大利益，聚落火滅，心垢亦滅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為作利益，於過去世，亦曾為彼諸人，作大利益。」
諸比丘問言：「不審世尊過去利益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過去之世，雪山一面，有大竹林，多諸鳥獸，依彼林住。有一鸚鵡，名歡喜首。彼時林中，風吹兩竹，共相揩磨，其間火出，燒彼竹林，鳥獸恐怖，無歸依處。爾時鸚鵡，深生悲心，憐彼鳥獸，捉翅到水，以灑火上。悲心精懃故，感帝釋宮，令大震動。釋提桓因，以天眼觀，有何因緣，我宮殿動？乃見世間，有一鸚鵡，心懷大悲，欲救濟火，盡其身力，不能滅火。釋提桓因，即向鸚鵡所，而語之言：『此林廣大，數千萬里，汝之翅羽所取之水，不過數滴，何以能滅如此大火？』鸚鵡答言：『我心弘曠，精懃不懈，必當滅火；若盡此身，不能滅者，更受來身，誓必滅之。』釋提桓因，感其志意，為降大雨，火即得滅。

「爾時鸚鵡，今我身是也。爾時林中諸鳥獸者，今大聚落人民是也。我於爾時，為滅彼火，使其得安，今亦滅火，令彼得安。」

又問：「復以何緣得見諦道？」

佛言：「此諸人民，迦葉佛時，受持五戒，由是因緣，今得見諦，獲須陀洹道。」

（一四）波羅榇國有一長者子共天神感王行孝緣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，告諸比丘言：「若有人欲得梵天王在家中者，能孝養父母，梵天即在家中。欲使帝釋在家中者，能孝養父母，即是帝釋在家中。欲得一切天神在家中者，但供養父母，當知一切天神已在家中。但能供養父母，便為和上已在家中。欲得阿闍梨在家中者，但供養父母，即是阿闍梨在其家中。若欲供養諸賢聖及佛，若供養父母，諸賢聖及佛即在家中。」

諸比丘言：「如來世尊！極為希有恭敬父母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極為希有恭敬父母，於過去世亦曾希有恭敬父母。」

比丘問言：「過去恭敬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往昔波羅榇國，有一貧人，唯生一子，然此一子，多有兒息，其家貧窮。時世飢儉，以其父母，生埋地中，養活兒子。隣比問言：『汝父母為何所在？』答言：『我父母年老會當至死，我便埋之。以父母食分，欲養兒子，使得長大。』第二家聞，謂此是理，如此展轉，遍波羅榇國，即以為法。復有一長者，亦生一子，此子聞之，以為非是，即作是念：『當作何方便，却此非法？』遂白父言：『父今可應遠行學讀，使知經論。』其父便去，少得學讀，而便還家。年轉老大，子為掘地，作好屋舍，以父著中，與好飲食。作是思惟：『誰當共我，除此非法？』天神現身，而語之

言：『我今與汝，以為伴侶。』天神疏紙，問王四事：『若能解此疏上事者，為汝擁護，若不解者，却後七日，當破王頭令作七分。四種問者：一者、何物是第一財。二者、何物最為樂。三者、何物味中勝。四者、何物壽最長。牓著王門上。』

「國王得已，促問國中：『誰解此者？若有解者，欲求何事，皆滿所願。』長者子取此文書，解其義言：『信為第一財，正法最為樂，實語第一味，智慧命第一。』解此義已，還著王門頭。天神見已，心大歡喜，王亦大歡喜。王問長者子言：『誰教汝此語？』答言：『我父教我。』王言：『汝父安在？』長者子言：『願王施無畏！我父實老，違國法故，藏著地中。願聽臣所說。大王！父母恩重，猶如天地，懷抱十月，推乾去濕，乳哺養大，教授人事。此身成立，皆由父母，得見日月，生活所作。父母之力，假使左肩擔父，右肩擔母，行至百年復種種供養，猶不能報父母之恩。』時王問言：『汝欲求何等？』答言：『更無所求，唯願大王去此惡法。』王可其言。宣下國內：『若有不孝於父母者，當重治其罪。』

「欲知爾時長者子，今我身是也。我於爾時，為彼一國，除去惡法，成就孝順之法，以此因緣自致成佛，是以今日，亦復讚嘆孝順之法也。」

（一五）迦尸國王白香象養盲父母并和二國緣

昔佛在舍衛國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有八種人，應決定施，不復生疑。父母以佛及弟子，遠來之人，遠去之人，病人，看病者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來世尊！甚奇甚特！於父母所，常讚嘆恭敬。」

佛言：「我非但今日，過去已來，恒尊重恭敬。」

諸比丘問言：「尊重讚嘆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過去久遠，有二國王，一是迦尸國王，二是比提醯國王。比提醯王，有大香象，以香象力，摧伏迦尸王軍。迦尸王作是念言：『我今云何當得香象，摧伏比提醯王軍？』時有人言：『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。』王聞此已，即便募言：『誰能得彼香象者，我當重賞。』有人應募，多集軍眾，往取彼象。象思惟言：『若我遠去，父母盲老，不如調順往至王所。』爾時眾人，便將香象，向於王邊。王大歡喜，為作好屋，氍毹罽毾，敷著其下，與諸伎女，彈琴鼓瑟，以娛樂之。與象飲食，不肯食之。時守象人來白王言：『象不肯食。』王自向象所。上古畜生，皆能人語。王問象言：『汝何故不食？』象答言：『我有父母，年老眼盲，無與水草者。

父母不食，我云何食？』象白王言：『我欲去者，王諸軍眾，無能遮我，但以父母盲老，順王來耳。王今見聽還去，供養終其年壽，自當還來。』王聞此語，極大歡喜。『我等便是人頭之象，此象乃是象頭之人。』先迦尸國人，惡賤父母，無恭敬心，因此象故，王即宣令一切國內：『若不孝養恭敬父母者，當與大罪。』尋即放象還父母所，供養父母，隨壽長短，父母喪亡，還來王所。

「王得白象，甚大歡喜，即時莊嚴，欲伐彼國。象語王言：『莫與鬪諍，凡鬪諍法，多所傷害。』王言：『彼欺凌我。』象言：『聽我使往，令彼怨敵不敢欺侮。』王言：『汝若去者，或能不還。』答言：『無能遮我使不還者。』象即於是往彼國中。比提醯王聞象來至，極大歡喜，自出往迎，既見象已，而語之言：『即住我國。』象白王言：『不得即住，我立身以來，不違言誓，先許彼王，當還其國。汝二國王，應除怨惡自安其國，豈不快乎？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得勝增長怨，　負則益憂苦，
不諍勝負者，　其樂最第一。』

「爾時此象，說此偈已，即還迦尸國。從是以後，二國和好。

「爾時迦尸國王，今波斯匿王是。比提醯王，阿闍世王是。爾時白象，今我身是也。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，令多眾生亦孝養父母，爾時能使二國和好，今日亦爾。」

（一六）波羅榇國弟微諫兄遂徹承相勸王教化天下緣

昔者世尊，語諸比丘：「當知往昔波羅榇國，有不善法，流行於世。父年六十，與著敷屢，使守門戶。爾時有兄弟二人，兄語弟言：『汝與父敷屢，使令守門。』屋中唯一敷屢，小弟便截半與父，而白父言：『大兄與父，非我所與。大兄教父使守門。』兄語弟言：『何不盡與敷屢，截半與之？』弟答言：『適有一敷屢，不截半與，後更何處得？』兄問言：『更欲與誰？』弟言：『豈可得不留與兄耶？』兄言：『何以與我？』弟言：『汝當年老，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。』兄聞此語驚愕曰：『我亦當如是耶？』弟言：『誰當代兄？』便語兄言：『如此惡法，宜共除捨。』兄弟相將，共至輔相所，以此言論，向輔相說。輔相答言：『實爾，我等亦共有老。』輔相啟王，王可此語。宣令國界，孝養父母，斷先非法，不聽更爾。」

（一七）梵摩達夫人妬忌傷子法護緣

佛在王舍城，語提婆達多言：「我恒深心慈念於汝，及身口意於汝無惡，今可共懺。」提婆達多，罵詈而去。
諸比丘言：「云何如來慈心若此，提婆達多，反更惡罵？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。於過去時，波羅柰國，有王名梵摩達，夫人名不善意，有子法護，聰明慈仁，就師教學。時梵摩王，將諸婇女，於園苑中而行，遊戲安樂，以飲殘酒，送與夫人。夫人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寧刺法護咽中，取血而飲，不飲此酒。』王聞是語，瞋恚而言：『學中喚法護來。』法護來已，欲割其咽。子白父言：『我無過罪，王唯有一子，何為殺我？』王言：『我不殺汝，汝母意耳。能白汝母懺悔，令彼歡喜，終不殺汝。』兒即向母懺悔，而作是言：『唯有我一子，亦無過罪，何為殺我？』母不受悔，便刺兒咽，與血使飲。」
佛言：「爾時父王，拘迦離是也。彼時母者，提婆達多是。彼時子者，我身是也。我於爾時，都無惡心，不受我悔，今日亦爾，不受我悔。我於爾時，雖為所殺，都無一念瞋恨之心，況於今日，而當忿恚有惡心也？」

（一八）駝驃比丘被謗緣

昔有比丘，名曰駝驃，有大力士力。出家精勤，得阿羅漢，威德具足，恒營僧事，五指出光，而賦眾僧種種敷具。由是佛說營事第一。彌多比丘，自薄福德，當次會處，飲食麤惡，乃反恚言：「若此駝驃，料理僧事，我終不得好食自活，當設方便。」彌多有姊，作比丘尼，往共相教謗於駝驃，乃至滿三。駝驃厭惡，即昇虛空，作十八變，入火光三昧，於虛空中，如火焰滅，無有屍骸。「誹謗貪嫉，能使賢聖猶尚滅身，況復凡夫？是以智者，當慎誹謗，莫輕言說。」
時諸比丘即便問佛：「駝驃比丘有何因緣，而被誹謗？復以何因緣，得是大力？復以何因緣，逮得羅漢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佛名曰迦葉。爾時迦葉佛法中，有年少比丘，面目端正，顏色美妙。彼年少比丘，乞食未還，有一少婦，惑著是色，看此比丘，眼不捨離。駝驃比丘時為食監，會見此婦隨逐比丘，目不暫捨，即便謗言：『此女必與彼比丘通。』由是因緣，墮三惡道，受苦無量，乃至今日，餘殃不盡，猶被誹謗。又以過去迦葉佛時出家學道，今得羅漢；以其過去經營僧事，驢馱米麵，溺於深泥，即能挽出，緣是之故，得力士力。」

（一九）離越被謗緣

昔罽賓國，有離越阿羅漢，山中坐禪。有一人失牛，追逐蹤跡，徑至其所。爾時離越煮草染衣，衣自然變作牛皮，染汁變成為血，所煮染草變成牛肉，所持鉢盂變成牛頭。牛主見已，即捉收縛，將詣於王。王即付獄中，經十二年，恒為獄監，飼馬除糞。離越弟子，得羅漢者，有五百人，觀覓其師，不知所在，業緣欲盡。有一弟子，見師乃在罽賓獄中，即來告王：「我師離越，在王獄中，願為斷理。」王即遣人，就獄檢校。王人至獄，唯見有人，威色憔悴，鬚髮極長，而為獄監，飼馬除糞。還白王言：「獄中都無沙門道士，唯有獄卒比丘。」弟子復白王言：「願但設教，諸有比丘，悉聽出獄。」王即宣令諸有道人，悉皆出獄。尊者離越，於其獄中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踊在虛空，作十八變。王見是事，歎未曾有，五體投地，白尊者言：「願受我懺悔。」即時來下，受王懺悔。

王即問言：「以何業緣，在於獄中，受苦經年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我於往昔，亦曾失牛，隨逐蹤跡，經一山中，見辟支佛獨處坐禪，即便誣謗，至一日一夜。以是因緣，墮落三塗，苦毒無量，餘殃不盡，至得羅漢，猶被誹謗。」

（二〇）波斯匿王醜女賴提緣

昔波斯匿王有女，名曰賴提，有十八醜，都不似人，見皆恐怕。時波斯匿王募於國中，其有族姓長者之子窮寒孤獨者，仰使將來。爾時市邊，有長者子，孤獨單己，乞索自活。募人見之，將來詣王。王將此人，入於後園，而約勅言：「吾生一女，形貌醜惡，不中示人，今欲妻卿，可得爾不？」時長者子白王言：「王所約勅，假使是狗，猶尚不辭，何況王女而不可也？」王尋妻之，為立宮室，約勅長者子言：「此女形醜，慎莫示人，出則鎖門，入則閉戶，以為常則。」有諸長者子，共為親友，飲醼遊戲，每於會日，諸長者子婦皆來集會，唯此王女，獨自不來。於是諸人，共作要言：「後日更會，仰將婦來，有不來者，重謫財物。」遂復作會，貧長者子，猶故如前，不將婦來，諸人便共重加譴罰。貧長者子，敬受其罰。諸人已復共作要言：「明日更會，不將婦來，復當重罰。」如是被罰，乃至二三，亦不將來詣於會所。貧長者子，後到家中，語其婦言：「我數坐汝為人所罰。」婦言何故？夫言：「諸人有要，飲會之日，盡仰將婦詣於會所。我被王勅，不聽將汝以示外人，故數被罰。」婦聞此語，甚大慚愧，深自悼慨，晝夜念佛。於是後日，更

設醼會，夫復獨去，婦於室內，倍加懇惻，而發願言：「如來出世，多所利益，我今罪惡，獨不蒙潤。」佛感其心至，從地踊出，始見佛髮，敬重歡喜，已髮即異變成好髮。次見佛額，漸覩眉目耳鼻身口，隨所見已，歡喜轉深。其身即變，醜惡都盡，貌同諸天。諸長者子，密共議言：「王女所以不來會者，必當端正異於常人；或當絕醜，是故不來。我等今當勸其夫酒，令無覺知，解取鑰匙，開門往看。」即飲使醉，解取鑰匙，相將共往，開門看之，見此王女端正無雙，便還閉門，詣於本處。爾時其夫，猶故未寤，還以鑰匙，繫著腰下。其夫覺已，尋還向家，開門見婦端正殊異，怪而問之：「汝何天神女，處我屋宅？」婦言：「我是君婦賴提。」夫怪而問之所以卒爾？婦時答言：「我聞君數坐我被罰，心生慚愧，懇惻念佛，尋見如來從地踊出，見已歡喜，身體變好。」貧長者子，極大歡喜，尋入白王：「王女身體，自然變好，今求見王。」王聞歡喜，尋即喚看。見已歡喜，情甚疑怪，將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女何緣，生於深宮，身體醜惡，人見驚怪？復以何因，今卒變好？」

佛告王言：「乃往過去，有辟支佛，日日乞食，到一長者門前，時長者女，持食施辟支佛，見辟支佛身體麤惡，而作是言：『此人醜惡，形如魚皮，髮如馬尾。』爾時長者女者，今王女是。施食因緣，生於深宮；毀呰辟支佛故，身體醜惡；生慚愧懇惻心故，而得見我；歡喜心故，身體變好。」

爾時眾會聞佛所說，恭敬作禮，歡喜奉行。

（二一）波斯匿王女善光緣

昔波斯匿王有一女，名曰善光，聰明端正，父母憐愍，舉宮愛敬。父語女言：「汝因我力，舉宮愛敬。」女答父言：「我有業力，不因父王。」如是三問，答亦如前。王時瞋忿，今當試汝有自業力、無自業力？約勅左右，於此城中，覓一最下貧窮乞人。時奉王教，尋便推覓，得一窮下，將來詣王。王即以女善光付與窮人。王語女言：「若汝自有業力不假我者，從今以往，事驗可知。」女猶答言：「我有業力。」即共窮人，相將出去。問其夫言：「汝先有父母不？」窮人答言：「我父先舍衛城中第一長者，父母居家，都以死盡，無所依怙，是以窮乏。」善光問言：「汝今頗知故宅處不？」答言：「知處，垣室毀壞，遂有空地。」善光便即與夫相將，往故舍所，周歷按行，隨其行處，其地自陷，地中伏藏，自然發出，即以珍寶，雇人作舍，未盈一月，宮室屋宅，都悉成就，宮人妓女，充滿其中，奴婢僕使，不可稱計。

王卒憶念：「我女善光，云何生活？」有人答言：「宮室錢財，不減於王。」王言：「佛語真實，自作善惡，自受其報。」王女即日，遣其夫主，往請於王。王即受請，見其家內，氈毯氍[毯-炎+登]，莊嚴舍宅，踰於王宮。王見此已，歎未曾有。此女自知語皆真實，而作是言：「我自作此業，自受其報。」
王往問佛：「此女先世，作何福業，得生王家，身有光明？」
佛答王言：「過去九十一劫，有佛名毘婆尸。彼時有王名曰盤頭，王有第一夫人。毘婆尸佛入涅盤後，盤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。王第一夫人，以天冠拂飾，著毘婆尸佛像頂上，以天冠中如意珠，著於棖頭，光明照世，因發願言：『使我將來身有光明，紫磨金色，尊榮豪貴，莫墮三惡八難之處。』
「爾時王第一夫人者，今善光是。迦葉佛時，復以餚饍，供養迦葉如來及四大聲聞。夫主遮斷，婦勸請言：『莫斷絕我，我今以請，使得充足。』夫還聽婦，供養得訖。爾時夫者，今日夫是。爾時婦者，今日婦是。夫以爾時遮婦之故恒常貧窮，以還聽故，要因其婦，得大富貴；無其婦時，後還貧賤。善惡業追，未曾違錯。」
王聞佛所說，深達行業，不自矜大，深生信悟，歡喜而去。

（二二）昔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緣

昔有王子兄弟二人，被驅出國，到曠路中，糧食都盡。弟即殺婦，分肉與其兄嫂使食。兄得此肉，藏弃不噉，自割脚肉，夫婦共食。弟婦肉盡，欲得殺嫂。兄言：「莫殺！」以先藏肉，還與弟食。既過曠野，到神仙住處，採取華菓，以自供食。弟後病亡，唯兄獨在。是時王子，見一被刖無手足人，生慈悲心，採取菓實，活彼刖人。王子為人，少於欲事，採華菓去，其婦在後，與刖人通，已有私情，深嫉其夫。於一日中，逐夫採華，至河岸邊，而語夫言：「取樹頭華菓。」夫語婦言：「下有深河，或當墮落。」婦言：「以索繫腰，我當挽索。」小近岸邊，婦排其夫，墮著河中；以慈善力，墮水漂去而不沒死。於河下流，有國王崩，彼國相師，推求國中，誰應為王。遙見水上有黃雲蓋，相師占已：「黃雲蓋下，必有神人。」遣人水中而往迎接，立以為王。
王之舊婦，擔彼刖人，展轉乞索，到王子國。國人皆稱，有一好婦，擔一刖堕，恭承孝順，乃聞於王。王聞是已，即遣人喚，來到殿前。王問婦言：「此刖人者，實是爾夫不？」答言：「實是。」王時語言：「識我不也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王言：「汝識某甲不識？」向王看，然後慚愧。王故慈心，遣人養活。

佛言：「欲知王者，即我身是。爾時婦者，旃遮婆羅門女帶木杆謗我者是也。爾時刖手足者，提婆達多是。」

（二三）須達長者婦供養佛獲報緣

昔佛在世，須達長者，最後貧苦，財物都盡，客作傭力，得三斗米，炊作飲食。時炊已訖，值阿那律來從乞食。須達之婦，即取其鉢，盛滿飯與。後須菩提，摩訶迦葉，大目揵連，舍利弗等次第來乞，其婦悉亦各取其鉢，盛飯施與。末後世尊，自來乞食，亦與滿鉢。於是須達，在外行還，從婦索食，婦答夫言：「其若尊者阿那律來，汝當自食施於尊者？」答言：「寧自不食，當施尊者。」「若復迦葉大目揵連、須菩提、舍利弗等，乃至佛來，汝當云何？」答言：「寧自不食，盡以施與。」婦語夫言：「朝來諸聖，盡來索食，所有之食，盡用施之。」夫語婦言：「我等罪盡，福德應生。」即發庫中，穀帛飲食，悉皆充滿，用盡復生。

（二四）娑羅那比丘為惡生王所苦惱緣

昔優填王子，名曰娑羅那，心樂佛法，出家學道，頭陀苦行，山林樹下，坐禪繫念。時惡生王，將諸婇女，巡行遊觀，至於此林，頓駕憩息，即便睡眠。諸婇女等，以王眠故，即共遊戲，於一樹下，見有比丘坐禪念定，往至其所，禮敬問訊。爾時比丘為其說法。王後尋覺，求覓婇女，遙見樹下，有一比丘，顏貌端正，其年壯美，諸婇女等，在前聽法，即往問言：「汝得阿羅漢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阿那含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斯陀含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須陀洹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不淨觀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王便大瞋，作是言曰：「汝都無所得，云何以此生死凡夫，與諸婇女，共一處坐。」即捉撾打，遍身傷壞。諸婇女言：「此比丘無過。」王轉增瞋恚，又見被打，皆啼哭懊惱，王倍瞋劇。

是時比丘，心自念言：「過去諸佛，能忍辱故，獲無上道；又復過去忍辱仙人，被他刖耳鼻手足，猶尚能忍；況我今日，身形固完而當不忍？」如此思惟，默然忍受。受打已竟，舉體疼痛，轉轉增劇，不堪其苦，復作是念：「我若在俗，是國王子，當紹王位，兵眾勢力，不減彼王。今日以我出家單獨，便見欺打。」深生懊惱，即欲罷道還歸於家，即向和上迦旃延所，辭欲還俗。和上答言：「汝今身體新打疼痛，且待明日，小住止息，然後乃去。」時娑羅那，受教即宿。於其夜半，尊者迦旃延便為現夢，使娑羅那自見己

身，罷道歸家，父王已崩，即紹王位，大集四兵，伐惡生王。既至彼國，列陣共戰，為彼所敗，兵眾破喪，身被囚執。時惡生王得娑羅那已，遣人持刀，將欲殺去。時娑羅那極大怖畏，即生心念：「願見和上，雖為他殺，不以為恨。」其時和上，應念知心，執錫持鉢，欲行乞食，於其前現，而語之言：「子我常種種為汝說法，鬪諍求勝，終不可得；不用我教，知可如何？」答和上言：「今若救濟弟子之命，更不敢。」爾時迦旃延，為娑羅那語王人言：「願小停住，聽我啟王救其生命。」作是語已，便向王所。其後王人，不肯待住，遂將殺去。臨欲下刀，心中驚怖，失聲而覺。覺即具以所夢見事，往白和上。

和上答言：「生死鬪戰，都無有勝。所以者何？夫鬪戰法，以殘他為勝，殘害之道，現在愚情，用快其意，將來之世，墮於三塗，受苦無量。若其不如為他所害，喪失己身，殃延眾庶，增他重罪，令陷地獄，更相殘殺，冤家不息，輪轉五道，無有終竟，反覆尋之，何補身瘡拷楚之痛？汝今欲離生死怖懼鞭打痛者，當自觀身以息怨謗。所以者何？是身者眾苦之本，飢渴寒熱，生老病死，蚊虻毒獸之所侵害。如是諸怨，眾多無量，汝不能報，何獨欲報惡生王也？欲滅怨者，當滅煩惱。煩惱之怨，害無量身；世怨雖重，正害一身。煩惱之怨，害善法身；世怨雖酷，正害有漏臭穢之身。由是觀之，怨害之起，煩惱為根。汝今不伐煩惱之賊，云何乃欲伐惡生王也？」如是種種為其說法。

時娑羅那聞此語已，心開意解，獲須陀洹；深樂大法，倍加精進，未久行道，得阿羅漢。

（二五）◎內官贖所犍牛得男根緣

昔乾陀衛國，有一屠兒，將五百頭小牛，盡欲刑犍。時有內官，以金錢贖牛，作群放去，以是因緣，現身即得男根具足。還到王家，遣人通白：「某甲在外。」王言：「是我家人，自恣而行，未曾通白，今何故爾？」王時即喚問其所以。答王言曰：「向見屠兒，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刑治，臣即贖放。以是因緣，身體得具，故不敢入。」王聞喜愕，深於佛法，生信敬心。夫以華報，所感如此，況其果報，豈可量也？

（二六）◎二內官諍道理緣

昔波斯匿王，於臥眠中，聞二內官共諍道理，一作是言：「我依王活。」一人答言：「我無所依，自業力活。」王聞此已，情可於彼

依王活者，而欲賞之。即遣直人，語夫人言：「我今當使一人往者，重與錢財衣服瓔珞。」於是尋遣依王活者，持己所飲餘殘之酒，以與夫人。爾時此人，持酒出戶，鼻中血出，不得前進。會復值彼自業活者，即倩持酒，往與夫人。夫人見已，憶王之言，賜其錢財衣服瓔珞，還於王前。王見此人，深生怪惑，即便喚彼依王活者，而問之言：「我使汝去，云何不去？」答言：「我出戶外，卒得衄鼻，竟不堪任，即便倩彼，持王殘酒，以與夫人。」王時歎言：「我今乃知佛語為實，自作其業，自受其報，不可奪也。」由是觀之，善惡報應，行業所致，非天非王之所能與。

◎雜寶藏經卷第二

雜寶藏經卷第三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兄弟二人俱出家緣
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
龍王偈緣
提婆達多欲毀傷佛因緣
共命鳥緣
白鵝王緣
大龜因緣
二輔相詭媾緣
山鷄王緣
吉利鳥緣
老仙緣
二估客因緣
八天次第問法緣

（二七）◎兄弟二人俱出家緣

往昔之世，有兄弟二人，心樂佛法，出家學道。其兄精懃，集眾善法，修阿練行，未久之頃，得羅漢道；其弟聰明，學問博識，誦三藏經，後為輔相請作門師，多與財錢，委使營造僧房塔寺。時三藏法師，受其財物，將人經地，為造塔寺，基剎端嚴，堂宇瑩麗，制作之意，妙絕工匠。輔相見已，倍生信敬，供養供給，觸事無乏。三藏比丘，見其心好，即作是念：「寺廟訖成，俱須眾僧安置寺上，當語輔相使請我兄。」作是念已，語輔相言：「我有一兄，在於彼處，捨家入道，懃心精進，修阿練行，檀越今可請著寺上。」輔相答言：「師所約勅，但是比丘，不敢違逆，況復師兄，是阿練也。」即便遣人慇懃往請。既來到已，輔相見其精懃用行，倍加供養。
其後輔相以一妙氈價直千萬，以與於彼阿練比丘，阿練比丘，不肯受之，慇懃強與，然後乃受，而作是念：「我弟營事，當須財物。」即以與之。輔相後時，以一麤氈，用與三藏；三藏得已，深生瞋恚。又於後日，輔相更以一張妙氈直千萬錢，與兄阿練；其兄既得，復以與弟。其弟見已，倍懷嫉妬，即持此氈，往至輔相愛敬女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汝父輔相，先看我厚，今彼比丘至止已來，不知以何幻惑汝父，今於我薄，與汝此氈，汝可持向輔相之前，縫以

為衣。若其問者，汝可答言：『父所愛重，阿練若者，捉以與我。』輔相必定瞋不共語。」女語三藏言：「我父今厚敬彼比丘，如愛眼睛，亦如明珠，云何卒當而到謗毀？」三藏復言：「汝若不爾，與汝永斷。」女人又答：「何故太卒當更方宜？」情不能已，便受此氈，於其父前，裁以為衣。爾時輔相，見氈即識，而作念言：「彼比丘者，甚大惡人，得我之氈，不自供給，反以誑惑小兒婦女。」於是後日阿練若來，不復出迎，顏色變異。
時此比丘，見輔相爾，心自思惟：「必有異人，毀謗於我，使彼爾耳。」即昇空中，作十八變。輔相見已，深懷敬服，即與其婦，禮足懺悔，恭敬情濃，倍於常日，即驅三藏及其己女，悉令出國。
佛言：「爾時三藏，我身是。以謗他故，於無量劫，受大苦惱，乃至今日，為孫他利之所毀謗。爾時此女，由謗聖故，現被驅出，窮困乞活。是以世人，於一切事，應當明察，莫輕誹謗用招咎罰。」

（二八）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

昔有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遊諸聚落，到瓦師所，值天大雨，即於中宿。會值窯中先時有一牧牛之女，在後深處；而聲聞人，不入定時，無異凡夫，故不知見。彼牧牛女，見舍利弗、目連其容端政，心中惑著，便失不淨。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從瓦窯出。仇伽離善於形相，觀人顏色，知作欲相不作欲相，見牧牛女在後而出，其女顏色，有成欲相，不知彼女自生惑著而失不淨，即便謗言：「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婬牧牛女。」向諸比丘，廣說是事。時諸比丘，即便三諫：「莫謗尊者舍利弗、目連。」時仇伽離心生瞋嫉，倍更忿盛。
有一長者，名曰婆伽，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為說法要，得阿那含，命終生梵天上，即稱名為婆伽梵。時婆伽梵，遙於天上，知仇伽離謗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即便來下，至仇伽離房中。仇伽離問言：「汝是阿誰？」答言：「我是婆伽梵。」「為何事來？」梵言：「我以天耳，聞汝謗尊者舍利弗、目連，汝莫說尊者等有如此事。」如是三諫。諫之不止，反作是言：「汝婆伽梵！言得阿那含，阿那含者，名為不還，何以來至我邊？若如是者，佛語亦虛。」梵言：「不還者，謂不還欲界受生。」
時仇伽離，於其身上，即生惡瘡，從頭至足，大小如豆。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云何舍利弗、目連，婬牧牛女？」佛復諫言：「汝莫說是舍利弗、目連是事。」聞佛此語，倍生瞋恚，時惡疱瘡轉大如棕。第二又以此事，而白於佛，佛復諫言：「莫說此事。」

疱瘡轉大如拳。第三不止，其疱轉大如瓠，身體壯熱，入冷池中，能令氷池甚大沸熱，疱瘡盡潰，即時命終，墮摩訶優波地獄。
爾時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？尊者舍利弗、目連等，為他重謗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劫時，舍利弗、目連等，曾為凡夫。見辟支佛出瓦師窯中，亦有牧牛女，從後而出，即便謗言：『彼比丘者，必與此女，共為交通。』由是業緣，墮三惡道中，受無量苦；今雖得聖，先緣不盡，猶被誹謗。當知聲聞人，不能為眾生作大善知識。所以者何？若舍利弗、目連，為仇伽離，現少神足，仇伽離必免地獄；不為現故，使仇伽離墮於地獄，如此之事。」
佛作是說：「是菩薩人，如鳩留孫佛時，有一仙人，名曰定光，共五百仙人，在於山林中草窟裏住。時有婦人，偶行在此，值天降雨風寒理極，無避雨處，即向定光仙所，寄宿一夜。明日出去，諸仙人見之，即便謗言：『此定光仙，必共彼女，行不淨行。』爾時定光，知彼心念，恐其誹謗，墮於地獄，即昇虛空，高七多羅樹，作十八變。諸仙人見已，而作是言：『身能離地四指，無有婬欲；何況定光，昇虛空中，有大神變，而有欲事？我等云何，於清淨人，而起誹謗？』時五百仙人，即五體投地，曲躬懺悔。緣是之故，得免重罪。當知菩薩有大方便，真是眾生善知識。」
佛言：「爾時定光仙人者，今彌勒是也。爾時五百仙人者，今長老等五百比丘是也。」◎

（二九）◎龍王偈緣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達多，往至佛所，惡口罵詈。阿難聞已，極生瞋恚，驅提婆達多令出去，而語之曰：「汝若更來，我能使汝得大苦惱。」
諸比丘見已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來常於提婆達多生慈愍心，而提婆達多於如來所恒懷惡心。阿難瞋恚，即驅使去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於過去世，亦曾如此。昔於迦尸國，時有龍王兄弟二人，一名大達，二名優婆大達，恒雨甘雨，使其國內，草木滋長，五穀成熟，畜生飲水，皆得肥壯，牛羊蕃息。時彼國王，多殺牛羊，至於龍所，而祠於龍。龍即現身，而語王言：『我既不食，何用殺生而祠我為？』數語不改，兄弟相將，遂避此處，更到一小龍住處，名屯度脾。屯度脾龍，晝夜瞋恚，惡口罵詈。大達語言：『汝莫瞋恚！比爾還去。』優婆大達，極大忿怒，而語之言：『唯汝小龍，常食蝦蟇；我若吐氣，吹汝眷屬，皆使消滅。』大達語弟：『莫作瞋恚！我等今當還向本處，迦尸國王，渴仰我等。』

迦尸國王，作是言曰：『二龍若來，隨其所須，以乳酪祀，更不殺生。』龍王聞已，即還本處。

「於是大達，而作是偈言：

「『盡共合和至心聽，　極善清淨心數法，
菩薩本緣所說事，　今佛顯現故昔偈。
天中之天三佛陀，　如來在世諸比丘，
更出惡言相譏毀，　大悲見聞如此言。
集比丘僧作是說：　「諸比丘依我出家，
非法之事不應作，　汝等各各作麤語，
更相誹謗自毀害。　汝不聞知求菩提，
修集慈忍難苦行，　汝等若欲依佛法，
應當奉行六和敬。　智者善聽學佛道，
為欲利益安眾生，　普於一切不惱害，
修行若聞應遠惡。　出家之人起忿諍，
猶如氷水出於火，　若欲隨順出家法，
應斷瞋諍合道行。　我於過去作龍王，
兄弟有二同處住，　第一兄名為大達，
第二者名優婆達，　俱不殺生持淨戒，
有大威德厭龍形，　恒向善趣求作人。
若見沙門婆羅門，　修持淨戒又多聞，
變形供養常親近，　八日十四十五日，
受持八戒撿心意，　捨己住處詣他方。
有龍名曰屯度脾，　見我二龍大威德，
知己不如生嫉恚，　恒以惡口而罵詈。
膖頷腫口氣麤出，　瞋怒心盛身脹大，
出是惡聲而謗言，　幻惑諂偽見侵逼。
聞此下賤惡龍罵，　優波大達極瞋恚，
請求其兄大達言：　『以此惡語而見毀，
恒食蝦蟇水際住，　如此賤物敢見罵？
若在水中惱水性，　若在陸地惱害人。
聞惡欲忍難可堪，　今當除滅身眷屬，
一切皆毀還本處。』　大力龍王聞弟言，
所說妙偈智者讚：　『若於一宿住止處，
少得供給而安眠，　不應於彼生惡念，
知恩報恩聖所讚。　若息樹下少蔭涼，
不毀枝葉及花菓，　若於親厚少作惡，
是人終始不見樂。　一飡之惠以惡報，
是不知恩行惡人，　善菓不生復消滅，

如林被燒而燋兀，　後還生長復如故。
背恩之人善不生，　若養惡人百種供，
終不念恩必報怨。　譬如仙人象依住，
生子即死仙養活，　長大狂逸殺仙人，
樹木屋宇盡蹋壞，　惡人背恩亦如是。
心意輕躁不暫停，　譬如洄澓中有樹，
不修親友無返復，　如似白氍甎叔染。
若欲報怨應加善，　不應以惡而毀害，
智者報怨皆以慈，　擔負天地及山海，
此擔乃輕背恩重。　一切眾生平等慈，
是為第一最勝樂，　如渡河津安隱過，
慈等二樂亦如是。　不害親友是快樂，
滅除憍慢亦是樂。　內無德行外憍逸。
實無有知生憍慢，　好與強諍親惡友，
名稱損減得惡聲。　孤小老者及病人，
新失富貴羸劣者，　貧窮無財失國主，
單己苦厄無所依，　於上種種困厄者，
不生憐愍不名仁。　若至他國無眷屬，
得眾惡罵忍為快，　能遮眾惡鬪諍息。
寧在他國人不識，　不在己邦眾所輕，
若於異國得恭敬，　皆來親附不瞋諍，
即是己國親眷屬。　世間富貴樂甚少，
衰滅苦惱甚眾多，　若見眾生皆退失，
制不由己默然樂。　怨敵力勝自羸弱，
親友既少無所怙，　自察如是默然樂。
非法人所貪且慳，　不信無慚不受言，
於彼惡所默然樂。　瞋恚甚多殘害惡，
好加苦毒於眾生，　如此人邊默然樂。
不信強梁喜自高，　得逆諂偽詐幻惑，
於如此人默然樂。　破戒兇惡無慮忍，
恒作非法無信行，　於此人所默然樂。
妄語無愧好兩舌，　邪見惡口或綺語，
傲慢自高深計我，　極大慳貪懷嫉妬，
於此人所默然樂。　若於他處不知己，
亦無識別種性行，　不應自高生憍慢。
至餘國界而停住，　衣食仰人不自在，
若得毀罵皆應忍。　他界寄住仰衣食，
若為基業欲快樂，　亦應如上生忍辱。

若住他界仰衣食，　乃至下賤來輕己，
諸是智者宜忍受。　在他界住惡知友，
愚小同處下賤人，　智者自隱如覆火。
猶如熾火猛風吹，　炎著林野皆焚燒，
瞋恚如火燒自他，　此名極惡之毀害，
瞋恚欲心智者除，　若修慈等瞋漸滅。
未曾共住輒親善，　恒近惡者是癡人，
不察其過輒棄捨，　作如上事非智者。
若無愚小智不顯，　如鳥折翅不能飛，
智者無愚亦如是，　以多愚小及無智，
不能覺了智有力。　以是義故諸賢哲，
博識多聞得樂住，　智者得利心不高，
失利不下無愚癡。　所解義理稱實說，
諸有所言為遮惡，　安樂利益故宣辯，
為令必解說是語。　智者聞事不卒行，
思惟籌量論其實，　明了其理而後行，
是名自利亦利他。　智者終不為身命，
造作惡業無理事，　不以苦樂違正法，
終不為己捨正行。　智者不慳無嫉恚，
亦不嚴惡無愚癡，　危害垂至不恐怖，
終不為利讒搆人。　亦不威猛不怯弱。
又不下劣正處中，　如此諸事智者相，
威猛生嫌懦他輕，　去其兩邊處中行。
或時默然如痙者，　或時言教如王者，
或時作寒猶如雪，　或時現熱如熾火。
或現高大如須彌，　或時現卑如臥草，
或時顯現猛如王，　或時寂滅如解脫。
或時能忍飢渴苦，　或時堪忍苦樂事，
於諸財寶如糞穢，　自在能調諸瞋恚。
或時安樂縱伎樂，　或時恐怖猶如鹿，
或時威猛如虎狼，　觀時非時力無力。
能觀富貴及衰滅，　忍不可忍是真忍，
忍者應忍是常忍，　於羸弱者亦應忍。
富貴強盛常謙忍，　不可忍忍是名忍，
嫌恨者所不嫌恨，　於瞋人中常心淨。
見人為惡自不作，　忍勝己者名怖忍，
忍等己者畏鬪諍，　忍下劣者名盛忍。
惡罵誹謗愚不忍，　如似兩石著眼中，

能受惡罵重誹謗，　智者能忍花雨象。
若於惡罵重誹謗，　明智能忍有慧眼，
猶如降雨於大石，　石無損壞不消滅，
惡言善語苦樂事，　智者能忍亦如石。
若以實事見罵辱，　此人實語不足瞋，
若以虛事而罵辱，　彼自欺誑如狂言，
智者解了俱不瞋。　若為財寶及諸利。
忍受苦樂惡罵謗，　若能不為財寶利，
設得百千諸珍寶，　猶應速疾離惡人。
樹枝被斫不應拔，　人心已離不可親，
便從異道遠避去，　可親友者滿世間。
先敬後慢而輕毀，　亦無恭敬不讚歎，
如似白鵠輕飛去，　智者遠愚速應離。
好樂鬪諍懷諂曲，　喜見他過作兩舌，
妄言惡口亦綺語，　輕賤毀辱諸眾生，
更出痛言入心髓，　不護身業口與意，
智者遠離至他方。　嫉妬惡人無善心，
見他利樂及名稱，　心生熱惱大苦毒，
言語善濡意極惡，　唯智能遠至他方。
人樂惡欲貪利養，　諂曲要取無慚愧，
內不清淨外亦然，　智者速遠至他方。
若人無有恭恪心，　憍慢所懷無教法，
自謂智者實愚癡，　慧者遠離至他方。
此處飲食得臥具，　并諸衣被憑活路，
應當擁護念其恩，　猶如慈母救一子。
愛能生長一切苦，　先當斷愛而離瞋，
悉能將人至惡趣，　自高憍慢亦應捨。
富貴親友貧賤離，　如此之友當速遠。
若為一家捨一人，　若為一村捨一家，
若為一國捨一村，　若為己身捨天下，
若為正法捨己身。　若為一指捨現財，
若為身命捨四支，　若為正法捨一切。
正法如蓋能遮雨，　修行法者法擁護，
行法力故斷惡趣，　如春盛熱得蔭涼。
修行法者亦復然，　與諸賢智趣向俱，
多得財利不為喜，　若失重寶不為憂，
不常勤苦求乞索，　是名堅實大丈夫。
施他財寶甚歡喜，　世間過惡速捨離，

安立己身深於海，　是名雄健勝丈夫。
若解義理眾事巧，　為人柔軟共行樂，
諸人歎說善丈夫。』　優波大達作是言：
『我今於兄倍信敬，　假使遭苦極困厄，
終不復作諸惡事。　若死若活得財產，
及失財產不造惡。　兄今當知我奉事，
願以持戒而取死，　不以犯戒而取生。
何故應當為一生，　而可放逸作惡行？
生死之中莫放逸，　我於生死作不善，
遭值惡友造非法，　得遇善友以斷除。』」』」
佛入宿命知了說，　告諸比丘是本偈。
「爾時大達是我身，　優波大達是阿難，
當知爾時屯度脾，　即是提婆達多身。
比丘當知作是學，　是名集法總攝說，
宜廣慎行應恭敬，　諸比丘僧修是法。」

（三〇）提婆達多欲毀傷佛因緣

佛在王舍城，告提婆達多言：「汝莫於如來生過患心，自取減損，得不安事，自受其苦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達多於如來所，常生惡心；世尊長夜，慈心憐愍，柔軟共語。」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乃往過去，迦尸之國，波羅柰城，有大龍王，名為瞻蔔，常降時雨，使穀成熟，十四日十五日時，化作人形，受持五戒，布施聽法。時南天竺國，有呪師來，竪箭結呪，取瞻蔔龍王。時天神語迦尸王言：『有呪師將瞻蔔龍王去迦尸國。』王即出軍眾而往逐之，彼婆羅門，便復結呪，使王軍眾都不能動。王大出錢財，贖取龍王。婆羅門，第二更來呪取龍王，諸龍眷屬興雲降雨，雷電霹靂，欲殺婆羅門。龍王慈心語諸龍眾：『莫害彼命，善好慰喻，令彼還去。』第三復來，時諸龍等即欲殺之。龍王遮護，不聽令殺，即放使去。爾時龍王，今我身是也。爾時呪師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我為龍時，尚能慈心，數數救濟，況於今日，而當不慈。」

（三一）共命鳥緣

佛在王舍城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，是如來弟，云何常欲怨害於佛？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昔雪山中，有鳥名為共命，一身二頭。一頭常食美菓，欲使身得安隱，一頭便生嫉妬之心，而作是言：『彼常云何食好美菓，我不曾得？』即取毒菓食之，使二頭俱死。欲知爾時食甘菓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食毒菓者，提婆達多是。昔時與我共有一身，猶生惡心，今作我弟，亦復如是。」

（三二）白鵝王緣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達多，推山壓佛，放護財象，欲蹋於佛，惡名流布。提婆達多，於眾人前，向佛懺悔，嗚如來足；無眾人時，於比丘中，惡口罵佛。諸人皆言：「提婆達多，向佛懺悔，心極調順，無故得此惡名流布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達多，甚能諂偽，於眾人前，調順向佛；於屏處時，惡心罵佛。」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乃往過去時，有蓮花池，多有水鳥在中而住。時有鸛雀，在於池中，徐步舉脚，諸鳥皆言：『此鳥善行，威儀庠序，不惱水性。』時有白鵝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舉脚而徐步，　音聲極柔軟，
欺誑於世間，　誰不知諂詭？』

「鸛雀語言：『何為作此語？來共作親善。』白鵝答言：『我知汝諂詭，終不親善。』汝欲知爾時鵝王，即我身是也。爾時鸛雀，提婆達多是。」

（三三）大龜因緣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達多，心常懷惡，欲害世尊，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，使持弓箭，詣世尊所，挽弓射佛。所射之箭，變成拘物頭華，分陀利華，波頭摩華，優鉢羅華。五百婆羅門，見是神變，皆大怖畏，即捨弓箭，禮佛懺悔，在一面坐。佛為說法，皆得須陀洹道。復白佛言：「願聽我等出家學道。」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服著體，重為說法，得阿羅漢道。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神力，甚為希有！提婆達多，常欲害佛，然佛恒生大慈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於過去時，波羅棕國，有一商主，名不識恩，共五百賈客，入海採寶。得寶還返，到迴淵處，遇水羅剎而捉其船，不能得前。眾商人等，極大驚怖，皆共唱言：『天神地神，日

月諸神，誰能慈愍濟我厄也？』有一大龜，背廣一里，心生悲愍，來向船所，負載眾人，即得渡海。時龜小睡，不識恩者，欲以大石打龜頭殺，諸商人言：『我等蒙龜濟難活命，殺之不祥，不識恩也。』不識恩曰：『我停飢急，誰問爾恩？』輒便殺龜，而食其肉。即日夜中，有大群象，蹋殺眾人。爾時大龜，我身是也。爾時不識恩者，提婆達多是。五百商人者，五百婆羅門出家學得道者是。我於往昔，濟彼厄難，今復拔其生死之患。」

（三四）二輔相詭媾緣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達多，作種種因緣，欲得殺佛，然不能得。時南天竺國，有婆羅門來，善知呪術，和合毒藥。提婆達多，於婆羅門所，即合毒藥，以散佛上。風吹此藥，反墮己頭上，即便悶絕，躃地欲死，醫不能治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，被毒欲死。」佛憐愍故，為說實語：「我從菩薩成佛已來，於提婆達多，常生慈悲，無惡心者，提婆達多，毒自當滅。」作是語已，毒即消滅。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達多，恒起惡心於如來所，如來云何猶故活之？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惡心向我，過去亦爾。」
時問佛言：「惡心於佛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之世，迦尸國中，有波羅棕城。有二輔相，一名斯那，二名惡意。斯那常順法行，惡意恒作惡事，好為詭媾，而語王言：『斯那欲作逆事。』王即收閉。諸天善神，於虛空中，出聲而言：『如此賢人，實無過罪，云何拘繫？』諸龍爾時亦作是語，群臣人民亦作是語，王便放之。第二惡意，劫王庫藏，著斯那舍。王亦不信，而語之言：『汝憎嫉於彼，橫作此事。』王言：『捉此惡意，付與斯那，仰使斷之。』斯那即教惡意，向王懺悔。惡意自知有罪，便走向毘 提醯王所，作一寶篋，盛二惡蛇，見毒具足，令毘提醯王，遣使送與彼國國王并及斯那：『二人共看，莫示餘人。』王見寶篋，極以嚴飾，心大歡喜，即喚斯那，欲共發看。斯那答言：『遠來之物，不得自看，遠來菓食，不得即食。何以故？彼有惡人，或能以惡來見中傷。』王言：『我必欲看。』慇懃三諫，王不用語。復白王言：『不用臣語，王自看之，臣不能看。』王即發看，兩眼盲冥，不見於物。斯那憂苦，愁悴欲死，遣人四出，遍歷諸國，遠覓良 藥。既得好藥，以治王眼，平復如故。爾時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爾時斯那，我身是也。爾時惡意，提婆達多是。」

（三五）山鷄王緣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達多，往至佛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如來今者，可閑靜住，以此大眾，付囑於我。」佛言：「食唾癡人！我尚不以諸大眾等，付囑舍利弗、目犍連，云何乃當付囑於汝？」提婆達多，瞋罵而去。
諸比丘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，欲作種種苦惱於佛，又多方便欺誑如來。」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於過去世，雪山之側，有山鷄王，多將鷄眾，而隨從之。鷄冠極赤，身體甚白，語諸鷄言：『汝等遠離城邑聚落，莫為人民之所噉食，我等多諸怨嫉，好自慎護。』時聚落中，有一猫子，聞彼有鷄，便往趣之。在於樹下，徐行低視，而語鷄言：『我為汝婦，汝為我夫，而汝身形，端正可愛，頭上冠赤，身體俱白，我相承事，安隱快樂。』鷄說偈言：

「『猫子黃眼愚小物，　觸事懷害欲噉食，
不見有畜如此婦，　而得壽命安隱者。』

「爾時鷄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猫者，提婆達多是。昔於過去欲誘誑我，今日亦復欲誘誑我。」

（三六）吉利鳥緣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提婆達多，作是念言：「佛有五百青衣鬼神恒常侍衛，佛有十力百千那羅延，所不能及，我今不能得害。當還奉事，觀其要脉而傷害之，乃可得殺。」便於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大眾之中，向佛懺悔，而作是念：「受我懺悔，得作方便，不受我悔，足使如來惡名流布。」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受我懺悔，我欲於彼閑靜之處自修其志。」佛言：「法無諂誑，諸諂誑者，無有法也。」外道六師皆言：「提婆達多，好向佛懺悔，佛不受懺悔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，諂曲向佛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久遠，波羅棕國，有王名梵摩達，作制斷殺。時有獵師，著仙人衣服，殺諸鹿鳥，人無知者。有吉利鳥，語諸人言：『此大惡人，雖著仙人衣，實是獵師，常行殺害，而人不知。』眾人皆信吉利鳥，實如其言。爾時吉利鳥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獵師者，提婆達多是。爾時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」

（三七）老仙緣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阿闍世王，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，多得利養。諸比丘皆白世尊言：「阿闍世王，日為提婆達多送五百釜飯。」佛言：「比丘！莫羨提婆達多得利養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芭蕉生實枯，　蘆竹葦亦然，
駏驉懷妊死，　騾驘亦復然，
愚貪利養害，　智者所嗤笑。」

說是偈已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提婆達多，非但今日，為利養所害，誹謗於我，過去亦爾。」
比丘問佛言：「過去之事，其義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往昔波羅柰國，仙山之中，有二仙人：其一老者，獲五神通；其一壯者，竟無所得。時老仙人，即以神力，往欝單越，取成熟粳米，而來共食之；復至閻浮樹，取閻浮提菓，亦來共食；到忉利天，取天須陀味，來共食之。少仙人，見是已，心生悕仰，白老者言：『願教授我修五神通。』老仙人言：『若有好心，得五神通，必有利益；若無好心，反為惡害。』猶懃啟請：『唯願教我。』時老仙人，便教五通，尋即獲得。既得五神通，於眾人前，現種種神足，於是已後大得名稱利養，乃於老者生嫉妒心，處處誹謗，即退失神足。諸人聞已，作是言曰：『老仙人者，宿舊有德；是壯仙人，橫生誹謗。』便皆瞋之，城門下遮，不聽使入，便失利養。欲知爾時老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壯仙人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」

（三八）二估客因緣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等，用佛語者，皆得涅槃天人之道，用提婆達多語者，悉墮地獄，受大苦惱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奉我教者，得大利益；用提婆達多語，獲於大苦。往昔亦爾。過去之世，有二賈客，俱將五百商人，到曠野中。有夜叉鬼，化作年少，著好衣服，頭戴花鬘，彈琴而行，語賈客言：『不疲極也，載是水草，竟何用為？近在前頭，有好水草，從我去來，當示汝道。』一賈客主，尋用其言。『我等今棄所載水草。』便即輕行，在前而去。一賈客言：『我等今者，不見水草，慎莫擲棄。』前棄水草者，渴旱死盡；不棄之者，達到所在。爾時不棄水草者，我身是。棄水草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」

（三九）八天次第問法緣

昔佛在世，於夜分中，忽有八天次第而來，至世尊所。其初來者，容貌端政，光照一里，有十天女，以為眷屬，來詣佛所，至心頂禮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以修福得受天身，五欲自娛，快獲安樂。」於時此天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雖生處天上，心常憂苦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先身修行之時，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雖為忠孝心生恭敬，然於其所，不能慇懃恭敬禮拜迎來送去。以是業緣，果報實少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，自責修行不能滿足。」

復有一天，容貌身光及其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生天上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雖生處天上，亦常憂苦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行之時，雖於父母師長所，沙門婆羅門，生忠孝心，恭敬禮拜，然而不能為施床坐燃煖敷具。以是業緣，今獲果報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，自責修因不能滿足。」

復有一天，形貌光明及以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雖生處天宮，常懷憂惱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身，雖復善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忠孝恭敬禮拜，為施床敷，然於其所，不能廣設餚饍飲食以用供養。以是業緣，今得果報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，心自悔責修因不具，是故憂惱。」

復有一天，容貌光明及其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雖生天，心常憂惱。所以者何？以我過去，雖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忠孝恭敬禮拜，為施敷具及以飲食，然不聽法。以是因緣，今獲果報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常自剋責修因不滿，是故憂惱。」

次復一天，身色光明及其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雖生天，心常憂惱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，雖復於君父母師長，沙門婆羅門，能忠孝恭敬禮拜，敷具飲食，而聽於法，而不解義。以不解故，今獲果報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，心常悔責修因不滿，是故憂惱。」次有一天，身色光明及其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雖生處天堂，心常憂惱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行之時，雖能於君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忠孝恭敬禮拜，敷具飲食，聽法解義，然復不能如說修行。以是業緣，今獲果報，不如餘天，以不如故，深自悔責修因不滿，是故憂惱。」

次有一天，容貌光明及其眷屬，十倍勝前，來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樂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於今日，得生天宮，五欲自娛，所須之物，應念輒至，真實快樂，無諸憂惱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因之時，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忠孝恭敬禮拜，敷具飲食，聽法能解其義，如說修行。以是因緣，受天果報，身形端正，光明殊妙，眷屬眾多，勝餘諸天。以修此行故，得果滿足；以滿足故，得最勝果報；勝果報故，一切諸天，無有及者；以無及者，心得快樂也。」

◎雜寶藏經卷第三

雜寶藏經卷第四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貧人以麨團施現獲報緣
貧女以兩錢布施即獲報緣
乾陀衛國畫師罽那設食獲報緣
罽夷羅夫婦自賣設會現獲報緣
沙彌救蟻子水災得長命報緣
乾陀衛國王治故塔寺得延命緣
比丘補寺壁孔獲延命報緣
長者子見佛求長命緣
長者子客作設會獲現報緣
弗那施佛鉢食獲現報緣
大愛道施佛金織成衣并穿珠師緣

（四〇）◎貧人以麨團施現獲報緣

昔有一人，居家貧窮，為人肆力，得麨六升，齎持歸家，養育妻息。會於中路，見一道人，執鉢捉錫，行求乞食，即生心念：「彼沙門者，形貌端政，威儀庠序，甚可恭敬，得施一食，不亦快乎？」爾時道人，知其心念，隨逐貧人，至一水邊，貧人即便語道人言：「我今有麨，意欲相施，頗能食不？」道人答言：「唯得而已。」即於水邊，為其敷衣，令道人坐，和一升麨，用為一團，而以與之，作是念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淨持戒得道人，使我現作一小國王。」道人得麨，語貧人言：「何以極少？何以極小？」此人謂此道人大食，復和一升，用作一團，與而願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淨持戒得道之人，使我得作二小國王。」道人復言：「何以極少？何以極小？」貧人念言：「唯是道人，極似多食，與如許麨，猶嫌少小，然我已請，事須供給。」復和二升麨，用為一團，而以與之，又作念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淨持戒得道人者，使我現得領四小國王。」道人復言：「何以極少？何以極小？」餘有二升，盡和作團，以與道人，又作願言：「今此道人，若是清淨持戒人者，使我得作波羅榇國王，領四小國，獲見諦道。」道人得麨，故嫌少小。貧人白言：「唯願且食，若不足者，當脫衣裳，貿取飲食，共相供給。」道人即食，唯盡一升，餘還歸主。
貧人問言：「尊者先嫌麨極少小，如今云何食不令盡？」道人答言：「汝初與我一團麨時，正求作一小國王故，是以我言：『汝心

願少。』第二團麨，正願得作二小國王，是以我言：『汝願少小。』第三團麨，正求得作四小國王，是以我言：『汝心願小。』第四團麨，正求作波羅梌國王，領四小國，使我後得見諦道果，是以我言：『汝願少小。』不以不足而慊少小。」爾時貧人，自生疑念：「使我現得王五國者，此事不小，恐無實耳。」又復思惟：「能知我心，必是聖人，是大福田，不應誑我。」道人知已，即擲其鉢，著虛空中，隨後飛去，化作大身，滿於虛空；又化作小，猶如微塵。以一身作無量身，以無量身合為一身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，作十八變，語貧人言：「好發大願，莫有疑慮。」即隱身去。

時此貧人，向波羅梌城，而於道中，見一輔相。輔相見已，諦視形相，而語之言：「汝非某甲子耶？」答言：「我是。」問言：「何以襤褸乃至爾也？」答言：「少失恃怙，居家喪盡，無人見看，是以困苦，襤褸如此。」輔相即啟波羅梌王：「王之所親某甲之子，今在門外，極為窮悴。」王尋有勅：「令使將前。」問其委曲，知是所親，王即告言：「好親近我，慎莫遠離。」却後七日，王病命終，諸臣謀言：「王無繼嗣，唯此窮子，是王所親，宜共推舉作波羅梌王。」統領四國，然後虐暴。先彼道人，於虛空中，當王殿前，結加趺坐，而語之言：「汝昔發願，求得見諦。今日云何乃造眾惡，與本乖違？」又復為王說種種法。王聞法已，悔先作惡，改過慚愧，精專行道，得須陀洹。

（四一）貧女以兩錢布施即獲報緣

昔晝闍山中，多諸賢聖隱居眾僧。諸方國土，聞彼山名，供養者眾。有一長者，將諸眷屬，往送供養。有一貧窮乞索女人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諸長者，送供詣山，必欲作會，我當往乞。」便向山中。既到山已，見向長者，設種種饌，供養眾僧，私自思惟：「彼人先世修福，今日富貴，今復重作功德將勝；我先世不作，今世貧苦，今若不作，未來轉劇。」思惟此已，啼哭不樂，又自念言：「我曾糞中，拾得兩錢，恒常寶惜，以俟乞索不如意時，當貿飲食用自存活。今當持以布施眾僧，分一二日不得飲食，終不能死。」伺僧食訖，捉此兩錢即便布施。彼山僧法，人有施者，維那僧前立為呪願。當於爾時，上座不聽維那呪願，自為呪願。諸下坐等，深生慊心，而作此念：「得彼乞女兩枚小錢，上座自輕，為其呪願，如常見錢，何以不爾？」上座尋時，留半分食，與此女人。諸人見上座多與，人人多與。此女時得重擔飲食，極大歡喜：「我適布施，今以得報。」即擔飲食還出山去，到一樹下，眠臥止息。

會值王大夫人亡來七日，王遣使者，按行國界，誰有福德？應為夫人。相師占言此黃雲蓋下，必有賢人。即共相將，至彼樹下。見彼女人，顏色潤澤，有福德相，樹為曲蔭，光影不移，相師言：「此女人福德，堪為夫人。」即以香湯沐浴，與夫人衣服，不大不小與身相稱，千乘萬騎，左右導從，將來至宮。王見歡喜，心生敬重，如是數時，私自念言：「我所以得是富福緣，以施錢故。今彼眾僧，便為於我有大重恩。」即白王言：「我先斯賤，王見拔擢，得為人次，聽我報彼眾僧之恩。」王言：「隨意。」夫人即時，車載飲食及以珍寶，往到彼山施僧食訖，以寶布施。上座不起，遣維那呪願，不自呪願。王夫人言：「我昔兩錢，為我呪願；今車載珍寶，不為我呪願？」諸年少比丘，皆慊上坐，先貧女人，以兩錢布施，為其呪願，今王夫人，車載珍寶，不為呪願，為老耄耶？
爾時上座，即為王夫人，演說正法語言：「夫人！心念慊我：『先以兩錢施時，為我呪願，今車載珍寶，不為呪願。』我佛法中，不貴珍寶，唯貴善心。夫人！先施兩錢之時，善心極勝，後施珍寶，吾我貢高，是以我今不與呪願。年少道人！亦莫慊我，汝當深解出家之心。」諸年少道人，各自慚愧，皆得須陀洹道。王夫人聽法，慚愧歡喜，亦得須陀洹道。聽法已訖，作禮而去。

（四二）◎乾陀衛國畫師罽那設食獲報緣

昔乾陀衛國，有一畫師，名曰罽那，三年客作，得三十兩金，欲還歸家，而見他作般遮于瑟，問維那言：「一日作會，可用幾許？」維那答言：「用三十兩金，得一日會。」即自念言：「由我先身不種福業故受此報，傭力自活，今遭福田，云何不作？」即語維那：「請為弟子，鳴椎集僧，我欲設會。」設會已訖，踊躍歡喜，即便歸家。既到家已，其婦問言：「三年客作，錢財所在？」其夫答言：「我所得財，今已舉著堅牢藏中。」婦時問言：「堅牢之藏，今在何許？」夫言：「乃在僧中。」婦時慊責，即集親里，縛其夫主，詣斷事人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之母子，貧窮辛苦，無衣無食，而我夫主，得財餘用，不擔來歸，請詰所以。」時斷事人，問其夫言：「何以爾也？」答言：「我身如電光不久照曜，亦如朝露須臾則滅，由是恐懼，深自念言：『緣我前身不作福業，今遭窮苦，衣食困乏。』故因見彼弗迦羅城中，作般遮會，眾僧清淨，心生歡喜，敬信內發，即問維那：『得幾許物，供一日食？』維那答言：『得三十兩金，可得供一日。』我三年中，作所得物，即與維那，使為眾僧作一日食。」時斷事人，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，憐愍其

人，脫已衣服瓔珞及以鞍馬并諸乘具，悉施罽那，即分一村落而賞封之。華報如此，其果在後。

（四三）◎罽夷羅夫婦自賣設會現獲報緣

昔有一人，名罽夷羅，夫婦二人，貧窮理極，傭賃自活。見他長者悉往寺中，作大施會，來歸家中，共婦止宿，頭枕婦臂，自思惟言：「由我前身不作福故，今日貧窮。如彼長者，先身作福，今亦作福；我今無福，將來之世，唯轉苦劇。」作是念已，涕泣不樂，淚墮婦臂。婦問夫言：「何以落淚？」答言：「見他修福常得快樂，自鄙貧賤，無以修福，是以落淚。」婦言：「落淚何益？可以我身賣與他人取財作福。」夫言：「若當相賣，我身如何得自存活？」婦言：「若恐不活不見出者，我今與君俱共自賣，而修功德。」於是夫婦，便共相將，至一富家，而語之言：「今我夫婦，以此賤身，請貿金錢。」主人問言：「欲得幾錢？」答言：「欲得十金錢。」主人言：「今與汝錢，却後七日，不得償我，以汝夫婦，即為奴婢。」言契以定，齎錢往詣，至彼塔寺，施設作會。夫婦二人，自共搗米，相勸勵言：「今日我等得自出力而造福業，後屬他家，豈從意也？」於是晝夜，懃辦會具，到六日頭，垂欲作會，值彼國主亦欲作會，來共諍日，眾僧皆言：「以受窮者，終不得移。」國主聞已，作是言曰：「彼何小人，敢能與我共諍會日？」即遣人語罽羅：「汝避我日。」罽羅答言：「實不相避。」如是三反，執辭如初。王怪所以，自至僧坊，語彼人言：「汝今何以不後日作，共我諍日？」答言：「唯一日自在，後屬他家，不復得作。」王即問言：「何以不得？」自賣者言：「自惟先身不作福業，今日窮苦，今若不作，恐後轉苦。感念此事，唯自賣身，以貿金錢，用作功德，欲斷此苦。至七日後，無財償他，即作奴婢。今以六日，明日便滿，以是之故，分死諍日。」王聞是語，深生憐愍，歎未曾有：「汝真解悟貧窮之苦，能以不堅之身，易於堅身，不堅之財，易於堅財，不堅之命，易於堅命。」即聽設會，王以己身并及夫人衣服瓔珞，脫與罽羅夫婦，割十聚落，與作福封。夫能至心，修福德者，現得華報，猶尚如是，況其將來獲果報也。由此觀之，一切世人，欲得免苦，當懃修福，何足縱情懈怠放逸？

（四四）◎沙彌救蟻子水災得長命報緣

昔者有一羅漢道人，畜一沙彌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，與假歸家，至七日頭，勅使還來。沙彌辭師，即便歸去，於其道中，見

眾蟻子，隨水漂流，命將欲絕，生慈悲心，自脫袈裟，盛土堰水，而取蟻子，置高燥處，遂悉得活。至七日頭，還歸師所。師甚怪之，尋即入定，以天眼觀，知其更無餘福得爾，以救蟻子因緣之故，七日不死，得延命長。

（四五）◎乾陀衛國王治故塔寺得延命緣

昔乾陀衛國，有一國主，有一明相師，占王，却後七日，必當命終。出遊獵行，見一故塔，毀敗崩壞，即令群臣共修治之，修治已訖，歡喜還宮，七日安隱。相師見過七日，怪其所以，問王言：「作何功德？」答言：「更無所作，唯有一破塔，以渥補治。」由治塔故，功德如是。

（四六）比丘補寺壁孔獲延命報緣

昔有比丘，死時將至，會有外道婆羅門見，相是比丘，知七日後必當命終。時此比丘，因入僧坊，見壁有孔，即便團泥，而補塞之。緣此福故，增其壽命，得過七日。婆羅門見，怪其所以，而問之言：「汝修何福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無所修，唯於昨日，入僧房中，見壁有孔，補治而已。」婆羅門歎言：「是僧福田，最為深重，能使應死比丘續命延壽。」

（四七）◎長者子見佛求長命緣

昔佛在世，有一長者子，年五六歲。相師占之，福德具足，唯有短壽命。將至外道六師所，望求長壽，瞋彼六師都無有能與長壽法。將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此子短壽，唯願世尊與其長壽。」佛言：「無有是法能與長壽。」重白佛言：「願示方便。」佛時教言：「汝到城門下，見人出者，為之作禮，入者亦禮。」時有一鬼神，化作婆羅門身，欲來入城，小兒向禮，鬼呪願言：「使汝長壽。」此鬼乃是殺小兒鬼，但鬼神之法，不得二語，以許長壽，更不得殺。以其如是謙忍恭敬，得延壽命。

（四八）◎長者子客作設會獲現報緣

昔佛在世時，有長者子，早喪父母，孤窮伶俜，客作自活。聞有人說忉利天上，極為快樂，又聞他說供養佛僧，必得往生，即問他言：「用幾許物，可得供佛及以眾僧？」時人語言：「用三十兩

金，可得作會。」便來向市，求客作處。市邊有一大富長者，雇其客作，長者問言：「汝今能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是作皆能。」「三年客作，索幾許物？」答言：「索三十兩金。」長者聞其事事皆能，即雇使作。為人端直，金銀銅鐵，種種肆上，得利倍常。日月以滿，從彼長者，索作價金。長者問言：「汝今得金，用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我欲供養佛僧。」長者語言：「我今佐汝，及以種種瓮器米麵，與汝作食，汝但請佛及以眾僧。」即詣僧房，請佛及僧。佛使眾僧皆受其請，佛住自房，眾僧皆受彼長者子請。正值節日，眾人皆送種種飲食，往與眾僧。眾僧食飽，到長者舍。時長者子，手自行食，上座言：「少著。」次第皆言少著，至訖下行。時長者子，啼哭懊惱，「辛苦三年，設此飲食，望眾僧食；僧不為食，我求生天，必不得生。」往至佛邊，白佛言：「眾僧不食我供，而我所願，必當不得。」佛言：「少食以不？」答言：「皆悉少食。」佛言：「假使不食汝願必成，況復少食而不成也？」童子歡喜，還來飲食。彼時眾僧食訖即還。

時有五百賈客，入海來還，入城募索飲食。時世飢饉，無有與者。有人語言：「彼長者子，今日設會，必有飲食。」時長者子，聞有賈客，歡喜與食，五百賈客，皆得充足，一切將從，悉亦飽滿。最下賈客，解一珠與，直萬兩金；最上頭者，解一珠與，直十萬兩金。五百賈客，人與一珠，與一銅盌，與此長者子，而不敢取。往走問佛，佛言：「此是華報，但取無苦，後必生天，不足恐懼。」主人長者，更無男兒，唯有一女，即與童子。如是家業，遂大熾盛，舍衛城中，最為第一。長者命終，波斯匿王，聞其聰明智見，以其家業，悉乞與之。華報如是，其果在後。

（四九）◎弗那施佛鉢食獲現報緣

昔佛在世，有梵志兄弟五人，一名耶奢。二名無垢，三名憍梵波提，四名蘇馱夷；四兄入山學道，得五神通。其最小弟，名曰弗那，見佛乞食，盛好白淨飯，滿鉢施佛。爾時弗那，恒以耕種為業，時耕種訖，還歸于家。後於一日，出到田中，見其田中，所生苗稼，變成金禾，皆長數尺，收刈已盡，還生如初。國王聞之，亦來收刈，不能得盡，如是一切，諸來取者，皆不能盡。兄等念言：「我弟弗那，為得生活，為貧苦耶？」尋共來看，見弟福業踰於國王，便語弟言：「汝先貧窮，云何卒富？」答言：「我見瞿曇，施一鉢飯，得如是報。」四兄聞已，歡喜踊躍，又語弟言：「爾今為我，作歡喜團，我等四人，各持一團，供養瞿曇，願求生天，不聽其法，不用解脫。」於是各擔歡喜團，往至佛所，大兄捉一團，著

佛鉢中，佛言：「諸行無常。」第二復以歡喜團，著佛鉢中，佛作是語：「是生滅法。」第三復以歡喜之團，著佛鉢裏，佛作是語：「生滅滅已。」第四復以歡喜之團，著佛鉢中，佛作是語：「寂滅為樂。」即還歸家，至寂靜處，共相問言：「汝聞何語？」第一兄言：「我聞諸行無常。」次者復聞是生滅法，又次者聞生滅滅已，第四者聞寂滅為樂。兄弟四人，各思此偈，得阿那含，皆來佛所，求為出家，得阿羅漢道。

（五〇）大愛道施佛金縷織成衣并穿珠師緣

昔佛在世，大愛道為佛作金縷織成衣，齎來上佛，佛即語言：「用施眾僧。」大愛道言：「我以乳餔長養世尊，自作此衣，故來奉佛，必望如來為我受之。云何方言與眾僧也？」佛言：「欲使姨母得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眾僧福田，廣大無邊，是故勸爾。若隨我語，已供養佛。」時大愛道，即持此衣，往到僧中，從上座行，無敢取者。次到彌勒，彌勒受衣，即著入城乞食。彌勒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，既到城裏，眾人競看，無與食者。有一穿珠師，見諸人等無與食者，即前跪請，將至家中，與彌勒食。彌勒食訖，時穿珠師，以一小座，敷彌勒前，求欲聽法。彌勒有四辯才力，即便為說種種妙法。時穿珠師，願樂聽聞，無有厭足。

先有長者，將欲嫁女，雇穿珠師，穿一寶珠，與錢十萬。當此之時，彼嫁女家，遣人索珠。時穿珠師，聽法情濃，不暇為穿，即答之言：「且可小待須臾之頃。」已復來索，乃至三返猶故不得。彼長者瞋，合其珠錢還來奪去。穿珠師婦，瞋其夫言：「更無業也，須臾穿珠，得十萬利，云何聽此道人美說？」其夫聞已，意中恨恨。爾時彌勒，知其恨恨，即問之言：「汝能隨我，至寺以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能。」即隨彌勒，往僧坊中，問上座言：「有人得金滿十萬斤，何如歡喜聽人說法？」憍陳如言：「假使有人得金十萬，不如有人以一鉢食施持戒者，況能信心須臾聽法，復勝於彼百千萬倍。」於是又問第二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設復有人得十萬車金，亦不如以一鉢之食施持戒者，況復聽法歡喜，經於時節。」又復問於第三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若有人得十萬舍金，亦復不如施持戒人一鉢之食，況復聽法？」又問第四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若其有得十萬國金，亦復不如施持戒人一鉢之食，況復聽法，百千萬倍。」

如是次問乃至阿那律，阿那律言：「有人得滿四天下金，猶故不如施持戒人一鉢之食，況復聽法？」彌勒答言：「尊者說言有施比丘一鉢之食，乃至勝得滿四天下金，云何如是？」尊者答言：「以自身為證，憶念往昔九十億劫，有一長者，有其二子，一名利吒，二

名阿利吒，恒告之言：『高者亦墮，常者亦盡，夫生有死，合會有離。』長者得病，臨命終時，約勅兒子：『慎莫分居。譬如一絲不能繫象，多集諸絲，象不能絕。兄弟並立，亦如多絲。』時彼長者，囑誡子竟，氣絕命終。以父勅故，兄弟共活，極相敬念。後為弟娶婦，生活未幾，而此弟婦語其夫言：『汝如彼奴。所以者何？錢財用度，應當人客，皆由汝兄，汝今唯得衣食而已，非奴如何？』數作此語。爾時夫婦，心生變異，求兄分居。兄語弟言：『汝不憶父臨終之言？』猶不自改，數求分居。兄見弟意，正便與分居，一切所有，皆中半分。弟之夫婦，年少遊逸，用度奢侈，未經幾時，貧窮困匱，來從兄乞。其兄爾時，與錢十萬，得去未久，以復用盡，而更來索。如是六返，皆與十萬。至第七返，兄便責數：『汝不念父臨終之言，求於分異，不能乃心生活，數來索物；今更與汝十萬之錢，從今已往，不好生活，重復來索，更不與汝。』得是苦語，夫婦二人，用心生活，以漸得富。兄錢財喪失，以漸貧窮，來從弟乞，其弟乃至不讓兄食，而作是言：『謂兄常富，亦復貧耶？我昔從汝，有所乞索，苦切見責，今日何故，來從我索？』兄聞此已，極生憂惱，自作念言：『同生兄弟，猶尚如此，況於外人？』厭惡生死，遂不還家，入山學道，精懃苦行，得辟支佛。其弟後亦以漸貧窮，遭世飢饉，賣薪自活。時辟支佛，入城乞食，竟無所得，空鉢還出。時賣薪人，見辟支佛空鉢出城，即以賣薪所得稗麨，而欲與之，語辟支佛言：『尊者能食麤惡食不？』答言：『不問好惡，趣得支身。』時賣薪人，即便授與。辟支佛受而食之，食訖之後，飛騰虛空，作十八變，即還所止。時賣薪人，後更取薪，道見一兔，以杖撩之，變成死人，卒起而來，抱取薪人項，彼取薪人，種種方便，欲推令去，不能得離，脫衣雇人，使挽却之，亦不得離；展轉至闇，負來向家，既到家中，死人自解，墮在於地，作真金人。時賣薪人，即便截却金人之頭，頭尋還生，却其手脚，手脚還生，須臾之間，金頭金手滿其屋裏，積為大[廾/積]。隣比告官：『此貧窮人，屋裏自然有此金[廾/積]。』王聞遣使，往覆撿之。即到屋裏，純見爛臭死人手頭。其人自捉金頭，來以上王，便是真金。王大歡喜：『此是福人。』即封聚落。從是命終，生第二天，為天帝釋，下生人中，為轉輪聖王，天王人王，九十一劫，不曾斷絕。今最後身，生於釋種，初生之日，四十里中，伏藏珍寶，自然踊出。後漸長大，兄釋摩男，父母偏愛，阿那律母，欲試諸兒，時遣語無食。阿那律言：『但擔無食來。』即與空器，時空器中，百味飯食，自然盈滿。設以四天下金，用為乳哺，不足一劫，況九十一劫，常受快樂。所以我今得此自然飲食，

適由先身施此一鉢之食，今得此報，上至諸佛，下至梵天，淨持戒者，皆名持戒。」時穿珠師，聞是語已，心大歡喜。
◎雜寶藏經卷第四

雜寶藏經卷第五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天女本以華鬘供養迦葉佛塔緣
天女本以蓮華供養迦葉佛塔緣
天女本以受持八戒齋生天緣
天女本以然燈供養生天緣
天女本以乘車見佛歡喜避道緣
天女本以華散佛化成華蓋緣
舍利弗摩提供養佛塔生天緣
長者夫婦造作浮圖生天緣
長者夫婦信敬禮佛生天緣
外道婆羅門女學佛弟子作齋生天緣
貧女人以氈施須達生天緣
長者女不信三寶父以金錢雇令受持五戒生天緣
女因掃地見佛生歡喜生天緣
長者造舍請佛供養以舍布施生天緣
婦以甘蔗施羅漢生天緣
女人以香敬心塗佛足生天緣
須達長者婢歸依三寶生天緣
貧女從佛乞食生天緣
長者婢為主送食值佛轉施生天緣
長者為佛造作講堂生天緣
長者見王造塔亦復造塔獲報生天緣
賈客造舍供養佛生天緣

（五一）◎天女本以華鬘供養迦葉佛塔緣

爾時釋提桓因，從佛聞法，得須陀洹，即還天上，集諸天眾，讚佛法僧。時有天女，頭戴華鬘，華鬘光明，甚大晃曜，共諸天眾，來集善法堂上。諸天之眾，見是天女，生希有心。釋提桓因，即便說偈，問天女言：

「汝作何福業，　身如融真金，
光色如蓮花，
而有大威德？　身出妙光明，
面若開敷華，

金色晃然照，　以何業行得？
願為我說之。」

爾時天女，說偈答言：

「我昔以華鬘，　奉迦葉佛塔，
今生於天上，
獲是勝功德，　生在於天中，
報得金色身。」

釋提桓因，重復說偈，而讚嘆言：

「甚奇功德田，　耘除諸穢惡，
如是少種子，
得天勝果報，　誰當不供養？
恭敬真金聚。
誰不供養佛，　上妙功德田，
其目甚脩廣，
猶如青蓮花？　汝能興供養，
無上第一尊，
作少功德業，　而獲如此容。」

爾時天女，即從天下，執持華蓋，來至佛所；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，而還天上。諸比丘等，怪其所以，即問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天女，作何功德，獲此天身，端政殊特？」佛言：「往古之時，以種種華鬘，供養迦葉佛塔，以是因緣，今獲此果。」

（五二）◎天女本以蓮華供養迦葉佛塔緣

爾時復有一天女，頭上華鬘，光明晃曜，共諸天眾，來集善法堂上。時諸天眾，見是天女，生希有心。時天帝釋，以偈問曰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　身如真金聚，
光色如蓮花，　而有大威德？
身出微妙光，　面如開敷花，
光明甚煒煒，　以何業行得？
唯願為我說。」

天女即便，說偈答言：

「我昔以蓮花，　供養迦葉塔，
今日值世尊，　得是勝功德，
生處於天上，　得是金色報。」

釋提桓因，重以偈讚：

「甚奇功德田，　滅除諸穢惡，
殖因者甚少，　獲得勝果報。
誰不樂供養，　恭敬真金聚？
誰不供養佛，　上妙勝福田，
目廣脩而長，　其喻青蓮華？
汝昔能興供，　第一最勝尊，
作妙福德業，　獲得如此報。」

爾時天女，即從天下，執持華蓋，來到佛所；聽佛說法，得法眼淨，還於天上。時諸比丘，即問佛言：「此女往昔，作何行業，得報如是？」佛言：「過去之時，以妙蓮華，供養迦葉佛塔，故獲勝果，今見道跡也。」

（五三）天女受持八戒齋生天緣

爾時復有一天女，受持八齋，生於天上，得端政報，光顏威相，與眾超異。時共諸天，集善法堂上，諸天見已，生希有心。釋提桓因，以偈而問：

「汝昔作何業，　身如真金山，
光顏甚煒煒，　色如淨蓮花？
得是勝威德，　身出大妙光，
以何業行獲？　願為我說之。」

天女爾時，說偈答言：

「昔於迦葉佛，　受持八戒齋，
今得生天中，　獲是端政報。」

釋提桓因，重以偈讚：

「奇哉功德田，　能生勝妙報，
昔少修微因，　而得生天上。
如此勝福聚，　誰當不供養？
如是最勝尊，　誰當不恭敬？
諸有聞是者，　宜應大歡喜，
欲求生天者，　應當持淨戒。」

爾時此天，持好華蓋，來至佛所；佛為說法，得見諦道。時諸比丘，即問佛言：「此天往昔，作何福業，得生天中，而獲聖果？」佛言：「昔為人時，於迦葉佛所，受持八齋，由是善行生於天上，而見道迹。」◎

（五四）◎天女本以然燈供養生天緣

爾時王舍城，頻婆娑羅王，於佛法中得道，獲不壞信，常以燈明，供養於佛。後提婆達多，與阿闍世王作惡知識，欲害佛法，是以國土怖畏，不復然燈供養。有一女人，以習常故，於僧自恣日，佛經行道頭，然燈供養。阿闍世王，聞極大瞋恚，即以劍輪，斬腰而殺，命終得生三十三天摩尼焰宮殿中，乘此宮殿，至善法堂。帝釋以偈問曰：

「汝昔作何業，　身如聚真金，
而有大威德，　容貌甚光明？」

天女即時，以偈答言：

「三界之真濟，　三有之大燈，
至心眼觀佛，　相好莊嚴身，
法中之最勝，　為之然明燈，
燈然以滅闇，　佛燈滅眾惡，
見燈如日光，　真實生信心，
覩燈明熾盛，　歡喜而禮佛。」

說此偈已，來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，即還天上。比丘問佛：「以何因緣，生於天宮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間，於僧自恣日，佛經行道頭，然燈供養，阿闍世王，斬其腰殺。以是善因，命終之後，得生天中，重於我邊，聞法信解，得須陀洹道。」

（五五）天女本以乘車見佛歡喜避道緣

爾時佛在舍衛國，入城乞食，有一童女，乘車遊戲，欲向園中，道逢如來，迴車避道，生歡喜心。其後命終，生三十三天，往集善法堂。釋提桓因，以偈問言：

「汝昔作何行，　身色如真金，
光顏甚煒煒，　猶若優鉢羅，
得是勝威德，　而生於天中？
願今為我說，　何由而得之？」

天女即時，以偈答曰：

「我見佛入城，　迴車而避道，
歡喜生敬信，　命終得生天。」

說此偈已，來向佛所；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，即還天宮。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緣，生此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昔於人間，迴車避我，今得生天，重於我所，聞法信受，證須陀洹果。」

（五六）天女本以華散佛化成華蓋緣

爾時舍衛國，有一女子，於節日中，採阿恕伽華，還入城來，遇值佛出，即以此華，散於佛上，化成華蓋，歡喜踊躍，生敬信心。於是命終，生於三十三天，即乘宮殿，至善法堂。帝釋以偈問言：

「汝昔作何業，　得來生天中，
身如真金色，　威德甚光明？
以何業行獲？　願為我說之。」

天女即以偈答言：

「昔於閻浮提，　取阿恕伽花，
還值於如來，　即以供養佛，
歡喜生敬重，　命終得生天。」

說是偈已，來向佛所；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，便還天上。比丘問言：「此天女者，以何因緣得受天身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出城

取阿恕伽花，還來值我，即以華供養，發歡喜心。乘此善業，命終生天，重於我所，聞法得悟，證須陀洹。」

（五七）舍利弗摩提供養佛塔緣

頻婆娑羅王，已得見諦，數至佛所，禮拜問訊。時宮中婦女，不得日日來到佛邊，王以佛髮，宮中起塔，宮中之人，經常供養。頻婆娑羅王崩，提婆達多共阿闍世王，同情相厚，生誹謗心，不聽宮中供養此塔。有一宮人，名舍利弗摩提，以僧自恣日，憶本所習，即以香花供養此塔。時阿闍世王，嫌其供養佛塔，用鑽鑽殺。命終得生三十三天，乘天宮殿，集善法堂。帝釋以偈而問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　而得生天中，
威德甚光明，　猶如真金色？
作何業行獲？　願為我說之。」

天女以偈，而答之曰：

「我昔在人中，　歡喜恭敬心，
以諸好香華，　供養於佛塔，
而為阿闍世，　以鑽鑽殺我，
命終得生天，　受此極快樂。」

說是偈已，來向佛所；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，即還天宮。比丘問言：「以何因緣生此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本於人間，曾以華香，供養佛塔。由是善業，今得天身，重從我所，聞法而悟，證須陀洹。」

（五八）長者夫婦造作浮圖生天緣

舍衛國，有一長者，作浮圖僧坊，長者得病，命終生三十三天。婦追憶夫，愁憂苦惱，以追憶故，修治浮圖及與僧坊，如夫在時。夫在天上，自觀察言：「我以何緣生此天上？」知以造作塔寺功德，是故得來。自見定是天身，心生歡喜，常念塔寺，以天眼觀所作塔寺，今誰料理？即見其婦，晝夜憶夫，憂愁苦惱，以其夫故，修治塔寺。夫作念言：「我婦於我，大有功德，我今應當往至其所，問訊安慰。」從天上沒，即到婦邊，而語之言：「汝大憂愁，念於我也。」婦言：「汝為是誰？勸諫於我。」答言：「我是汝夫，以作僧坊塔寺因緣，得生天上三十三天，見汝精懃修治塔寺，故來汝

所。」婦言：「來前與我交會。」夫言：「人身臭穢，不復可近，欲為我妻者，但勤供養佛及比丘僧，命終之後，生我天宮，以汝為妻。」婦用夫語，供養佛僧，作眾功德，發願生天。其後命終，即生彼天宮，夫婦相將，共至佛邊；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諸比丘等，驚怪所以，便問：「何業緣故得生此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作浮圖僧坊，供養佛僧，由是功德，今得生天。」

（五九）長者夫婦信敬禮佛生天緣

王舍城中，有一長者，日日往至佛所。其婦生疑，而作念言：「將不與他私通，日日恒去。」便問夫言：「日日恒向何處來還？」夫答婦言：「佛邊去來。」問言：「佛為好醜能勝汝也？而恒至邊。」夫即為婦，嘆說佛之種種功德。爾時其婦，聞佛功德，心生歡喜，即乘車往。既至佛所，爾時佛邊有諸王大臣，逼塞左右，不能得前，遙為佛作禮即還入城。其後捨壽，生三十三天，便自念言：「得佛恩重，一禮功德，使我生天。」即從天下往至佛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以何因緣，得生此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為我作禮，以一禮功德，命終生天。」

（六〇）外道婆羅門女學佛弟子作齋生天緣

爾時舍衛國，有佛諸弟子，女人作邑會，數數往至佛邊。徒伴之中有一婆羅門女，邪見不信，不曾受齋持戒，見諸女人共聚齋食，問言：「汝等今作何等吉會？與汝親厚，而不命我。」諸女答言：「我等作齋。」婆羅門女言：「今非月六日，又非十二日，為誰法作齋？」諸女言：「我作佛齋。」婆羅門女言：「汝作佛齋，得何功德？」答言：「得生天解脫。」婆羅門女貪飲食故，受水作齋食，後與好美漿。婆羅門齋法，不飲不食，佛齋之法，食好食飲美漿，此齋甚易，生信樂歡喜。却後壽盡，得生天上，來向佛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以何因緣，生於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間，見諸女等聚集作齋，隨喜作齋，由是善業，得來生天。」

（六一）貧女人以氈施須達生天緣

爾時須達長者，作是思惟：「生我家者，命終之後，無墮惡道，何以故？我盡教以淨法故，貧窮困苦，信與不信，我今亦當教以善法，使供養佛僧。」於是具以上事，啟波斯匿王，王便擊鼓鳴鈴。

却後七日，須達長者，欲勸化乞索供養三寶，一切人民，各各隨喜，多少布施。至七日頭，須達長者，從諸人等，勸化乞索。有一貧女，辛苦求價，唯得一氈，以覆身體，見須達乞，即便施與。須達得已，奇其所能，便以錢財穀帛衣食，恣意所欲供給。貧女其後壽盡命終，生於天上，來至佛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緣，生於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值須達長者教化乞索，心生歡喜，即以所著白氈，布施須達。由是善業，得生天上，重於我邊，聞法信解，獲須陀洹。」

（六二）長者女不信三寶父以金錢雇令受持五戒生天緣

爾時舍衛國中，有一長者，名曰弗奢，生二女子，一者出家，精進用行，得阿羅漢；一者邪見，誹謗不信。父時語此不信之女：「汝今歸依於佛，我當雇汝千枚金錢，乃至歸依法僧，受持五戒，當與八千金錢。」於是便受五戒。不久之頃，命終生天，來向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此天女者，以何業行，得生於天？」佛言：「本於人間，貪父金錢，歸於三寶，受持五戒。由是因緣，今得生天，重於我所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六三）女因掃地見佛生歡喜生天緣

南天竺法，家有童女，必使早起，淨掃庭中門戶左右。有長者女，早起掃地，會值如來於門前過，見生歡喜，注意看佛。壽命短促即終生天。夫生天者，法有三念，自思惟言：「本是何身？」自知人身；「今生何處？」定知是天；「昔作何業，來生於此？」知由見佛歡喜善業，得此果報。感佛重恩，來供養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諸比丘言：「以何因緣，令此女人生天得道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早起掃地，值佛過門，見生喜心。由是善業，生於天上，又於我所，聞法證道。」

（六四）長者造舍請佛供養以舍布施生天緣

王舍城有大長者，新造屋舍，請佛供養，即以布施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自今已後，入城之時，洗手洗鉢，恒常來此。」其後壽盡，生於天上，乘天宮殿，來詣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白言：「以何因緣，得生於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造新屋舍，請佛布施。由是善業，上生天宮，遂於我邊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六五）婦以甘蔗施羅漢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有羅漢比丘，入城乞食，次到壓甘蔗家。其家兒婦，以一麤大甘蔗，著比丘鉢中。姑見瞋之，便捉杖打，遇著腰脈，即時命終得生忉利天，而作女身，所處宮殿純是甘蔗。諸天之眾集善法堂，時彼天女亦集此堂，帝釋以偈而問言：

「汝昔作何業，　而得妙色身，
光明色無比，　猶如鎔金聚？」

天女以偈答言：

「我昔在人中，　以少甘蔗施，
今得大果報，　於諸天眾中，
光明甚暉赫。」

（六六）女人以香塗佛足生天緣

昔舍衛城中，有一女人，坐地磨香，值佛入城，女見佛身，生歡喜心，以所磨香，塗佛脚上。其後命終，得生天中，身香遠聞，徹四千里，便往集於善法堂上。帝釋以偈而問言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　身出微妙香，
生在於天中，　光色如鎔金？」

天女即以偈答言：

「我以上妙香，　供養最勝尊，
得無等威德，　生三十三天，
而受大快樂。　身出眾妙香，
聞於百由旬，　諸得聞香者，
悉得大利益。」

即時天女，向世尊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道而還天上。諸比丘問言：「昔作何福，得生天中，身若此香？」佛言：「由此天女，昔在人間，以香塗我足，以是因緣，命終生天受此果報。」

（六七）須達長者婢歸依三寶生天緣

爾時舍衛國，須達長者，以十萬兩金，雇人使歸依佛。時有一婢，聞長者語，即歸依佛。命終之後，生三十三天，於是往集善法堂上。帝釋以偈而問言：

「汝宿有何福，　得生於天中，
光明色微妙？　今為我說之。」

天女以偈答言：

「三界之堅勝，　能拔生死苦，
三界之真濟，　斷除三垢結，
我昔歸依佛，　并及於法僧，
以是因緣故，　而獲此果報。」

說是偈已，來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道。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緣，受是果報？」佛言：「昔於人中，歸依佛故，今得生天，值我說法，得須陀洹。」

（六八）貧女從佛乞食生天緣

昔舍衛國城中，有一女人，貧窮困苦，常於道頭，乞索自活。轉轉經久，一切人民，無看視者。佛遇行見，往到其所，從佛乞食，憐愍貧女困餓欲死，即勅阿難，使與其食。時此貧女，得食歡喜，後便命終，生於天上。感佛往恩，來供養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諸比丘問佛言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緣，得生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此天女者，昔在人間，困餓垂死，佛使阿難與食，既得食已，心生歡喜。乘是善根，命終生此天宮，重於我所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六九）長者婢為主送食值佛即施獲報生天緣

舍衛國中，有長者子，共諸長者子，遊戲園中。欲去之時，語其家內：「為我送食。」其家於後，遣婢送食。婢到門外，遇見於佛，即以其食，供養如來。還復歸家，取食更送，亦於路中，見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即復與之。第三取食，與長者子。長者子食竟，自來還歸，語其婦言：「今日送食何為極晚？」婦答之言：「今日三過，為君送食，何故遲晚？」便喚婢問：「汝朝三過，取食與

誰？」婢時答言：「第一送食，值佛即施；第二送食，見舍利弗、目連等，復以與之；第三取食，始與大家。」大家聞已，極大瞋恚，以杖而打，即時命終，生於天上。初生天時，具作三念，一者自念，我今生在何處？自知生天。二者自念，從何處終？而來生天，知從人道中生於天上。三者自念，乘何等業緣而得生天？知由施食獲此果報。便來佛所，供養恭敬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佛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緣，生於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本於人中，作長者婢，為長者子送食，值佛如來，即以施佛，大家瞋恚，以杖打殺。乘是業緣，命終生天，又於我所，聞法證道。」

（七〇）長者為佛造講堂獲報生天緣

爾時王舍城，頻婆娑羅王，為佛造作浮圖僧房。有一長者，亦欲為佛作好房屋，不能得地，便於如來經行之處，造一講堂，堂開四門。後時命終，生於天上，乘天宮殿，來供養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今此天子，以何業緣，得生天宮？」佛言：「本在人中，造佛講堂，由是善因，命終生天。來至我所，感恩供養，重聞說法，獲須陀洹。」

（七一）長者見王造塔亦復造塔獲報生天緣

爾時耆闍崛山南天竺，有一長者，見頻婆娑羅王為佛作好浮圖僧坊，亦請如來，為造浮圖，僧房住處。其後命終生於天上，來至佛所，報恩供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此天子往日，以何因緣，得生天宮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見王起塔，心生隨喜，便請如來，造立浮圖。由此善業，得生天上，又於我所，聞法信悟，證須陀洹。」

（七二）賈客造舍供養佛獲報生天緣

爾時舍衛國，有一賈客，遠行商賈，身死不還。母養其子，其子長大，復欲遠去。祖母語言：「汝父遠去，身死不還，汝莫遠去，當於近處，在市坐肆。」即奉其勅，便於市中，作於估肆，而作念言：「此城人民，悉皆請佛，我今新造舍已，亦當請於如來。」便往請佛。佛來至已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以此舍，供養如來，自今已後，入城之時，洗手洗鉢，恒向我舍。」其後命終，便生天上，來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比丘問言：「此天昔日，以何業因

緣，得生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本為人時，新作肆舍，請佛著中。乘此善業，今生於天，又於我所，聞法獲報。」◎
雜寶藏經卷第五

雜寶藏經卷第六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帝釋問事緣
度阿若憍陳如等說往日緣
差摩釋子患目歸依三寶得眼淨緣
七種施因緣
迦步王國天旱浴佛得雨緣
長者請舍利弗摩訶羅緣

（七三）帝釋問事緣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摩竭提國，王舍城南，有婆羅門聚落，名庵婆羅林，此聚落北，毘 提醯山石窟之中。爾時帝釋聞佛在彼，即告槃闍識企犍闥婆王子言：「摩竭提國，婆羅門聚落，名庵婆羅林，此聚落北，有毘 提醯山，世尊在中，今與汝等可共詣彼。」槃闍識企犍闥婆王子，答言：「唯然，此事最善。」歡喜樂聞，即挾琉璃琴，從於帝釋，往於佛所。爾時諸天，聞帝釋共犍闥婆王子等，欲往佛所，各自莊嚴，隨從帝釋，於天上沒，即至毘 提醯山。
爾時山中，光明照曜，近彼仙人，皆謂火光。帝釋即告犍闥婆王子言：「此處清淨，遠離諸惡，阿練若處，安隱坐禪，當今佛邊，多饒尊勝諸天側塞，滿其左右。我等今者，云何而得奉見世尊？」帝釋即告犍闥婆王子：「汝可為我往向佛所通我等意，欲得覲問。」犍闥婆王子，受教即往，不遠不近，瞻仰尊顏，援琴而彈，使佛得聞，作偈頌曰：

「欲心生戀著，　如象沒淤泥，
亦如象醉狂，　非鉤之所制。
譬如阿羅漢，　戀慕於妙法，
亦如我貪色，　恭敬禮其父，
由生貴勝處，　情倍生愛樂。

「極能生長我之愛，　如似熱汗遇涼風，
亦如極渴得冷飲，　汝之容體甚可嬉，
猶如羅漢愛樂法，　亦如病者得好藥，
如彼飢者得美食，　疾以清涼滅我熱，

今我貪尚欲馳奔，　如捉我心不得去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般闍識企！今作此聲，絃管相諧，汝於近遠而造歌頌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我於往時，遇一賢女，名修利婆折斯，是犍闥婆王珍浮樓女。摩多羅天子，名識騫稚，先求彼女，我時悅愛，即於其所而說斯偈，我今佛前，重說本偈。」帝釋念言：「佛以從定覺，今與般闍識企言說。」帝釋復語企言：「汝今稱我名，頂禮佛足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少惱，起居輕利，飲食調適，氣力安樂，無諸惡不？安樂住不？』」即報言語。受帝釋教，重詣佛所，稱帝釋名，即禮佛足，以帝釋語，問訊世尊。佛言：「帝釋及諸天，皆安樂不？」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帝釋及三十三天，欲得見佛，聽來見不？」佛言：「今正是時。」

帝釋及三十三天，聞佛教已，即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處坐？」佛言：「坐此座上。」白佛言：「此窟極小，天眾極多。」作是語已，見石窟廣博，佛威神力，多所容受。帝釋即禮佛足，在前而坐，白佛言：「我於長夜，常欲見佛，欲得聞法。我於往時佛在舍衛國，入火光三昧，當於爾時，有毘沙門侍女，名步闍拔提，步闍拔提，合掌向佛，我時語彼毘沙門侍女言：『佛今在定，我不敢亂，為我頂禮世尊之足，稱我問訊。』彼女以帝釋語，禮拜問訊。」佛語帝釋言：「我於爾時，聞汝輩聲，不久從定而起。」

帝釋白佛言：「我昔從宿舊所聞，如來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出現世間，諸天眾增長，阿須倫眾減少。今日我親自生天，諸天眾增長，阿須倫減少。我今見佛弟子得生天上者，三事勝於諸天，壽命勝，光色勝，名勝。時具毘耶寶女，生忉利天，先是佛弟子，為帝釋作子，名渠或天子。復有三比丘，於佛前修行梵行，心未離欲，身壞命終，生乾闥婆家，日日三時，為諸天作使。渠或天子見是三人而作給使。即言：『我心不愷不忍，我昔先在於人中時，而彼三人，恒至我家，受我供養，今日為諸天給使。我不忍見。此三天者，本是佛之聲聞弟子，我本為人時，受我恭敬供養飲食衣服，今日下賤，汝等從佛口聞法，為佛所開解，云何生此鄙陋之處？我先奉事供養於汝，而我從佛，聞法修施，我信因緣，故今為帝釋子，有大威德，勢力自在，諸天皆名我為渠或。汝得佛勝法，云何不能懃心修行，生此賤處？我今不忍見此惡事，如是之事，我不喜見。云何同一法中，生此下賤？是佛弟子，所不應生處。』渠或天子，作是譏論，此三人等，深自慚愧，生厭惡心，合掌語渠或言：『如天子所說，實是我過，今當除斷如此欲惡。』即懃精進，修於定慧。三人念瞿曇之法，見欲過患，即斷慾結，譬如大象絕於羈靽，

斷其貪慾，亦復如是。帝釋并一商那天，及餘諸天眾，護世四天王，皆來就此座，此三斷慾者，即於諸天前，飛騰虛空中。」
帝釋白佛言：「此三人為得何法，能作此種種神變？來見世尊，欲問彼所得。」
佛言：「此三人，既捨彼處，得生於梵世。」
「唯願世尊！為我說彼生梵天法。」
「善哉賢帝釋！分別問所疑。」時佛作是念：「帝釋無諂偽，真實問所疑，不為惱亂我，若汝之所問，我當分別說。」
帝釋問佛：「是何結使，能繫縛人、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、羅迦樓羅、摩睺羅伽？」
佛時答曰：「貪嫉二結使，繫縛人、天、阿修羅、乾闥婆等，并與一切類，皆為貪嫉自縛。」
「此事實爾。天中天！貪嫉因緣，能縛一切，我今從佛聞解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深生歡喜，更問餘義：「貪嫉因何而生？何因何緣，得生貪嫉？何因緣生？何因緣滅？」
「憍尸迦！貪嫉因憎愛生，憎愛為緣，有憎愛必有貪嫉，無憎愛貪嫉則滅。」
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今從佛聞解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深生歡喜，更問餘義：「愛憎何因緣生？何因緣滅？」
答言：「愛憎從慾而生，無慾則滅。」
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從佛聞信解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深生歡喜，更問餘義：「欲從何因生？何緣增長？云何得滅？」
佛言：「欲因覺生，緣覺觀增長，有覺觀則有慾，無覺觀欲則滅。」
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今從佛聞解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深生歡喜，更問餘義：「覺觀因何而生？何緣增長？云何而滅？」
「覺觀從調戲生，緣調戲增長，無調戲覺觀則滅。」
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今從佛聞解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深生歡喜，更問餘義：「調戲因何生長？云何而滅調戲？」
佛告憍尸迦：「欲滅調戲，當修八正道，正見、正業、正語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思惟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帝釋聞已，白佛言：「實爾，天中天！調戲實由八正道而滅，我今從佛得聞此義，疑網即除。」帝釋歡喜，復問餘義：「欲滅調戲，能修八正道，此八正道，比丘復因何法而得增長？」
佛言：「復有三法：一者欲，二者正勤，三者多習攝心。」
帝釋言：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等聞此義，疑網即除。比丘能修行正道分，實自因此三事增長。」聞已歡喜，帝釋復問：「比丘欲滅調戲，當學幾法？」

佛言：「當學三法。當學增盛戒心，當學增盛定心，當學增盛智慧心。」
帝釋聞已：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聞此義，疑網得除。」踊躍歡喜，復問餘義：「欲滅調戲，當解幾義我聞？」
佛言：「當解六義，一眼識色，二耳識聲，三鼻識香，四舌識味，五身識細滑，六意識諸法。」
帝釋聞已：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聞此義，疑網得除。」歡喜踊躍，復問餘義：「一切眾生，皆同一貪一欲一向一趣。」
佛言：「帝釋！一切眾生，亦不一貪一欲一向一趣，眾生無量，世界無量，意欲趣向，殊別不同，各執所見。」
帝釋聞已：「實爾，天中天！我聞此義，疑網得除。」歡喜踊躍，更問餘義：「一切沙門婆羅門，盡得一究竟不？得一無垢不？得一究竟梵行不？」
佛言：「一切沙門婆羅門，不能盡得一究竟一無垢，亦不得一究竟梵行。若有沙門婆羅門，得無上斷滅愛結解脫，得政解脫者，此乃盡得一究竟一無垢一究竟梵行。」
「如佛所說，無上斷滅愛結解脫，得正解脫者，此乃盡得一究竟一無垢一究竟梵行。今從佛聞便解此義，得了此法，得度疑彼岸，得拔諸見毒箭，已除我見，心不退轉。」
說是經時，帝釋及八萬四千諸天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佛言：「憍尸迦！汝頗曾以此問，問沙門婆羅門不？」
「世尊！我憶昔時，曾共諸天，集善法堂，問於諸天有佛出世未？諸天各言：『未有佛出。』諸天聞佛未出於世，各自罷散，諸大威德天，福盡命終。我時恐怖，見有沙門婆羅門在閑靜處，便到其所，彼沙門婆羅門，問我是誰？我言：『是帝釋。』我不禮彼，彼逆禮我。我亦未問彼，彼問於我。知其無智，是故我不歸依於彼。我今從此歸依於佛，為佛弟子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先常懷疑，　意想不滿足，
長夜求智者，　分別如是疑。
推覓於如來，　見諸閑靜處，
沙門婆羅門，　意謂是世尊。
即往到其所，　禮敬而問訊，
我作是問言：　『云何修正道？』
彼諸沙門等，　不解道非道，
我今覩世尊，　疑網悉皆斷。
今日便有佛，　世間大論師，
破壞降魔怨，　盡煩惱最勝。

世尊出於世，　希有無與等，
於諸天梵眾，　無有如佛者。

「世尊！我得須陀洹。婆伽婆！我得須陀洹。」
世尊告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憍尸迦！若汝不放逸，當得斯陀含。」
佛語帝釋：「汝於何處得是不壞信？」帝釋白言：「我於是處世尊邊得，我即於此更得天壽命，唯願覺了憶持此事。」帝釋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作是念：『得生人中豪貴之處，眾事備足。即於其中，捨俗出家趣向聖道，若得涅槃，甚為大好；若不得者，生淨居天。』」爾時帝釋，集諸天眾，尋即告言：「我於三時，供養梵天，自今已後，止不為此，當於三時，供養世尊。」
爾時帝釋告般闍識企乾闥婆子言：「汝今於我，其恩甚重，汝能覺悟佛世尊故，使我得見聞於深法。我還天上，當以珍浮樓女賢修利婆折斯，為汝作妻，復當使卿代其父處，作乾闥婆王。」
爾時帝釋，將諸天眾，遶佛三匝，却行而去，至於靜處，皆三稱言南無佛陀，便還天上。
帝釋去不久，梵天王作是念言：「帝釋已去，我今當往至佛所。」如似壯士屈申臂頃，即至佛所，禮佛足已，在一面坐，梵天光明遍照毘 提醯山。爾時梵天，即說偈言：

「多所利益，　顯現此義，　舍脂彼地，
磨伽婆，　周匝皆賢，　能作問難，　娑蒌婆。」

重說帝釋所問，即還天上。
佛於晨朝，告諸比丘言：「梵天王，昨日來至我所，說上偈已，即還天上。」佛說是語已，諸比丘歡喜，敬禮佛足而去。

（七四）度阿若憍陳如等說往日緣

佛在王舍城，說法度阿若憍陳如，釋提桓因，頻婆莎羅王，各將八萬四千眾，而悉得道。諸比丘疑怪，各有爾許人，拔三惡道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於往昔時，亦曾濟拔。」
諸比丘言：「過去濟拔，其事云何？」
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諸商賈人，入海採寶，還來中路，於大曠野，值一蟒蛇，其身舉高六拘樓舍，遶諸商賈，四邊周匝，無出入處。時諸商人，極懷驚怖，各皆唱言：『天神地神，有慈悲者，拔濟我等。』時有白象共師子為伴，師子跳往壞蟒蛇腦，令諸商人得脫大難。爾時蟒蛇，便以口中毒氣，害於師子及以白象，命猶未

斷。賈客語言：『汝濟拔我，欲求何願？』答言：『唯求作佛，度一切人。』諸商人言：『汝若得佛，願我等輩，最在初會，聞法得道。』師子、白象即便命終，商人燒之，以骨起塔。」
佛言：「欲知爾時師子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白象者，舍利弗是也。爾時商主，憍陳如、帝釋、頻婆莎羅王是。爾時諸商眾者，今得道諸天人是也。」

（七五）差摩釋子患目歸依三寶得眼淨緣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釋氏園。爾時車頭城中有釋種，名曰差摩，淨信於佛，淨信於法，淨信於僧；歸依於佛，歸依於法，歸依於僧；一向於佛，一向於法，一向於僧；於佛無疑，於法無疑，於僧無疑；於苦諦無疑，於集諦無疑，於滅諦無疑，於道諦無疑；以得見諦，獲得道果，如須陀洹，所知見事，悉得知見，於三菩提，不過期限，必定得之。差摩釋子以患眼故，有種種色，不得見之。差摩釋子，即念世尊：「南無與眼者，南無與明者，南無除闇者，南無執炬者，南無婆伽婆，南無善逝。」
佛以淨天耳過於人耳，聞其音聲，語阿難言：「汝去，今以章句，擁護差摩釋，為作救作守作牧，滅除災患，為四眾，作利作益作安樂住。」
爾時世尊，為差摩釋說淨眼修多羅：「多折他施利彌利棄利醯醯多。以此淨眼呪，使差摩釋眼得清淨，眼瞙得除。若是風翳，若是熱翳，若是冷翳，若是等分翳，莫燒，莫煮，莫腫，莫痛，莫痒，莫流淚，戒實，苦行實，仙實，天實，藥實，呪句實，因緣實，苦實，習實，滅實，道實，阿羅漢實，辟支佛實，菩薩實。如是稱差摩釋名，餘人亦如是稱名，便得眼淨，得眼淨已，使闇除，使瞙除。若是風翳，若熱翳，若是冷翳，若等分翳，莫燒，莫煮，莫腫，莫痛，莫痒，莫流淚。阿難！如是章句，如是六佛世尊，我今第七，亦作是說，四天王亦說是呪，帝釋亦說，梵王并諸梵眾，亦隨歡喜。
「阿難！我不見若天，若人，若魔，若梵，若沙門眾，若婆羅門眾，若人，若天，三說是章句，若翳，若闇，若瞙，若腫，若眼青，若眼中瑕出，若是天作，若是龍作，若夜叉作，若阿修羅作，若究槃荼作，或餓鬼作，或毘舍作，或毒所作，或惡呪作，或蠱道作，或毘陀羅呪作，或是惡星作，或諸宿作。」
阿難即到，為差摩釋，三說是呪，眼淨如本，得見諸色。以此呪隨稱人名字，如差摩釋，皆得除闇除瞙風熱冷及等分，莫燒莫煮莫腫

莫痛莫痒莫流淚。南無婆伽婆，南無多陀阿伽陀阿羅呵三藐三佛陀，菩薩以此神呪章句，一切皆得吉成，諸梵隨喜，娑呵。

（七六）七種施因緣

佛說有七種施，不損財物，獲大果報。一名眼施，常以好眼，視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不以惡眼，名為眼施。捨身受身，得清淨眼；未來成佛，得天眼佛眼，是名第一果報。二和顏悅色施，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不顰蹙惡色，捨身受身，得端正色；未來成佛，得真金色，是名第二果報。三名言辭施，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出柔軟語，非麤惡言。捨身受身，得言語辯了，所可言說，為人信受；未來成佛，得四辯才，是名第三果報。四名身施，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起迎禮拜，是名身施。捨身受身，得端政身，長大之身，人所敬身；未來成佛，身如尼拘陀樹，無見頂者，是名第四果報。五名心施，雖以上事供養，心不和善，不名為施；善心和善，深生供養，是名心施。捨身受身，得明了心，不癡狂心；未來成佛，得一切種智心，是名心施第五果報。六名床座施，若見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為敷床座令坐，乃至自以已所自坐，請使令坐。捨身受身，常得尊貴七寶床座；未來成佛，得師子法座，是名第六果報。七名房舍施，前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，使屋舍之中得行來坐臥，即名房舍施。捨身受身，得自然宮殿舍宅；未來成佛，得諸禪屋宅，是名第七果報，是名七施。雖不損財物，獲大果報。

（七七）迦步王國天旱浴佛得雨緣

若種少善於良 福田，後必獲報。如往古昔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爾時有王，名曰迦步，統領閻浮提內八萬四千國土。王有二萬夫人，然無子息，禱祀神祇，經歷多年，最大夫人，而生太子，字曰栴檀，為轉輪王，領四天下，厭惡出家，得成正覺。時彼國中，諸相師等咸言：「大旱應十二年，作何方計，攘却此災？」尋共議言：「我等今者，應造金瓮，置于市上，盛滿香水，以用浴佛，分布香水，而起塔廟，可得除災。」即請如來，香水澡浴，分取世尊洗浴之餘，作八萬四千寶瓶，分與八萬四千諸國，仰造塔廟，供養作福。以造塔廟作福因緣，天即大雨，五穀豐熟，人民安樂。時有一人，見是塔廟，心生歡喜，即以一把華，散于塔上，獲大善報。
佛言：「我以佛眼，觀彼久遠，栴檀如來，香水塔廟，受彼化者，皆久成佛，入於涅槃。一把華施者，我身是也。以我往日有是因

緣，今於末後，自致成佛。」是故行者，應當懃心作諸功德，莫於小善生下劣想。

（七八）長者請舍利弗摩訶羅緣

昔舍衛城中，有大長者，其家巨富，財寶無量，常於僧次，而請沙門，就家供養。爾時僧次，次舍利弗及摩訶羅，至長者家，長者見已，甚大歡喜。當于時日，入海估客，大獲珍寶，安隱歸家。時彼國王，分賜聚落，封與長者，其妻懷妊，復生男兒，諸歡慶事，同時集會，舍利弗等，既入其家，受長者供。飯食已訖，長者行水，在尊者前，敷小床座，舍利弗呪願而言：「今日良 時得好報，財利樂事一切集，踊躍歡喜心悅樂，信心踊發念十力，如似今日後常然。」長者爾時，聞呪願已，心大歡喜，即以上妙好氈二張，施舍利弗，然摩訶羅獨不施與。

時摩訶羅，還寺惆悵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舍利弗，所以得者，正由呪願適長者意，故獲是施。我今應當求是呪願。」即語舍利弗言：「向者呪願，願授與我。」即答之言：「此呪願者，不可常用，有可用時，有不可用時。」摩訶羅，慇懃求請：「願必授我。」舍利弗不免其意，即授呪願。既蒙教授，尋即讀誦，極令通利，作是思惟：「我當何時，次第及我，得為上座，用此呪願？」時因僧次，到長者家，得作上座。時彼長者估客入海，亡失珍寶，長者之婦，遭羅官事，兒復死喪，而摩訶羅說本呪願，言後常然。爾時長者，既聞是語，心懷忿恚，尋即駈打，推令出門。被瞋打已，情甚懊惱，即入王田胡麻地中，蹋踐胡麻，苗稼摧折。守胡麻者，瞋其如是，復加鞭打，極令勞辱。時摩訶羅，重被打已，過問打者言：「我有何愆，見打乃爾？」時守麻者，具說踐蹋胡麻之狀，示其道處。涉路前進，未經幾里，值他刈麥，積而為[卄/積]。時彼俗法，遶[卄/積]右旋，施設飲食，以求豐壤，若左旋者，以為不吉。時摩訶羅，遶[卄/積]左旋，麥主忿之，復加打棒。時摩訶羅，復問之言：「我有何罪，橫加打棒？」麥主答言：「汝遶麥[卄/積]，何不右旋呪言多入？違我法故，是以打汝。」即示其道。小復前行，逢有葬埋，遶他塚壙，如向麥[卄/積]，呪願之言：「多入多入。」喪主忿之，復捉撾打，而語之言：「汝見死者，應當愍之，言自今已後，更莫如是，云何返言多入多入？」摩訶羅言：「自今已後，當如汝語。」又復前行，見他嫁娶，如送塟者之所教言：「自今已後，莫復如是。」時嫁娶者，瞋其如是，復加笞打，乃至頭破。遂復前進，被打狂走，值他捕鴈，驚怖惶惶，觸他羅網，由是之故，驚散他鴈，獵師瞋恚，復捉榜打。時摩訶

羅，被打困熟，語獵師言：「我從直道行，數被躓頓，精神失錯，行步躁疾，觸君羅網，願見寬放，令我前進。」獵師答言：「汝極麤踈，佾[仁-二+張]乃爾，何不安徐匍匐而行？」即前著道，如獵師語，匍匐而行。復於道中，遇浣衣者，見其肘行，謂欲偷衣，即時徵捉，復加打棒。時摩訶羅，既遭困急，具陳上事，得蒙放捨。至於祇桓，語諸比丘：「我於先日，誦舍利弗呪願，得大苦惱。」自說被打膚體毀破，幾失身命。諸比丘將摩訶羅，詣於佛邊，具說其人被打因由。

佛言：「此摩訶羅，不但今日有是因緣。乃至昔時，有國王女，遭遇疾患，太史占之，須詣塚間為其解除。時國王女，即將導從，往詣塚間。于時道行，有二估客，見國王女，侍從嚴餝，心懷懼畏，走至塚間。其一人者，即為王女侍從之人，割截耳鼻；其一人者，得急驚怖死尸中伏，詐現死相。爾時王女，將欲解除，選新死人膚未爛者，坐上澡浴，以療所患。時遣人看，正值估客，以手觸之，其體尚暖，謂為新死，即以芥末塗身，在上洗浴，芥末辛氣，入估客鼻，雖欲自持，不能禁制，即便大嚏欻然而起。時侍從者，謂起屍鬼，或能為我作諸災疫，閉門拒逆，王女得急急捉不放。于時估客，以實告言：『我實非鬼。』王女即時，與彼估客，俱往詣城，喚開城門，具陳情實。時女父國王，雖聞其言，猶懷不信，莊嚴兵仗，啟門就看，方知非鬼。時父王言：『女人之體形不再現。』即以其女，而用妻之。估客歡喜，慶遇無量。」

佛言：「爾時估客得王女者，舍利弗是。割截耳鼻者，摩訶羅是。宿緣如此，非但今日。自今已後，諸比丘等！若欲說法呪願，當解時宜，應修習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進，禪定，智慧，憂悲喜樂，宜知是時及以非時，不得妄說。」

雜寶藏經卷第六

雜寶藏經卷第七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
十力迦葉以實言止佛足血緣
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來惱佛緣
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
賊臨被殺遙見佛歡喜而生天緣
刖手足人感念佛恩得生天緣
長者以好蜜漿供養行人得生天緣
波斯匿王遣人請佛由為王使生天緣
波斯匿王勸化乞索時有貧人以氈施王得生天緣
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
父聞子得道歡喜即得生天緣
子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緣
羅漢祇夜多驅惡龍遠入海緣
二比丘見祇夜多得生天緣
月氏國王見祇夜多緣
月氏國王與三智臣作善親友緣

（七九）婆羅門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緣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南天竺，有一婆羅門，善別如意珠，持一如意珠，從南天竺，至東天竺，遍諸國土，無能別者。如是次第，至舍衛國，到波斯匿王所，而作是言：「誰能分別識此珠者？」波斯匿王，集諸群臣，一切智人，無有識者。波斯匿王，共至佛邊，佛語婆羅門言：「汝識珠名字不？知珠生出處不？知珠力耐不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佛言：「此珠磨竭大魚腦中出，魚身長二十八萬里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。有第一力耐，使一切被毒之人，見悉消滅，又見光觸身，亦復消毒。第二力者，熱病之人，見則除愈，光觸其身，亦復得差。第三力者，人有無量百千怨家，捉此珠者，悉得親善。」時婆羅門，聞此語已，甚用歡喜，如來真實一切智人，即以此珠，奉上於佛，而求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落，法服著身，為說法要即得羅漢。
諸比丘言：「如來善能分別此珠，復能說法，使得道證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亦爾。昔迦尸國，仙人山中，有五通仙。時有婆羅門，持一樹葉，問仙人言：『此何樹葉？』仙人答言：

『此樹名金頂，若人被毒，垂命欲死，此樹下坐，即得消滅。熱病之人，依此樹者，亦復得除。以此樹葉觸人身者，所有毒氣，及與熱病，悉皆得除。』婆羅門歡喜，求與仙人而作弟子，修習其法，亦得五通。爾時五通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持樹葉婆羅門者，今此婆羅門是也。我於爾時，教其使得具五神通，今亦免其生死之難，獲阿羅漢。」

（八〇）十力迦葉以實言止佛足血緣

爾時如來，被迦陀羅刺刺其腳足，血出不止，以種種藥塗，不能得差。諸阿羅漢，於香山中，取藥塗治，亦復不降。十力迦葉，至世尊所，作是言曰：「若佛如來，於一切眾生，有平等心，於羅睺羅、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，腳血應止。」即時血止，瘡亦平復。比丘歎言：「種種妙藥，塗治不止，迦葉實言，血則尋止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世時，亦復如是。昔有一婆羅門，生一子，名曰無害，而白父言：『田中行時，莫害眾生。』父告子言：『汝欲作仙人也？生活之法，云何避虫？』子言：『我今望得現世安樂、後世安樂，不用我語，用是活為？』即向毒龍泉邊而坐，欲求取死。世有毒龍，見之害人。時婆羅門子，即見毒龍，毒遍身體，命即欲斷。父時憂惱，不知兒處，尋即求覓。見兒欲死，父到兒所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子從來，無害心者，此毒應消。』作是語已，毒氣即消，平復如故。爾時父者，十力迦葉是也。爾時子者，我身是也。於過去世中，能作實語，消除我病，於今現世，亦以實言而愈我病。」

（八一）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波旬欲來惱佛緣

昔如來在菩提樹下，惡魔波旬，將八十億眾，欲來壞佛。至如來所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曇！汝獨一身，何能坐此？急可起去。若不去者，我捉汝腳，擲著海外。」佛言：「我觀世間，無能擲我著海外者。汝於前身，但曾作一寺，受一日八戒，施辟支佛一鉢之食，故生六天，為大魔王。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，廣修功德，一阿僧祇劫，我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第二第三阿僧祇劫，亦復如是，供養聲聞緣覺之人，不可計數，一切大地，無有針許非我身骨。」魔言：「瞿曇！汝道我昔，一日持戒，施辟支佛食，信有真實，我亦自知，汝亦知我；汝自證者，誰為證知？」佛以手指地言：「此地證我。」作是語時，一切大地，六種震動，地神即從金剛際出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為作證，有此地來，我恒在中。世尊所說，真實不

虛。」佛語波旬：「汝今先能動此澡瓶，然後可能擲我海外。」爾時波旬及八十億眾，不能令動，魔王軍眾，顛倒自墮，破壞星散。諸比丘言：「波旬長夜，惱亂如來，而不得勝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亦爾。昔迦尸國，仙人山中，有五通仙，教化波羅榇城中諸年少輩，皆度出家，使修仙道。爾時城神，極大瞋忿，語仙人言：『汝若入城，更度人者，我捉汝脚，擲於海外。』彼仙人捉一澡瓶，語城神言：『先動此瓶，然後擲我。』盡其神力，不能得動，慚愧歸伏。爾時仙人，我身是也。爾時城神，波旬是也。」

（八二）佛為諸比丘說利養災患緣

爾時如來，在舍衛國，厭患利養。有一深林，名貪莊嚴，逃避利養，往至林中。林中有寺，時一羅漢，名那弋迦，作此寺主。佛至彼林，到後日中，有諸人等，持衣供養，滿於林中，作是言曰：「我不用利養，而此利養常逐我後。」有萬二千比丘，亦至彼處。佛語諸比丘：「利養者是大災害，能作障難，乃至羅漢，亦為利養之所障難。」比丘問言：「能作何障？」佛言：「利養之害，破皮，破肉，破骨，破髓。云何為破？破持戒之皮，禪定之肉，智慧之骨，微妙善心之髓。」萬二千比丘，齊畜三衣六物，作阿練若，不受餘物。佛即讚歎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能作阿練若法。我之此法，是少欲法，非是多欲，是知足法，非不知足，是樂靜法，非樂憒鬧，是精進法，非懈怠法，是正念法，非邪念法，是定心法，非亂心法，是智慧法，非愚癡法。」時諸比丘，聞說此語，皆得阿羅漢。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非適今日，過去亦爾。昔迦尸國有輔相，名曰夜叉。夜叉之子，名夜兒達多，深覺非常，出家學仙。諸仙多欲，皆諍菓草，夜兒達多，為欲令彼少欲之故，捨其濡草，取彼鞭草，捨此甘菓，取彼酢菓，捨已新菓，取他陳菓，捨取菓已，即得五通。萬二千仙人，見其如此，便學少欲，不復多求，亦皆得五通。夜兒達多，漸作方便，教化諸仙。命終之後，生不用處。爾時達多，我身是也。爾時萬二千仙人，今萬二千比丘是也。」

（八三）賊臨被殺遙見佛歡喜而生天緣

爾時舍衛國，波斯匿王，擊鼓唱令，而作是言：「若作賊者，捉得當殺。」時有一人，捉賊將來，王便遣人將出殺去。在於城外，會

於道中，逢見如來，心生歡喜，至於殺處，即伏王法，尋得生天。具修三念，知已由是垂殺之時見佛歡喜命終生天，感佛恩德，來下供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緣，生於天宮？」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為王所殺，臨死之時，見佛歡喜。乘此善因，生彼天宮，重於我所，聞法解悟，證須陀洹。」

（八四）刖手足人感念佛恩而得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有人犯於王法，截其手足，擲著道頭。佛行見之，即往到邊，而問言曰：「汝於今日，以何為苦？」刖人答言：「我最苦餓。」即勅阿難，使與彼食。其刖人命終生天，感佛厚恩，來下供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行，生於天上？」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被刖手足擲於道頭，佛到其所，勅與其食，心生歡喜，命終生天，重於我所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八五）長者以好蜜漿供養行人得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有一長者，於祇洹林，求空閑地，欲造房舍。須達長者，遍已作竟，無復空處，便於祇洹大門之中，以好淨水，用種種蜜種種之麨作漿，供給一切行人。九十日後，佛亦受之。於是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有大威德，乘天宮殿，來供養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行，得生天上，威德如此？」
佛言：「本為人時，於祇洹門，作種種漿，施與一切，佛亦自受。以是因緣，生於天上，又於我所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八六）波斯匿王遣人請佛由為王使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波斯匿王、須達長者久不見佛，心生渴仰，於夏坐後，遣使請佛。使至佛所，恭敬白佛言：「王與長者，欲見如來，唯願世尊！乘此車上，往到舍衛。」佛言：「我不用車，自有神足。」雖作是語，為其得福，當於車上空中而行。使便在前，而告於王及以長者。王與長者，躬自出迎，使亦與王，還來見佛。命終生於天上，即乘寶車，來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以何因緣，生於天宮，乘此寶車？」
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為王所使，到於佛所，奉車使乘。由是業緣，今得生天，恒駕寶車，重於我邊，聞法得悟，證須陀洹。」

（八七）波斯匿王勸化乞索時有貧人以氈施王得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波斯匿王，作是言曰：「須達長者，尚能勸化一切人民，作諸福業，我今亦當為眾生故，教導乞索，令其得福。」於是行化，處處乞索。時有一人，貧窮多乏，唯有一氈，即便持施波斯匿王；王得氈已，轉以奉佛。其後貧人，命終生天，感佛大恩，而來供養，佛為說法，獲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昔作何業，生於彼天？」
佛言：「在人中時，值王勸化，即以白氈，而布施之。乘此善因，今得生天，遂於我所，聞法證果。」

（八八）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有兄弟二人，而第一者，奉修佛法，第二之者，事富蘭那。兄常勸弟，使事三寶，弟不隨順，恒共鬪諍，情不和合，各便分活。第一者供養於佛，後遂命終，生於天上，即來佛所，報恩供養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昔為何業，生此天宮？」
佛言：「往在人中，心樂正法，奉修三寶，以是福因，今得生天，又於我所，聞法信解，而證道果。」

（八九）父聞子得道歡喜即得生天緣

昔舍衛國，有兄弟二人，恒喜鬪諍，更相怨惡，便共詣王，欲求斷決。道中值佛，佛為說法，得阿羅漢道。父聞其子遇佛得道，心生歡喜，遂即命終，生於天上，來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往作何業，今得生天？」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聞我為其子等說法得道，踊躍歡喜，命終生天，重於我所，聞法信解，而證道果。」

（九〇）子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緣

昔舍衛國有人，使子出家事佛，佛即度之，恒使掃地，不堪辛苦，罷道還俗。其父語言：「汝但出家，從今已後，代汝掃地。」父即共子，往彼祇洹精舍。兒見精舍，其中清淨，心生歡喜，便作是

言：「我寧殺身，出家掃地，不復還俗。」其後命終，生於天上，即來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須陀洹。
比丘問言：「以何業緣，生於天上？」
佛言：「往在人中，不堪辛苦，欲還於家。其父不聽，代其使役，強驅出家，遂便歡喜。命終生天，又於我所，聞法得道。」

（九一）羅漢祇夜多驅惡龍入海緣

昔有尊者阿羅漢，字祇夜多，佛時去世，七百年後，出罽賓國。時罽賓國，有一惡龍王，名阿利那，數作災害，惱諸賢聖；國土人民，悉皆患之。時有二千阿羅漢，各盡神力，驅遣此龍，令出國界：其中有百羅漢，以神通動地；又有五百人，放大光明；復有五百人，入禪定經行。諸人各各盡其神力，不能使動。時尊者祇夜多，最後往至到龍池所，三彈指言：「龍！汝今出去，不得此住。」龍即出去，不敢停住。爾時二千羅漢，語尊者言：「我與尊者，俱得漏盡，解脫法身，悉皆平等，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，不能令動。尊者云何，以三彈指，令阿利那龍遠入大海耶？」時尊者答言：「我凡夫已來，受持禁戒，至突吉羅，等心護持，如四重無異，今諸人等，所以不能動此龍者，神力不同，故不能動。」
時尊者祇夜多，與諸弟子，向北天竺，道中見一烏，仰而微笑。弟子白言：「不審尊者何緣微笑？願說其意。」尊者答言：「時至當說。」於是前行，到石室城，既到城門，慘然變色，食時已至，入城乞食，既得食已，還出城門，復慘然變色。諸弟子等，長跪白言：「不審向者何緣微笑？復慘然變色？」
時尊者祇夜多，答諸弟子言：「我於往昔九十一劫，毘婆尸佛入涅槃後，作長者子。爾時求欲出家，父母不聽，而語子言：『我家業事重，汝若出家，誰繼後嗣？吾當為汝取婦，產一子胤，聽汝出家。』即便為娶。既娶婦已，復求出家，父母復言：『若生一息，聽汝出家。』其後不久，生一男兒。兒已能語，復白父母言：『願尊先許聽我出家。』爾時父母，恐違前言，密教乳母語孫兒言：『汝父若欲出家去時，汝當在門，而捉父言：「既生育我，今欲捨我出家去耶？若欲去者，願父今殺我，然後當去。」』其父即時慘然情變，而語子言：『我今當住，不復更去。』由是之故，流浪生死。我以道眼，觀察宿命，天上人中，及三惡道，相值甚難！相值甚難！今乃一見。向一烏者，即是彼時孫兒也。我向所以慘然變色者，我於城邊，見餓鬼子，而語我言：『我在此城邊，已七十年，我母為我，入城求食，未曾一得來。我今飢渴，甚大困厄，願尊者入城，見我母者，願為我語：「速看我來。」』時我入城，見餓鬼

母，而語之言：『汝兒在外，飢渴甚危，思欲相見。』時餓鬼母，而報之言：『我來入城，七十餘年，我自薄福，加我新產，飢羸無力，雖有膿血涕唾糞穢不淨之食，諸大力者，於先持去，我不能得。最後得一口不淨，欲持出門與子分食，門中復有諸大力鬼，復不聽出。惟願尊者！慈愍將我，使母子相見，食此不淨。』時尊者，即將餓鬼母，得出城門，母子相見，分食不淨。爾時尊者，問此鬼言：『汝於此住，為以幾時？』時鬼答言：『我見此城七返成壞。』」時尊者歎言：「餓鬼壽長，甚為大苦。」
時諸弟子，聞說此語，皆厭患生死，即得道迹。

（九二）二比丘見祇夜多得生天緣

時南天竺，有二比丘，聞祇夜多有大威德，來向罽賓，到其住處。道由樹下，見一比丘，形體甚悴，竈前然火。彼二比丘，而問之言：「汝識尊者祇夜多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識。」彼比丘言：「今在何處？」語言：「在上第三窟中。」彼二比丘，即便上山，往到窟所，見向然火比丘。時二比丘，疑怪所以，比丘言：「尚有如此名德，何憂不能於先來此？」時一比丘即求決疑，而問之言：「尊者有如此威德，自然火為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我念往昔生死之苦，若我頭手腳可然之者，猶為眾僧而用然火，況復然薪？」
時二比丘，即便問言：「不審往昔生死之苦，其事云何？願欲聞之。」
尊者答言：「我念往昔五百世中，生於狗中，常困飢渴，唯於二時，得自飽滿。一值醉人酒吐在地，得安樂飽。二值夫婦二人共為生活，夫便向田，婦住後作食，時彼婦人，事緣小出，我時即入，盜彼飯食。值彼食器口小，初雖得入頭，後難得出，雖得一飽，然受辛苦，夫從田還，即便剪頭在於器中。」時二比丘，聞其說法，厭惡生死，得須陀洹。

（九三）月氏國王見阿羅漢祇夜多緣

月氏國有王，名栴檀罽尼吒，聞罽賓國，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，有大名稱，思欲相見，即自躬駕，與諸臣從，往造彼國。於其中路，心竊生念：「我今為王，王於天下，一切人民，靡不敬伏，自非有大德者，何能堪任受我供養？」作是念已，遂便前進，徑詣彼國。有人告尊者祇夜多言：「月氏國王，名栴檀罽尼吒，與諸臣從，遠來相見。唯願尊者！整其衣服，共相待接。」時尊者答言：「我聞佛語，出家之人，道尊俗表，唯德是務，豈以服飾出迎接乎？」遂

便靜默端坐不出。於是月氏國王，往其住處，見尊者祇夜多，覩其威德，倍生敬信，即前稽首，却住一面。時尊者欲唾，月氏國王，不覺前進授唾器。時尊者祇夜多，即語王言：「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田也，胡為躬自枉屈神駕。」時月氏王，深生慚愧，「我向者竊生微念，以知我心，自非神德，何能爾也？」於尊者所，重生恭敬。時尊者祇夜多，即便為王，略說教法。「王來時道好，去如來時。」王聞教已，便即還國。至其中路，群臣怨言：「我等遠從大王，往至彼國，竟無所聞，然空還國。」時月氏王，報群臣言：「卿今責我無所得也？向時尊者，為我說法：『王來時道好，去如來時。』卿等不解此耶？以我往昔，持戒布施，修造僧坊，造立塔寺，種種功德，以殖王種，今享斯位。今復修福，廣積眾善，當來之世，必重受福，故誡我言：『王來時道好，去如來時。』」群臣聞已，稽首謝言：「臣等斯下，智慧愚淺，竊生妄解，謂所行來道。大王神德，妙契言旨 ，積德所種，故享斯國位。」群臣歡喜，言已而退。

（九四）月氏國王與三智臣作善親友緣

時月氏國有王，名栴檀罽尼吒，與三智人，以為親友，第一名馬鳴菩薩，第二大臣，字摩吒羅，第三良醫，字遮羅迦，如此三人，王所親善，待遇隆厚，進止左右。馬鳴菩薩，而白王言：「當用我語者，使王來生之世，常與善俱，永離諸難，長辭惡趣。」第二大臣，復白王言：「王若用臣密語，不漏泄者，四海之內，都可剋獲。」第三良醫，復白王言：「大王若能用臣語者，使王一身之中，終不橫死，百味隨心，調適無患。」王如其言，未曾微病。於是王用大臣之言，軍威所擬，靡不摧伏，四海之內，三方已定，唯有東方，未來歸伏，即便嚴軍，欲往討罰。先遣諸胡及諸白象，於先導首，王從後引，欲至蔥嶺，越度關嶮。先所乘象馬，不肯前進，王甚驚怪，而語馬言：「我前後乘汝征伐，三方已定，汝今云何不肯進路？」時大臣白言：「臣先所啟，莫泄密語，今王漏泄，命將不遠。」如大臣言，王即自知定死不久。是王前後征伐，殺三億餘人，自知將來罪重必受無疑，心生怖懼，便即懺悔，修檀持戒，造立僧房，供養眾僧，四事不乏，修諸功德，精懃不倦。時有諸臣，自相謂言：「王廣作諸罪殺戮無道，今雖作福，何益往咎？」時王聞之，將欲解其疑意，即作方便，勅語臣下：「汝當然一大鑊，七日七夜，使令極沸，莫得斷絕。」王便以一指鐶擲於鑊中，命向諸臣：「仰卿鑊中得此鐶來。」臣白王言：「願更以餘罪，而就於死，此鐶叵得。」王語臣言：「頗有方便可得取不？」

時臣答言：「下止其火，上投冷水，以此方便，不傷人手，可取之耳。」王答言：「我先作惡，喻彼熱鑊，今修諸善，慚愧懺悔更不為惡，胡為不滅？三塗可止，人天可得。」即時解悟，群臣聞已，靡不歡喜，智人之言不可不用。

◎雜寶藏經卷第七

雜寶藏經卷第八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拘尸彌國輔相夫婦惡心於佛佛即化導得須陀洹緣
佛弟難陀為佛所逼出家得道緣
大力士化曠野群賊緣
輔相聞法離欲緣
尼乾子投火聚為佛所度緣
五百白鴈聽法生天緣
提婆達多放護財醉象欲害佛緣

（九五）◎拘尸彌國輔相夫婦惡心於佛佛即化導得須陀洹緣

佛在拘尸彌國，有輔相婆羅門，為人狂暴，動不以道，其婦邪諂，亦復無異。夫勅婦言：「瞿曇沙門，在此國界，若其來者，閉門莫開。」於一日中，如來忽然在其屋中，婆羅門婦，見已默然都不與語。佛便說言：「汝婆羅門愚癡邪見！不信三寶。」婦聞此語，極大瞋恚，自絕瓔珞，著垢膩衣，在地而坐。夫從外來，問言：「何以爾耶？」答言：「瞿曇沙門，罵辱於我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婆羅門！邪見不信。』」夫言：「且待明日，明日開門，以待佛來。」於後日中，佛現出其家，婆羅門即捉利劍，而斫於佛，不能得著，見佛在虛空中，便自慚愧，五體投地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！來下受我懺悔。」佛即來下，受其懺悔，為說法要，夫婦俱得須陀洹道。

時諸比丘，聞佛降化如是惡人，各作此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」佛告比丘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之時，亦曾調伏。」比丘白言：「不審過去調伏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昔迦尸國有王，名為惡受，極作非法，苦惱百姓，殘賊無道，四遠賈客，珍琦勝物，皆稅奪取，不酬其直。由是之故，國中寶物，遂至大貴，諸人稱傳，惡名流布。爾時有鸚鵡王，在於林中，聞行路人說王之惡，即自思念：『我雖是鳥，尚知其非，今當詣彼為說善道。彼王若聞我語，必作是言：「彼鳥之王，猶有善言，奈何人王，為彼譏責，儻能改修。」』尋即高飛，至王園中，迴翔下降，在一樹上。值王夫人入園遊觀，于時鸚鵡，鼓翼嚶鳴，而語之言：『王今暴虐無道之甚，殘害萬民，毒及鳥獸，含氣噉噉，人畜憤結，呼嗟之音，周聞天下。夫人荷剋，與王無異，民之父母，豈應如是？』夫人聞已，瞋毒熾盛：『此何小鳥，罵我溢

口？』遣人伺捕。爾時鸚鵡，不驚不畏，入捕者手。夫人得之，即用與王。王語鸚鵡：『何以罵我？』鸚鵡答言：『說王非法，乃欲相益，不敢罵也。』時王問言：『有何非法？』答言：『有七事非法，能危王身。』問言：『何等為七？』答言：『一者耽荒女色，不務貞正。二者嗜酒醉亂，不恤國事。三者貪著碁博，不修禮教。四者遊獵殺生，都無慈心。五者好出惡言，初無善語。六者賦役謫罰，倍加常則。七者不以義理，劫奪民財。有此七事，能危王身。又有三事，傾敗王國。』王復問言：『何謂三事？』答言：『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。二者不附賢聖，不受忠言。三者好伐他國，不養人民。此三不除，傾敗之期，非旦則夕。夫為王者，率土歸仰，王當如橋，濟渡萬民；王當如秤，親疎皆平；王當如道，不違聖蹤；王者如日，普照世間；王者如月，與物清涼；王如父母，恩育慈矜；王者如天，覆蓋一切；王者如地，載養萬物；王者如火，為諸萬民，燒除惡患；王者如水，潤澤四方。應如過去轉輪聖王，以十善道，教化眾生。』王聞其言，深自慚愧：『鸚鵡之言，至誠至款。我為人王，所行無道。』請遵其教，奉以為師，受修正行。爾時國內風教既行，惡名消滅，夫人臣佐，皆生忠敬，一切人民，無不歡喜，譬如牛王渡水，導者既正，從者亦正。爾時鸚鵡，我身是也。爾時迦尸國王惡受，今輔相是也。爾時夫人，輔相夫人是也。」

（九六）佛弟難陀為佛所逼出家得道緣

佛在迦比羅衛國，入城乞食，到難陀舍，會值難陀與婦作粧香塗眉間，聞佛門中，欲出外看，婦共要言：「出看如來，使我額上粧未乾頃便還入來。」難陀即出，見佛作禮，取鉢向舍，盛食奉佛。佛不為取，過與阿難，阿難亦不為取，阿難語言：「汝從誰得鉢，還與本處。」於是持鉢逐佛，至尼拘屢精舍。佛即勅剃師，與難陀剃髮。難陀不肯，怒拳而語剃髮人言：「迦毘羅衛一切人民，汝今盡可剃其髮也。」佛問剃髮者：「何以不剃？」答言：「畏故不敢為剃。」佛共阿難，自至其邊，難陀畏故，不敢不剃。雖得剃髮，恒欲還家，佛常將行，不能得去。後於一日，次守房舍，而自歡喜，「今真得便，可還家去，待佛眾僧都去之後，我當還家。」佛入城後，作是念言：「當為汲水令滿澡瓶，然後還歸。」尋時汲水，一瓶適滿，一瓶復翻，如是經時，不能滿瓶，便作是言：「俱不可滿，使諸比丘來還自汲，我今但著瓶屋中，而棄之去。」即閉房門，適閉一扇，一扇復開，適閉一戶，一戶復開，更作是念：「俱不可閉，且置而去。縱使失諸比丘衣物，我饒財寶，足有可償。」

即出僧房，而自思惟：「佛必從此來，我則從彼異道而去。」佛知其意，亦異道來，遙見佛來，大樹後藏。樹神舉樹，在虛空中，露地而立。佛見難陀，將還精舍，而問之言：「汝念婦耶？」答言：「實念。」即將難陀，向阿那波那山上，又問難陀：「汝婦端政不？」答言：「端政。」山中有一老瞎獼猴，又復問言：「汝婦孫陀利，面首端政，何如此獼猴也？」難陀懊惱，便作念言：「我婦端政人中少雙，佛今何故，以我之婦，比此獼猴？」佛復將至忉利天上，遍諸天宮，而共觀看，見諸天子，與諸天女，共相娛樂。見一宮中，有五百天女，無有天子。來還問佛，佛言：「汝自往問。」難陀往問言：「諸宮殿中，盡有天子，此中何以獨無天子？」天女答言：「閻浮提內，佛弟難陀，佛逼使出家，以出家因緣，命終當生於此天宮，為我天子。」難陀答言：「即我身是。」便欲即住，天女語言：「我等是天，汝今是人，還捨人壽，更生此間，便可得住。」便還佛所，以如上事具白世尊。佛語難陀：「汝婦端政，何如天女？」難陀答言：「比彼天女，如瞎獼猴比於我婦。」佛將難陀，還閻浮提，難陀為生天故，懃加持戒。阿難爾時，為說偈言：

「譬如羝羊鬪，　將前而更却，
汝為欲持戒，　其事亦如是。」

佛將難陀，復至地獄，見諸鑊湯，悉皆煮人，唯見一鑊炊沸空停。怪其所以，而來問佛，佛告之言：「汝自往問。」難陀即往，問獄卒言：「諸鑊盡皆煮治罪人，此鑊何故空無所煮？」答言：「閻浮提內，有如來弟，名為難陀，以出家功德，當得生天，以欲罷道因緣之故，天壽命終，墮此地獄，是故我今炊鑊而待。」難陀恐怖，畏獄卒留，即作是言：「南無佛陀！唯願擁護，將我還至閻浮提內。」佛語難陀：「汝懃持戒，修汝天福。」難陀答言：「不用生天，唯願我不墮此地獄。」佛為說法，一七日中，成阿羅漢。
諸比丘歎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」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乃往過去亦復如是。」諸比丘言：「過去亦爾，其事云何？請為我說。」
佛言：「昔迦尸國王，名曰滿面，比提希國，有一婬女，端政殊妙。爾時二國，常相怨嫉，傍有佞臣，向迦尸王，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政世所希有。王聞是語，心生惑著，遣使從索，彼國不與。重遣使語：『求暫相見，四五日間，還當發遣。』時彼國王，約勅婬女：『汝之姿態，所有伎能，好悉具備，使迦尸王惑著於汝，須臾之間，不能遠離。』即遣令去，經四五日，尋復喚言：『欲設大

祀，須得此女，暫還放來，後當更遣。』迦尸王即遣歸還，大祀已訖，遣使還索，答言：『明日當遣。』既至明日，亦復不遣。如是妄語，經歷多日。王心惑著，單將數人，欲往彼國，諸臣勸諫，不肯受用。時仙人山中，有獼猴王，聰明博達，多有所知，其婦適死，取一雌獼猴。諸獼猴眾，皆共瞋呵：『此婬獼猴，眾所共有，何緣獨當？』時獼猴王，將雌獼猴，走入迦尸國，投於王所，諸獼猴眾，皆共追逐。既到城內，發屋壞牆，不可料理。迦尸國王，語獼猴王言：『汝今何不以雌獼猴，還諸獼猴？』獼猴王言：『我婦死去，更復無婦，王今云何欲使我歸？』王語之言：『今汝獼猴，破亂我國，那得不歸？』獼猴王言：『此事不好耶？』王答言：『不好。』如是再三，王故言不好。獼猴王言：『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，汝不愛樂，欲至敵國追逐婬女。我今無婦，唯取此一，汝言不好。一切萬姓，視汝而活，為一婬女，云何捐棄？大王當知，婬欲之事，樂少苦多，猶如逆風而執熾炬，愚者不放，必見燒害。欲為不淨，如彼屎聚；欲現外形，薄皮所覆；欲無返復，如屎塗毒蛇；欲如怨賊，詐親附人；欲如假借，必當還歸；欲為可惡，如廁生華；欲如疥瘡，而向於火爬之轉劇；欲如狗嚙枯骨，涎唾共合，謂為有味，脣齒破盡，不知厭足；欲如渴人飲於鹹水，逾增其渴；欲如段肉，眾鳥競逐；欲如魚獸，貪味至死，其患甚大。』爾時獼猴王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王者，難陀是也。爾時婬女者，孫陀利是也。我於爾時，欲淤泥中拔出難陀，今亦拔其生死之苦。」◎

（九七）◎大力士化曠野群賊緣

爾時佛在王舍城。於王舍城、毘 舍離二國中間，有五百群賊。頻婆娑羅王，慈仁寬善，以恩法治世，不害物命，即出募言：「誰能往化五百群盜，使不作賊，當重爵賞。」時有一力士，來應王募，往彼曠野，綏化群賊，即能令其不復作賊。既能調伏，作大城池，而安置之，漸漸聚集，多人依附，遂成大國。其國人民，各作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大力士養育之恩，便共聚集，作是言要：『從今已後，新取婦者，先奉力士。』」即到力士所，語力士言：「我等作要，新取婦者，奉上力士，為二事故，一者欲得好子，使似力士。二者以報力士之恩。」力士答言：「何用是為？」眾人慇懃，即從其意。唯行此法，漸經多時，有一女人，不樂此事，於眾人前，裸立小便，眾皆呵言：「汝無慚愧，云何婦女在眾人前，而立小便？」女人答言：「女人還在女前而裸小便，有何等恥？一國都是女人，唯大力士是男子耳，若於彼前，應當慚愧，於汝等前，有何羞恥？」從是眾人，轉相語言：「此女所說，正是道理。」

時舍利弗、目連，共將五百弟子，經曠野中過。力士知之，請二尊者并五百弟子，安置止宿，供給衣食。過三日後，國中人民，聚集作會，飲酒過醉，詳共圍遶大力士舍，以火焚燒，力士問言：「何故如是？」眾人答曰：「婦女初嫁，都經由汝，我等是人，不忍此事，故來燒汝。」力士答言：「我先不肯，汝等強爾。」諸人不聽，便燒使死，垂欲命終，發誓願言：「持我供養舍利弗、目連功德因緣，生此曠野中，作大力鬼神，滅諸人等。」作是語已，其命即斷，便於曠野，作化生鬼，放大毒氣，多殺人眾。往至中間，有智之人，共求鬼言：「汝今自殺無量人民，食肉不盡，唐使臭爛，願聽我等，殺諸牛馬，日以一人，供給於汝。」於是國中，皆共拔籌，人當一日。如是次第，到一長者拔須陀羅，須陀羅生一男兒，福德端政，次應鬼食。長者念言：「如來出世，拔濟一切苦惱眾生。唯願世尊！救護我子今日之厄。」佛在王舍城，知長者心，即便來向曠野鬼神宮殿中坐。曠野鬼神，來見世尊，極大瞋恚，而語佛言：「沙門出去！」佛便出去。鬼適入宮，佛復還入。如是三返，至第四過，佛不為出，鬼作此言：「若不出者，使汝心顛倒，當捉汝脚擲恒河裏。」佛語之言：「我不見世間若天魔梵有能捉我作如是者。」曠野鬼言：「如是如是。如來聽我使問四事，當為我說。一者誰能渡駛流，二者誰能渡大海，三者誰能捨諸苦，四者誰能得清淨。」佛即答言：「信能渡駛流，不放逸者能渡大海，精進能捨苦，智慧能得清淨。」聞是語已，即歸依佛，為佛弟子，手捉小兒，著佛鉢中，遂名小兒為曠野手，漸漸長大，佛為說法，得阿那含道。

諸比丘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為希有！如此大惡曠野鬼神，佛能降伏，作優婆塞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世時，亦復曾於迦尸國、比提醯國二國中間，有大曠野，有惡鬼名沙吒盧，斷絕道路，一切人民，無得過者。有一商主，名曰師子，將五百商人，欲過此路，諸人恐怖，畏不可過。商主語言：『慎莫怖畏！但從我後。』於是前行，到於鬼所，而語鬼言：『汝不聞我名耶？』答言：『我聞汝名，故來欲戰。』問言：『汝何所能？』即捉弓箭而射是鬼，五百放箭，皆沒鬼腹，弓刀器仗，亦入鬼腹，直前拳打，拳復入去，以右手託，右手亦著，以右脚蹋，右脚亦著，以左脚蹋，左脚亦著，又以頭打，頭亦復著，鬼作偈言：

「『汝以手脚及與頭，　一切諸物悉以著，
餘人何物而不著？』

「商主說偈而答言：

「『我今手足及以頭，　一切財錢及刀仗，
唯有精進不著汝，　精進若當不休息，
與汝鬪諍終不廢，　我今精進不休息，
終不於汝生怖畏。』

「時鬼答言：『今為汝等故，五百賈客，盡皆放去。』爾時師子，我身是也。爾時沙吒盧，曠野鬼是也。」

（九八）輔相聞法離欲緣

佛在王舍城。頻婆娑羅有大輔相，數共其王，往至佛所，而聽如來說離欲法。後於婦所，不大往返，婦生惡心，推求毒藥，著飲食中，請佛欲與。夫覺其婦有懷惡意，從索飲食，婦不肯與，更與異食，佛已來至，夫白佛言：「此食不可食。」佛言：「何以不可食？」答言：「有毒。」佛言：「世間有毒，不過三毒，我尚消除，有何小毒能中傷我？」佛即食其食，都無有異。時輔相婦，便生信心，佛為說法，夫婦二人，得須陀洹道。諸比丘等，歎未曾有！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於過去世，亦曾化彼。昔迦尸國王，有一智臣，名比圖醯，常以道法，輔相國王，及諸群臣，悉使修善。時有龍王，名曰明相，數數往來比圖醯所，聽受法言，亦於其婦，往返希簡。龍婦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得比圖醯心祀火，得血而飲，然後可活。』時有夜叉鬼，與此龍王并及其婦，往返親善，聞龍婦語，便即答言：『我能得之。』於龍婦邊，擔如意珠，現作賈客，往詣迦尸國。至於王邊共王樗蒲，賭如意珠，王以國土、庫藏、比圖醯等，復作一分，以對其珠。夜叉得勝，求不用其國土、庫藏，單取比圖醯，以珠與王。王問比圖醯：『為欲去不？』答言：『欲去。』夜叉將去，比圖醯問夜叉言：『索我來者，有何意故？』夜叉不答。如是慇懃，更問不已，便語之言：『龍王夫人，欲得汝心，以祀於火，欲得汝血，而用飲之。』比圖醯言：『若其殺我，擔心血去，一切之人，心血一種，知是誰許？汝今莫殺我，為將我去，須我心者，欲得我智，須我血者，欲得我法。』聞此語已，夜叉心念，實是智人，即將至龍所。龍見歡喜，即為說法。龍王夫婦，及諸眷屬，生敬信心，盡受五戒，并夜叉眾，亦受五戒。爾時閻浮提龍與夜叉，大齎珍寶，送比圖醯。比圖醯得是珍寶，用上於王，并與人民。於是閻浮提人及龍鬼，受持五戒，修行十善。爾時

比圖醯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明相龍王者，善見輔相是也。爾時龍婦者，輔相婦是也。爾時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爾時夜叉者，目連是也。」

（九九）尼乾子投火聚為佛所度緣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如來降化外道邪見六師，及其眷屬，悉使破盡。五百尼乾作是念言：「我等徒眾，都破散盡，不如燒身早就後世。」即集薪草，便欲燒身。如來大悲，欲拔彼苦，使火不然。佛在其邊，入火光三昧。諸尼乾子，見大火聚，心生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不須然火，皆共投中。」既到火裏，身體清涼，極大快樂，見佛在中，倍復慶悅，求欲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已落，法服在身，佛為說法，得阿羅漢。
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乃能拔此尼乾子等自燒之苦，使得羅漢。」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往昔之時，舍衛國中，有五百賈客，入海採寶。時有商主，名比舍佉，將諸商眾，順風而往，即到寶所，集著船上。諸賈客輩，貪取珍寶，船上極重。時比舍佉，語諸商賈言：『莫重著寶，喪汝身命。』時諸賈客，不用其言，寧共寶死，不能減却。商主即以船寶，投著水中，上諸賈客，著己船上，是諸寶船，都沒於海。海神見是商主能捨珍寶救諸商賈，心生歡喜，取是商主所棄珍寶，擔飛在前，既得出海，以還商主。諸商人言：『我等何為不於寶所即自并命？』見是苦惱，時比舍佉，深生悲愍，所得珍寶，悉亦分與，便修外道出家之法，得五神通。諸商人言：『如此大士，不貪財寶，自修其志，得大利益，我等應學。』各捨珍寶，向仙人所，修習其法，皆獲五通。爾時比舍佉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五百賈客，五百尼乾子是。」

（一〇〇）五百白鴈聽法生天緣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般遮羅國，以五百白鴈，獻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，送著祇桓精舍。眾僧食時，人人乞食，鴈見僧聚，來在前立。佛以一音說法，眾生各得隨類受解。當時群鴈，亦解佛語，聞法歡喜，鳴聲相和，還於池水，後毛羽轉長，飛至餘處，獵師以網，都覆殺之。當網著時，一鴈作聲，諸鴈皆和，謂聽法時聲，乘是善心，生忉利天。生天之法，法有三念：一者念本所從來；二者念定生何處；三者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？便自思惟，自見宿因，更無餘善，唯佛僧邊聽法。作是念已，五百天子，即時來下，在如來邊，

佛為說法，悉得須陀洹。波斯匿王，遇到佛所，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，是日不見，便問佛言：「此中諸鴈，向何處去？」佛言：「欲見諸鴈耶？」王言：「欲見。」佛言：「先鴈飛去他處，為獵師所殺，命終生天；今此五百諸天子等，著好天冠，端政殊特者是，今日聽法，皆得須陀洹。」
王問佛言：「此諸群鴈，以何業緣，墮於畜生，命終生天，今日得道？」
佛言：「昔迦葉佛時，五百女人，盡共受戒，用心不堅，毀所受戒，犯戒因緣，墮畜生中，作此鴈身。以受戒故，得值如來，聞法獲道，以鴈身中聽法因緣，生於天上。」

（一〇一）提婆達多放護財醉象欲害佛緣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提婆達多，放護財醉象欲得害佛，五百羅漢，皆飛虛空，唯有阿難，獨在佛後。佛時舉右手，護財白象，見五百師子，象時恐怖，即便調順。五百比丘，盡棄佛去，唯有阿難，在於佛後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過去亦爾。昔迦尸國，有五百鴈，共為群侶，爾時鴈王，名曰賴吒，鴈王有臣，名曰素摩。時此鴈王，為獵者捕得，五百群鴈，皆棄飛去，唯有素摩，隨逐不捨，語獵師言：『請放我王，我於今日，以身代之。』獵師不聽，遂以鴈王，獻梵摩曜王。王問鴈王：『為安隱不？』鴈王答言：『蒙王大恩，得王清水，又得好草，以活性命，得常平安，在國土住。唯願大王！放一切鴈，使無所畏。』五百群鴈，在王殿上，空中作聲。時王問言：『此是何鴈？』鴈王答言：『是我眷屬。』王即施無畏，內外宣令：『不聽殺鴈。』鴈王白王言：『今當以正法治國，世間無常，如四方山，譬如東方大山，上無邊際，一時來至，南西北方，亦復如是，磨碎世間，一切眾生，及與人鬼，悉皆微滅，無可逃避，無可恃怙，不可救濟。當於爾時，何所恃賴？惟念如是，宜應慈心普育一切，修行正法，作諸功德。大王當知：一切富貴，皆為衰滅之所摧碎，四方而至，為歸喪失。一切強壯，又有諸病，從四方來，破滅強健。一切壯年，有病羸山，從四方來，破壞壯年。一切有命，有大死山，四方而來，壞滅生命。如是四山，一切共有，天龍人鬼有生之類，無得免者。以此義故，常修慈心，懃行正法。若能爾者，死時不悔，心不悔故，得生善處，必遇賢聖，得遇賢聖，得脫生死。』王問素摩：『何以默然？』素摩答言：『今鴈王人王，二王共語，若當參言，非是儀禮，便無上下恭恪之心。』王言：『實是希有！汝為鴈身，能行如是忠臣之節，人所不及，能以身命，代於鴈王。又復謙順，不參言說，如汝鴈王，君臣之義，

世所希有。』悉與金鋌鍜，約其頭際，以好白絹，著鴈王首，而發遣之，言曰：『往時為我說善法。』即便放去。
「爾時鴈王，我身是也。爾時素摩，阿難是也。爾時人王，我父王淨飯王是也。爾時獵師，提婆達多是。」
◎雜寶藏經卷第八

雜寶藏經卷第九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迦栴延為惡生王解八夢緣
金猫因緣
惡生王得五百鉢緣(卷內下文更有八緣三緣)

（一〇二）◎迦栴延為惡生王解八夢緣

昔惡生王，為行殘暴，無悲愍心，邪見熾盛。如來大悲，遣諸弟子，遍化諸國，迦栴延者，即是惡生王國婆羅門種，佛尋遣迦栴延，還化其國王，并及人民。時尊者迦栴延，受佛教已，尋還本國。時惡生王，不覩正真，奉事邪道，常於晨朝，不欲見人，先拜天祠。時迦栴延，將欲開化惡生王故，於清朝早起，化作異人，狀如遠使形貌端政，到王門中。當王見時，還服本形，作沙門像。王於道士剃髮之人，特復憎惡，王大恚言：「汝今定死。」尋便遣人，將迦栴延，垂欲加害。迦栴延白王言：「我有何過，乃欲見害？」王復語言：「汝剃髮人，見者不吉，是以今者欲殺於汝。」尊者迦栴延即答之言：「今不吉者，乃在於我，不在於王。所以者何？王雖見我，都無損減，我見於王，王欲見殺，以此推之，言不吉者，正在於我。」王素聰明，聞其語已，即領其意，放迦栴延，不興惡心。密遣二人，尋逐其後，觀其住止，食何飲食？見迦栴延，坐於樹下，乞食而食，若得食時，分與二人，有小餘殘，瀉著河中。二人既還，王即問尊者住處及以飲食，二人如上所見，具白於王。王於後日，而請尊者迦栴延，與麤澁飲食，遣人問言：「而今此食，稱適意不？」尊者答言：「食之勢力，便以充足。」後與上味細食，復遣人問言：「可適以不？」答言：「食之勢力，便為充足。」後王問尊者言：「我所施食，不問麤細，皆言充足。此事何謂也？」尊者迦栴延即答王言：「夫身口者，譬如於竈，栴檀亦燒，糞穢亦燒，身口亦爾，食無麤細，飽足為限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此身猶如車，　好惡無所擇，
香油及臭脂，　等同於調利。」

王聞其語，深知大德，便以麤細之食，與婆羅門。諸婆羅門，初得麤食，咸皆忿恚，作色罵詈；後與細食，歡喜讚嘆。王見婆羅門等於飲食中心生喜怒，於迦栴延，倍生信敬。

爾時尊者，有外生女，先在城外，住婆羅門聚落，甚有好髮。以安居時至，心懷供養，剪己髮賣，得五百金錢，請迦栴延，夏坐供養。尊者迦栴延，夏安居訖，還至城中。時惡生王宮門之中，卒有死雉，如轉輪王所食之雉，而惡生王，即欲食之。時一智臣，白於王言：「然此雉者，不宜便食，應先試之。」王用其言，時即遣人，割小臠以用與狗，狗得肉已貪著肉味，合舌俱食，遂至于死。又復割少肉，用試一人，人食肉已，亦著滋味，遂至自噉其手而死。王見是已，深生怖畏，聞有人言：「而此肉者，唯轉輪聖王，有無漏智得道之人，乃可食之。」即便遣人，調和美食，送與尊者迦栴延。時迦栴延，食是食已，身體便安。王於後日，遣人伺看，見迦栴延，顏色和悅，倍勝於常。時王聞已，深生奇特，益加尊重，輕賤外道諸婆羅門等。

王問迦栴延言：「尊者此夏，何處安居？今方來耶？」尊者具說以外生女賣髮貿錢供養眾僧，王聞是語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宮中人，極美髮者然直銅錢不過數枚，今言彼女之髮，直五百金錢者，彼之女人，美髮非常，容儀必妙。」即問其女父母姓名，尋遣使人，往至於彼親見女身，姿貌超絕，果如所量。王即遣使，將娉為婦，而彼女家，大索寶物城邑聚落，王復思惟：「若與彼者，女來之時還當屬我。」即便與之，納為夫人。

初迎之日，舉國欣慶，咸稱大吉。於其後日復放大赦，即號為尸婆具沙夫人，王甚悅敬，後生太子，字喬婆羅。時王於寢，夢見八事：一頭上火然。二兩蛇絞腰。三細鐵網纏身。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。五有四白鵠飛來向王。六血泥中行泥沒其腋。七登大白山。八鸛雀[尸@(溧-木+土)]頭。於夢寤已，以為不祥愁憂慘悴，尋即往問諸婆羅門。婆羅門聞王此夢，素嫌於王，兼嫉尊者，因王此夢，言：「大王不吉，若不禳厭，禍及王身。」王聞其語信以為然，益增憂惱即問之言：「若禳厭時，當須何物？」諸婆羅門言：「所須用者，王所珍愛，我若說者，王必不能。」時王答言：「此夢甚惡，但恐大禍殃及我身，除我以外，餘無所惜，請為我說所須之物。」諸婆羅門等，見其慇懃，知其心至，即語王言：「所可用者，此夢有八，要須八種可得禳災：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。二殺王所愛太子喬婆羅。三殺輔相大臣。四殺王所有烏臣。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。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。七殺王良 馬。八殺禿頭迦栴延。却後七日，若殺此八，聚集其血，入中而行，可得消災。」王聞其言，以己命重，即便許可。還至宮中，愁憂懊惱。夫人問王：「何故如是？」王答夫人，具陳說上不祥之夢，并道婆羅門禳夢所須。夫人聞已，而作是言：「但使王身平安無患，妾之賤身豈足道耶？」即白王言：「却後七日，我歸當死，聽我往彼尊者

迦栴延所，六日之中，受齋聽法。」王言：「不得。汝若至彼，或語其實，彼若知者，捨我飛去。」夫人慇懃，王不能免，即便聽往。

夫人到彼尊者所已，禮拜問訊，遂經三日。尊者怪問：「王之夫人，未曾至此經停信宿，何故今者不同於常？」夫人具說王之惡夢，却後七日，當殺我等用禳災患，餘命未幾，故來聽法。因向尊者，說王所夢，尊者迦栴延言：「此夢甚吉！當有歡慶，不足為憂。頭上火然者，寶主之國，當有天冠，直十萬兩金，來貢於王，正為斯夢。」夫人心急，七日向滿，為王所害，懼其來晚，問尊者言：「何時來到？」尊者答言：「今日晡時必當來至。兩蛇絞腰者，月支國王，當獻雙劍價直十萬兩金，日入當至。細鐵網纏身者，大秦國王，當獻珠瓔珞價直十萬兩金，後明晨當至。赤魚吞足者，師子王國當獻毘 琉璃寶屐價直十萬兩金，後日食時當至。四白鵠來者，跋耆國王，當獻金寶車，後日日中當至。血泥中者，安息國王，當獻鹿毛欽婆，價直十萬兩金，後日日昳當至。登太白山者，曠野國王，當獻大象，後日晡時當至。鸛雀[尸@(溧-木+土)]頭者，王與夫人，當有私密之事，事至後日自當知之。」果如尊者所言，期限既至，諸國所獻一切皆到，王大歡喜。尸婆具沙夫人，先有天冠，重著寶主國所獻天冠，王因交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，著金鬘夫人頭上。時尸婆具沙夫人，瞋恚而言：「若有惡事，我先當之，今得天冠，與彼而著。」尋以酪器，擲王頭上，王頭盡污，王大瞋忿，拔劍欲斫夫人，夫人畏王，走入房中，即閉房戶，王不得前。王尋自悟：「尊者占夢云有私密，正此是耳。」

王與夫人，尋至尊者迦栴延所，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，幾於尊者、妻子大臣、所愛之物，行大惡事。今蒙尊者演說真實，開示盲冥，得覩正道，離於惡事。即請尊者，敬奉供養，驅諸婆羅門等，遠其國界。即問尊者：「有何因緣，如此諸國，各以所珍，奉獻於我？」

尊者答言：「乃往過去，九十一劫，爾時有佛，名毘 婆尸。彼佛出時，有一國名曰槃頭，王之太子，信樂精進，至彼佛所，供養禮拜，即以所著天冠，寶劍，瓔珞，大象，寶車，欽婆羅衣，用上彼佛。緣是福慶，生生尊貴，所欲珍寶，不求自至。」王聞是已，於三寶所，深生敬信，作禮還宮。

（一〇三）金猫因緣

昔惡生王，遊觀林苑，園中堂上，見一金猫，從東北角，入西南角。王即遣人，尋復發掘，得一銅瓮，瓮受三斛，滿中金錢。漸漸

深掘，復獲一瓮，如是次第，得三重瓮，各受三斛。漸復傍掘，亦得銅瓮，轉掘不已，滿五里中，盡得銅瓮盛滿金錢。時惡生王，深生奇怪，即詣尊者迦栴延所，即向尊者，具論得錢所由因緣：「我適輒欲用，將無災患於我及國人耶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此王宿因所獲福報，但用無苦。」王即問言：「不審往因，其事云何？」尊者答言：「諦聽諦聽！乃往過去九十一劫，毘婆尸佛，遺法之中，爾時有諸比丘，於四衢道頭，施大高座，置鉢在上，而作是言：『誰有世人，能於堅牢藏中，舉錢財者，若入此藏，水不能漂，火不能燒，王不能奪，賊不能劫？』時有貧人，先因賣薪，適得三錢，聞此語已，生歡喜心，即以此錢，重著鉢中，誠心發願。去舍五里，當還家時，步步歡喜，既到其門，向勸化處，至心發願，然後入舍。」尊者言：「爾時貧人，今王是也。以因往昔三錢施緣，世世尊貴，常得如是三重錢瓮，緣五里中步步歡喜，恒於五里，有此金錢。」王聞宿緣，歡喜而去。

（一〇四）惡生王得五百鉢緣

昔惡生王，住欝禪延城。時守門者，晨朝開門，門外忽然有五百乘車，各載寶鉢，盛滿金粟，皆有印封題言：「此鉢與惡生王。」時守門者，告白王言：「外有寶鉢，題鉢言與王，不審今者，為當取不？」王自思惟：「此寶忽至，或是不祥，我若取者，將不為我家國災害？」作是念已，即往詣尊者迦栴延所，而問之言：「今晨開門，忽見寶鉢，其上印題云與惡生王，未知吉凶，為可取不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是王宿福果報，但取勿疑。」王白尊者：「我於往因，修何功德而致此報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汝於昔日九十一劫，仙人山中，有一辟支佛，值雨脚跌，即破瓦鉢。時辟支佛，詣瓦師家，從乞瓦鉢。瓦師尋以五器，皆盛滿水，歡喜施與。辟支佛得已，擲鉢空中，踊身騰虛，作十八變，瓦師妻子，并買瓦者，見此神變，咸皆踊悅歡喜無量。爾時瓦師者，王身是也。爾時婦者，尸婆具沙夫人是也。爾時兒者，喬波羅太子是。爾時買瓦者，輔相富盧闕是也。買瓦婦者，輔相婦是。」

王復問言：「不審此鉢，為自然出，為有從來？」

尊者答言：「而此鉢者非自然有，從恒河水龍宮中來。何以知之？乃往過去，羅摩王舅婆羅門，修清淨行，在恒河側。時羅摩王，日以寶鉢，送食與舅。婆羅門法，器不重用，食竟棄鉢於彼恒河中。盲龍收取寶鉢，盛滿金粟，著己宮中。如是所棄，日日漸多，由是獲得五百車鉢。盲龍命終，又無兒子賞領此鉢，天帝知王往昔施鉢

因緣，故用遣王。」王聞是語，尋取寶鉢，以用作福，廣修布施，供養三寶，從此因緣，後生善處。

求毘摩天望得大富緣
鬼子母失子緣
天祀主緣
祠樹神緣
婦女厭欲出家緣
不孝子受苦報緣
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
不孝婦意欲害姑反殺夫緣

（一〇五）求毘摩天望得大富緣

昔有兄弟二人，家計貧困，兄常日夕，精懃禮拜求毘摩天，望得大富，而遣其弟，耕田種殖。如是求請，經歷多時。時毘摩天，化作其弟，至其兄邊。兄瞋弟言：「何不墾殖？來此何為？」時弟答言：「兄在天寺，晝夜祈請，望得大富；弟於今日，亦欲効兄，齋戒求願，望獲大富。」兄語弟言：「卿不耕田下於種子，財穀豐有，何由可獲？」弟答兄言：「實以種故，而收獲耶？」兄不能報。於是毘摩天，還復天像，而語之言：「今我之力，正可助汝，及於今日，修行布施，然後可富。而汝往因，不修布施，故使貧窮。今雖日夜精懃求我富饒財寶，將何可獲？如菴婆羅樹，若於冬時，雖復奉事百千天神欲求於菓，菓不可得。汝亦如是，先不修因，而於我所，欲求大富，亦不可得；菓若熟時，不求自得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福業如菓熟，　不以祠祀得，
人乘持戒車，　後得至天上，
定智如燈滅，　得至於無為，
一切由行得，　求天何所為？」

（一〇六）鬼子母失子緣

鬼子母者，是老鬼神王般闍迦妻，有子一萬，皆有大力士之力。其最小子，字嬪伽羅，此鬼子母兇妖暴虐，殺人兒子，以自噉食。人民患之，仰告世尊。世尊爾時，即取其子嬪伽羅，盛著鉢底。時鬼子母，周遍天下，七日之中，推求不得，愁憂懊惱，傳聞他言，云

佛世尊，有一切智。即至佛所，問兒所在。時佛答言：「汝有萬子，唯失一子，何故苦惱愁憂而推覓耶？世間人民，或有一子，或五三子，而汝殺害。」鬼子母白佛言：「我今若得嬪伽羅者，終更不殺世人之子。」佛即使鬼子母見嬪伽羅在於鉢下，盡其神力，不能得取，還求於佛。佛言：「汝今若能受三歸五戒，盡壽不殺，當還汝子。」鬼子母即如佛勅，受於三歸及以五戒。受持已訖，即還其子。佛言：「汝好持戒，汝是迦葉佛時，羯膩王第七小女，大作功德，以不持戒故，受是鬼形。」

（一〇七）天祀主緣

昔日有一婆羅門，事摩室天，晝夜奉事。天即問言：「汝求何等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今求作此天祀主。」天言：「彼有群牛，汝問最在前行者。」即如天語，往問彼牛：「汝今何以為苦為樂？」牛即答言：「極為大苦，刺刺兩肋，柴戾脊破，駕挽車載，重無休息。」時復問言：「汝以何緣，受是牛形？」牛答之言：「我是彼天祀主，自恣極意，用天祀物，命終作牛，受是苦惱。」聞是語已，即還天所。天即問言：「汝今欲得作天主不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覩此事，實不敢作。」天言：「人行善惡，自得其報。」婆羅門悔過，即修諸善。

（一〇八）祀樹神緣

昔有老公，其家巨富，而此老公，思得肉食，詭作方便，指田頭樹，語諸子言：「今我家業，所以諧富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，今日汝等！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祠。」時諸子等，承父教勅，尋即殺羊禱賽此樹，即於樹下，立天祠舍。其父後時，壽盡命終，行業所追，還生己家羊群之中。時值諸子欲祀樹神，便取一羊，遇得其父，將欲殺之，羊便噁噁笑而言曰：「而此樹者，有何神靈？我於往時，為思肉故，妄使汝祀，皆共汝等，同食此肉。今償殃罪，獨先當之。」時有羅漢，遇到乞食，見其亡父受於羊身，即借主人道眼，令自觀察，乃知是父，心懷懊惱，即壞樹神，悔過修福，不復殺生。

（一〇九）婦女厭欲出家緣

昔有一婦女，端政殊妙，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。時人問言：「顏貌如是，應當在俗，何故出家？」女人答言：「如我今日，非不端

政，但以小來厭惡婬欲，今故出家。我在家時，以端政故，早蒙分處，早生男兒，兒遂長大，端政無比，轉覺羸損，如似病者。我即問兒病之由狀，兒不肯道，為問不止，兒不獲已，而語母言：『我正不道，恐命不全；正欲具道，無顏之甚。』即語母言：『我欲得母以私情欲，以不得故，是以病耳。』母即語言：『自古以來，何有此事？』復自念言：『我若不從，兒或能死，今寧違理，以存兒命。』即便喚兒，欲從兒意。兒將上床，地即劈裂，我子即時生身陷入，我即驚怖，以手挽兒，捉得兒髮。而我兒髮，今日猶故在我懷中。感切是事，是故出家。」

（一一〇）不孝子受苦報緣

昔迦默國，鳩陀扇村中，有一老母，唯有一子。其子勃逆，不修仁孝，以瞋母故，舉手向母，適打一下，即日出行。遇逢於賊，斬其一臂，不孝之罪，尋即現報，苦痛如是，後地獄苦，不可稱計。◎

（一一一）◎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

昔難陀王，聰明博通，事無不練，以己所知謂無詶敵，因問群臣：「頗有智慧聰辯之人，諮詢疑事，能對我不？」時有一臣，家先供養一老比丘，履行清淨，然不廣學，即談於王。王問之言：「夫得道者，為在家得，為出家得乎？」時老比丘，即答之曰：「二俱得道。」王復問言：「若二俱得，何用出家？」彼老比丘，即便默然，不知何對。時難陀王，轉復憍慢。時諸臣等，即白王言：「那伽斯那，聰慧絕倫，今在山中。」王於爾時，欲試之故，即遣使人，齎一瓶酥，湛然盈滿，王意以為我智滿足，誰復有能加益於我？那伽斯那，獲其酥已，即解其意，於弟子中，撿針五百，用刺酥中，酥亦不溢，尋遣歸王。王既獲已，即知其意，尋遣使請。那伽斯那，即赴王命。那伽斯那身體長大，將諸徒眾，在中特出，王心驕豪，詭因遊獵，路次相逢，見其姝長，即自搖指異道而去，竟不共語，默欲非之，一切長者，都無所知。時那伽斯那，尋以己指，而自指胸言：「而我獨知。」難陀王將延入宮，即鑿小屋，戶極令卑下，望使斯那曲躬向伏，然此斯那知欲陷己，即自却入，不受其屈。時難陀王，即設飲食，與麤食數種食，食五三匙，便言已足。後與細美，方乃復食，王復問言：「向云已足，何故今者猶故復食？」斯那答言：「我向足麤，未足於細。」即語王言：「今者王殿上，可盡集人令滿其上。」尋即喚人充塞遍滿，更無容處。王在後來，將欲上殿，諸人畏故，盡皆懾伏，其中轉寬，乃容多人。

斯那爾時即語王言：「麤飯如民，細者如王，民見於王，誰不避路？」王復問言：「出家在家，何者得道？」斯那答言：「二俱得道。」王復問言：「若俱得道，何必出家？」斯那答言：「譬如去此三千餘里，若遣少健，乘馬齎糧，捉於器仗，得速達不？」王答言：「得。」斯那復言：「若遣老人，乘於瘦馬，復無糧食，為可達不？」王言：「縱令齎糧，由恐不達，況無糧也？」斯那言：「出家得道，喻如少壯，在家得道，如彼老人。」王復問言：「今我欲問身中之事，我為常無常，隨我意答。」斯那返問：「如王宮中，有菴婆羅樹上菓，為甜為醋？」王言：「如我宮中，都無此樹，云何問我菓之甜醋？」斯那言：「我今亦爾。一切五陰，既自無我，云何問我常以無常？」時王復問：「一切地獄，刀劍解形，分散處處，其命猶存，實有此不？」斯那答言：「譬如女人，噉食餅肉瓜菜，飲食悉皆消化。至於懷妊，歌羅羅時，猶如微塵，云何轉大而不消化？」王言：「此是業力。」斯那答言：「彼地獄中，亦是業力，命根得存。」王復問言：「日之在上，其體是一，何以夏時極熱，冬時極寒，夏則日長，冬則日短？」斯那答言：「須彌山有上下道，日於夏時，行於上道，路遠行遲，照于金山，是故長而暑熱。日於冬時，行於下道，路近行速，照大海水，是故短而極寒。」

（一一二）不孝婦欲害其姑反殺其夫緣

昔有一婦，稟性佷戾，不順禮度，每所云為，常與姑反，得姑瞋責，恒懷不分。瞋心轉盛，規欲殺姑，後作方計，教其夫主，自殺其母。其夫愚癡，即用婦語，便將其母，至曠野中，縛結手足，將欲加害。罪逆之甚，感徹上天，雲霧四合，為下霹靂，霹殺其兒。母即還家，其婦開門，謂是夫主，問言：「殺未？」姑答：「已殺。」至於明日，方知夫死。不孝之罪，現報如是，後入地獄，受苦無量。

波羅奈王聞塚間喚緣
老比丘得四果緣
女人至誠得道果緣

（一一三）波羅奈王聞塚間喚緣

凡一切法，於可求處，若以方便，可得；若不可求，雖欲強得，都不可獲。譬如壓沙責油、攢冰求酥，既不可得，徒自勞苦。如昔波羅奈國，有王名梵譽，常於夜半，聞塚間喚聲，喚言：「咄王咄

王。」如是一夜，三聞其聲。王聞異聲情甚驚怕，音聲不絕，經歷多時。王集諸婆羅門太史相師，而與議言：「我常於夜，耳聞塚間喚我之聲，我常恐懼，怖不敢應。」諸人答言：「彼塚墓間，必有妖物，作此音聲，今宜遣使有膽勇者詣塚往看。」王即募人：「若有夜能至塚間者，吾當賞賜五百金錢。」時有一人，煢獨無父，家甚貧寒，有大膽力，即便應募。身著鉀冑，手捉刀杖，夜至塚間聞喚王聲，即便喊言：「叱！汝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我是貝耳伏藏。」語募人言：「汝健丈夫，我於夜常喚彼王，彼王若當應和於我，我欲往至其庫藏中。然彼王怯，未曾應我，而我今者，將從有七，明日清晨，當至汝家。」募人問言：「明日來時，我當以何事共相承迎？」貝耳答言：「汝但灑掃舍內，除去糞穢，香華嚴飾，極令清淨，蒲桃麨漿酥乳之糜，各盛八器，有八道人，當以杖打上座頭，語言入角，如是次第，盡駈入角。」募人知已，即便還家。從王請取五百金錢，用俟供設。王問之言：「彼音聲者，為是何物？」募人詭答言是鬼魅。受募之人，聞貝耳言，私懷歡喜，請剃髮師，以自莊嚴。至明日已，供設備具，有八道人，來就其食。飲食既訖，打上座頭，駈令入角，即變作金錢一瓮，以次駈入，作金八瓮。時剃髮師，在門孔中，見其得寶，默自念言：「我解此法，試効為之。」便於後時，備具如前，請八道人，設食已訖，閉門遮戶，打上座頭，望同前者獲珍寶聚。然此道人，頭破血瀝，沾污床座，駈令入角，得急失糞。次第七人，皆被打棒，宛轉于地，中有一人氣力盛壯，即時掣手，突出至外，揚聲大叫云：「某主人，欲害我等。」時彼國王，遣人往視，即捉主人，具問事狀。時剃髮師，具以上事，而白於王。王尋遣人，到募人舍，看其金寶，正欲稅奪，化為毒蛇，變為火聚。王即語言：「此是汝福。」世間凡愚，亦復如是，具有精進，受持八戒，獲善果報，漸行八正，得無漏果。便欲效他，受持八戒，內無誠信，悕求利樂，既無善果，反獲殃咎，如彼愚人，等無差別。

（一一四）老比丘得四果緣

佛法寬廣，濟度無涯，至心求道，無不獲果，乃至戲笑，福不唐捐。如往昔時，有老比丘，年已朽邁，神情昏塞，見諸年少比丘，種種說法，聞說四果，心生羨尚，語少比丘言：「汝等聰慧，願以四果，以用與我。」諸年少比丘，嗤而語言：「我有四果，須得好食然後相與。」時老比丘，聞其此語，歡喜發中，即解欽婆，用貿所須，尋即施設種種餚饍，請少比丘，求乞四果。諸少比丘，食其食已，更相指麾，弄老比丘語言：「大德！汝在此舍一角頭坐，當

與爾果。」時老比丘聞已歡喜，如語而坐。諸少比丘，即以皮毬，打其頭上，而語之言：「此是須陀洹果。」老比丘聞已，繫念不散，即獲初果。諸少比丘，復弄之言：「向爾雖得須陀洹果，然其故有七生七死，更移一角，次當與爾斯陀含果。」時老比丘，獲初果故，心轉增進，即復移坐。諸少比丘，復以毬打頭，而語之言：「與爾二果。」時老比丘，益加專念，即證二果。諸少比丘，復弄之言：「汝今已得斯陀含果，猶有往來生死之難，汝更移坐，我當與爾阿那含果。」時老比丘，如言移坐，諸少比丘，復以毬打，而語之言：「我今與爾第三之果。」時老比丘，聞已歡喜，倍加至心，即時復證阿那含果。諸少比丘，復弄之言：「汝今已得不還之果，然故於色無色界，受有漏身，無常遷壞，念念是苦，汝更移坐，次當與爾阿羅漢果。」時老比丘，如語移坐，諸少比丘，復以皮毬，撩打其頭，而語之言：「我今與爾彼第四果。」時老比丘，一心思惟，即證羅漢。得四果已，甚大歡喜，設諸餚饍種種香花，請少比丘，報其恩德，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。諸少比丘，發言滯塞。時老比丘，方語之言：「我已證得羅漢果已。」諸少比丘，聞其此言，咸皆謝悔先戲弄罪。是故行人，宜應念善，乃至戲弄，猶獲實報，況至心也。

（一一五）女人至誠得道果緣

若人求道，要在精誠，精誠相感，能獲道果。如往昔時，有一女人，聰明智慧，深信三寶，常於僧次，請一比丘，就舍供養。時有一老比丘，次到其舍，年老根鈍，素無知曉。時彼女人，齋食已訖，求老比丘為我說法，獨敷一座，閉目靜默。時老比丘，自知愚闇，不知說法，伺其泯眼，棄走還寺。然此女人，至心思惟有為之法，無常苦空不得自在，深心觀察即獲初果。既得果已，求老比丘，欲報其恩。此老比丘，審己無知，棄他走避，倍更慚恥，復棄藏避。而此女人，苦求不已，方自出現。女人於時，具論上來蒙得道果，故齎供養，用報大恩。時老比丘，以慚愧故，深自剋責，即復獲果。是故行者，應當至心，若至心者，所求必獲。
◎雜寶藏經卷第九

雜寶藏經卷第十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

優陀羨王緣
羅睺羅因緣
婆羅門諂偽緣
婆羅門婦欲害姑緣
烏梟報怨緣
婢共羊鬪緣

（一一六）◎優陀羨王緣

昔優陀羨王，住盧留城，聰明解達，有大智慧。其一夫人，名曰有相，姿容奇特，兼有德行，王甚愛敬，情最寵厚。時彼國法，諸為王者，不自彈琴。爾時夫人，恃已愛寵，而白王言：「願為彈琴，我為王舞。」王不免意，取琴而彈，夫人即舉手而舞。王素善相，見夫人舞，覩其死相，尋即捨琴，慘然長歎。夫人即白王言：「如我今者，受王恩寵，敢於曲室，求王彈琴，我自起舞，用共為樂，有何不適，放琴而歎？願王莫隱，而見告語。」時王答言：「我之長歎，非爾婦人之所可聞。」夫人白言：「我今奉王，至誠無二，若有不理，宜應告勅。」慇懃不已，王以實答：「我之於爾，豈容有異？爾向起舞，死相外現，計其餘命，不過七日，由是之故，捨琴而歎。」夫人聞已，甚懷憂懼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所說，命不云遠。我聞石室比丘尼說，若能信心出家一日，必得生天。由是之故，我欲出家，願王聽許，得及道次。」時王情重恩愛不息，語夫人言：「至六日頭，乃當聽爾出家入道，不相免意。」遂至六日，王語夫人：「爾有善心，求欲出家，若得生天，必來見我，我乃聽爾得使出家。」作是誓已，夫人許可，便得出家，受八戒齋，即於其日，多飲石蜜漿，腹中絞結，至七日晨，即便命終。乘是善緣，得生天上，即生三念：一念憶本為是何身？二念本緣修何功德？三念現今定是天身。作是念已，具知本緣并與王誓，以先誓故，來詣王所。

爾時光明遍滿王宮，時王問言：「今此光瑞，為是誰耶？願見告示。」時天答言：「我是王婦有相夫人。」王聞是，語：「願來就坐。」天答之言：「如我今者，觀王臭穢，不可親近。我以先誓，故來見王。」王聞是已，心即開悟，而作是言：「今彼天者，本是我婦，由有善心，求索入道，出家一日，尋即命終，由是功德，而

得生天，神志高遠，而見鄙賤。我今何故，而不出家？我曾聞說，天一爪甲，直閻浮提，況我一國，何足貪惜？」作是語已，立子王軍，用嗣王位，出家學道，得阿羅漢。

爾時王軍王，統臨國已，信用讒佞，不恤國事，優陀羨王，愍念其子并及國人，欲來教化勸令修善。時王軍王，聞父將至，踊悅無量，欲勅一切於路往迎。時諸佞臣，畏懼被遣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今者，首戴天冠，坐師子座，師子之座，法無再坐。若迎父王，還復王位，必殺於王，王若立者，須害父王。」時王軍王，心懷憂愕，疑惑轉生，勸諫不已，遂作惡意，募栴陀羅，往殺其父。時栴陀羅，既受募已，到父王所，頭面頂禮，而白之言：「我之昔來，亦受恩遇於父王所，實無逆心，而今被遣來殺父王，若不加害，必受誅罰。」父王答言：「我今來者，欲化爾王，豈可愛身使爾被誅？」便引項令長十餘丈，語栴陀羅：「隨爾斫截。」時栴陀羅，極力斫之，刀不能傷。父王愍故，而借神力，語栴陀羅：「爾今為我往語爾王：『爾今殺父，復害羅漢，作二逆罪，好加懺悔，可得輕罪。』」時栴陀羅，既受勅已，舉刀復斫，斬父王首，齎向其國。時王軍王，見父頭已，顏色不變，知父得道，不貪王位。悔情既生，心懷懊惱，啼哭悶絕，良久乃蘇，問栴陀羅父王所說。時栴陀羅，以父王勅，而白於王：「爾既殺父，復害羅漢，作是二逆，須好懺悔。」聞是語已，倍增斷絕，而作是言：「今我父王，得羅漢道，有何貪國，而使我殺父？」時彼佞臣，懼王加害，而白王言：「世界之中，何有羅漢？王信空語，用自苦惱。」時王答言：「今我父頭，死來多日，顏色不變，自非得道，何由有是？又我父時，大臣婆咥師，優波咥師，普皆出家，得羅漢道，種種神變，我等所見，於此涅槃，收骨造塔如今現在，云何謂無？」佞臣答言：「世幻呪術，及以藥力，亦能神變。彼二臣者，非是羅漢。比更數日，示王證驗。」作是語已，便於塔所，造作二孔各置一猫，於塔養食，喚言咥師出，猫出食肉，語令還去，還入於孔。如是教之，猫便調伏，而白王言：「今王欲見咥師等耶？願往共看。」王即命駕，往至塔所。時彼佞人，便喚咥師出來，猫即出孔，語令還去，猫便入孔。王既見已，迷心遂盛，任意所作，不信罪福。

時王出軍，遊戲迴還，於其路次，而見尊者迦栴延，端坐靜處，坐禪入定。時王見之，便生惡心，手自把土，用坌尊者，語左右言：「爾等為我各各以土坌迦栴延。」于時土聚，遂沒尊者。有一大臣，信心三寶，於後而至，聞見斯事，極大懊惱，即為尊者，除去其土。復語諸人：「有念我者，而除此土。」爾時尊者，坐琉璃寶窟，神儀鮮澤，無污坌色，大臣歡喜，頭面禮足，白尊者言：「今王無道，作是惡逆，善惡必報，何得無患？」尊者答言：「却後七

日，天當雨土滿其城內，積為土山，王及人民，盡皆覆滅。」大臣聞已，心懷憂惱，即以白王；又自設計，造作地道，出向城外；七日既滿，天雨香華珍寶衣服，於其城內無不歡喜，佞臣白王：「而今此瑞，皆由王德，無智之人，反生誹謗，云當雨土，而獲珍寶。」如此誑惑，前後非一，惡緣之後，聞有善瑞，皆來雲集。時城四門，冥緣力故，盡下鐵關，逃隱無地，天便雨土，滿城山積。而彼大臣，共有心者，地道而出，向尊者所，而白之言：「感惟此城，一日覆沒，雨土成山，君民并命。先有何緣，同受此害？」
爾時尊者，語大臣言：「諦聽諦聽！當為爾說。乃往過去若干劫，時於其國內，有長者女，住於樓上，清朝洒掃，除棄掃糞置比丘頭，不知懺悔。會得好夫，爾時諸女，而問女言：『爾作何緣，得此良匹？』時女答言：『更無異事，由我掃樓，坌比丘頭，由是之故，值遇好壻。』諸女聞已謂如其言，競共聚土，用坌比丘。由是業緣，普受斯報。」作是語已，共功德天，向花氏城。自昔以來，盧留城而與彼城，迭互盛衰，此國既滅，彼城復盛，由是之故，而尊者等，向花氏城，好音聲長者於其界首，供養尊者。爾時長者，素自殷富，尊者到家，財寶豐溢，殊勝於前。既至城已，尊者迦栴延，而白佛言：「好音聲長者，有何因緣，有好音聲，巨富無量，財寶盈溢？」
佛言：「乃往過去，有一長者，日日遣人，請五百辟支佛，就家設食。而彼使人，常將狗往。會有事緣，不得往請。狗依時節，獨詣僧坊，向僧而吠。時辟支佛等，而作是言：『俗內多事，脫能過忘，向狗來吠，似喚我等。』即便相將，詣長者家。爾時長者，甚大歡喜，如法供養。爾時長者，我身是也。爾時使人，阿那律是。爾時狗者，好音長者是。由是之故，世世好聲，而多財寶。」是故智者，應於福田所勤力供養。

（一一七）羅睺羅因緣

我昔曾聞，佛初出家夜，佛子羅睺羅，始入于胎。悉達菩薩，六年苦行，於菩提樹下，降伏四魔，除諸陰蓋，豁然大悟，成無上道，具足十力、四無所畏，成就十八不共之法，具四辯才，悉於諸度得到彼岸，解了一切諸佛之法，過諸聲聞緣覺之上。於初成道夜，生羅睺羅，舉宮婇女，咸皆慚恥，生大憂惱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大惡耶輸陀羅，不慮是非，輕有所作，不自愛慎，令我舉宮都被染污。悉達菩薩，久已出家，而於今者，卒生此子，甚為恥辱。」時有釋女，名曰電光，是耶輸陀羅姨母之女，椎胸拍髀，瞋恚呵罵：「耶輸陀羅！汝於尊長所親，何以自損？悉達太子，出家學道，已經六

年，生此小兒，甚為非時，從誰而得？爾無慚愧，辱我種族，不數種族，不護惡名。悉達菩薩，有大功德，名稱遠聞，汝今云何，不護惜彼，而方恥辱？」

淨飯王當于爾時，在樓閣上，見此大地六種震動奇異相現，白淨王見是相已，謂菩薩死，憂箭入心，生大苦惱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子戒香，充塞四遠，相好莊嚴，如蓮花鬘，今為死日之所乾枯，戒深固根，慚愧枝葉，名譽之香，大悲厚蔭。我子如樹，為死象所蹋；大如金山，眾寶莊嚴，我子金山王，相好莊嚴身，為無常金剛杵之所碎壞；猶如大海，滿中眾寶，如摩竭魚擾亂海水，我子大海，亦復如是，為死摩竭魚之所擾惱；猶如滿月，眾星圍繞，我子如是無量功德，相好莊嚴，今為無常羅睺羅所吞。我種從大丈夫、丈夫盧越真淨，如是等王，相續至此，今日將不斷絕我種耶？特望我子為轉輪聖王，或成佛道，而於今者，寧可死耶？設失我子，憂愁憔悴，命必不全，冀其出家法服持鉢，敷演甘露，如此種種諸事，必不得見。」以憶子故，種種愁思思惟。是時聞子宮中舉聲大哭，王倍驚怖，謂太子死，問前走使女言：「是何哭聲？將非我子死耶？」女白王言：「太子不死，耶輸陀羅今產一子，舉宮慚愧，是以哭耳。」王聞是語，倍增憂惱，發聲大哭，揚聲大喚，唱言：「怪哉！極為醜辱。我子出家，以經六年，云何今日，而方生子？」時彼國法，擊鼓一下，一切軍集，九萬九千諸釋悉會，即喚耶輸陀羅。

時耶輸陀羅，著白淨衣，抱兒在懷，都不驚怕，面小有垢，於親黨中，抱兒而立。時執杖釋，作色瞋忿，罵耶輸陀羅：「叱！爾凡鄙可愧之甚！辱我種族，有何面目，我等前立？」有釋名毘紐天，是耶輸陀羅舅，語耶輸陀羅：「凡鄙嬰愚，無過於爾。舅於種族，宜好實語，竟為何處而得此子？」耶輸陀羅，都無慚恥，正直而言：「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，我從彼邊，而得此子。」悅頭檀王，聞是語已，瞋恚而言：「不護所生，便作異語，若實若虛，諸釋所知。我子悉達，本在家時，聞有五欲，耳尚不聽，況當有欲而生於子？如斯之言，深為鄙媟。從誰得子？毀辱我等，實是諂曲，非正直法。我子悉達，昔在家時，及眾珍寶餚饍，都無染著，況今苦行，日食麻米，以此謗毀。」淨飯王極大瞋恚，問諸釋言：「今當云何苦毒殺害？」復有釋言：「如我意者，當作火坑，擲置火中，使其母子，都無遺餘。」諸人皆言：「此事最良。」即掘火坑，以佉陀羅木，積於坑中，以火焚之，即將耶輸陀羅至火坑邊。

時耶輸陀羅，見火坑已，方大驚怖，譬如野鹿，獨在圍中四向顧望，無可恃怙。耶輸陀羅便自呵責：「既自無罪受斯禍患。」遍觀諸釋，無救己者，抱兒長嘆，念菩薩言：「汝有慈悲，憐愍一切，

天龍鬼神，咸敬於汝。今我母子，薄於祐助，無過受苦，云何菩薩不見留意？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？諸天善神，無憶我者。菩薩昔日，處眾釋中，猶如滿月在於眾星，而於今者，更不一見。」即時向佛方所，一心敬禮，復拜諸釋，合掌向火，而說實語：「我此兒者，實不從他而有斯子，若實不虛，猶六年在我胎中者，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。」作是語已，即入火中，而此火坑，變為水池，自見己身，處蓮花上，都無恐怖，顏色和悅，合掌向諸釋言：「若我虛妄，應即燋死，以今此兒實菩薩子，以我實語，得免火患。」復有釋言：「視其形相，不驚不畏，以此推之，必知是實。」復有釋言：「而此火坑，變為清池，以是驗之，知其無過。」時諸釋等，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，倍加恭敬讚嘆，為索乳母，供事其子，猶如生時，等無有異。

祖白淨王，愛重深厚，不見羅睺羅，終不能食；若憶菩薩，抱羅睺羅，用解愁念。略而言之，滿六年已，白淨王渴仰於佛，遣往請佛。佛憐愍故，還歸本國。來到釋宮，佛變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如佛身，光相無異。耶輸陀羅，語羅睺羅：「誰是汝父？往到其邊。」時羅睺羅，禮佛已訖，正在如來左足邊立，如來即以無量劫中所修功德相輪之手，摩羅睺羅頂，時諸釋等，咸作是念：「佛今猶有愛私之心。」佛知諸釋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我於生眷屬，　及以所生子，
無有偏愛心，　但以手摩頂，
我盡諸結使，　愛憎永除盡，
汝等勿懷疑，　於子生猶預。
此亦當出家，　重為我法子，
略言其功德，　出家學真道，
當成阿羅漢。」

（一一八）老婆羅門問諂偽緣

一切狡猾諂偽詐惑，外狀似直，內懷姦欺，是故智者，應察真偽。如往昔時，有婆羅門，其年既老，娉娶少婦，婦嫌夫老，傍婬不已。欲心既著，誑夫設會，請諸少壯婆羅門等，夫疑有姦，不肯延致。時彼少婦，設種種計，用惑其夫。老婆羅門前婦之子，墜於火中，爾時少婦，眼看使墮，而不捉取。婆羅門言：「兒今墜火，何故不捉？」婦即答言：「我自少來，唯近己夫，不曾捉他其餘男子，云何卒欲令我捉此男子小兒？」老婆羅門聞是語已，謂如其言

信明婦故，便於其家，而設大會，集婆羅門。爾時少婦，便共交通。老婆羅門聞是事已，心懷忿恨，即取寶物，盛裹衣裓，棄婦而去。

離舍既遠，於其路中，見一婆羅門，便共為伴，於其日暮，一處共宿，至明清旦，復共前行。離主人舍，漸漸欲遠，彼婆羅門，語老婆羅門言：「於昨宿處，有一草葉著我衣裳，我自少以來，無侵世物，葉著衣來我甚為愧，欲還草葉，歸彼主人，爾並停住待我往還。」老婆羅門聞是語已，深信其言，倍生愛敬，許當住待。彼婆羅門，詐捉草葉欲還主人，未遠之間，入一溝壑，偃腹而臥，良久乃還，云以草葉還主人竟。老婆羅門信以為然，倍增愛重。老婆羅門時因便利，洗大小便，即以寶物，而用寄之，此人尋後，齎其珍寶，便棄走去。

老婆羅門見偷己物，嘆惋彼人，又自感傷，憂愁懊惱，惆悵進路。小復前行，憩一樹下，見一鸛雀，口中銜草，語諸鳥言：「我等應當共相憐愍，集會一處，而共住止。」爾時諸鳥，皆信其言，而來聚集。時此鸛雀，伺眾鳥等一切行後，就他巢窠，啄卵飲汁，殺他子食，諸鳥將至，更復銜草。眾鳥既還，見有此事，咸皆瞋責，而此鸛雀，拒言我不。時諸鳥輩，知其諂欺，悉捨而去。於此樹下，更經少時，見一外道出家之人，身服納衣，安行徐步，去去眾生，老婆羅門而問之言：「何以並行口唱去去？」外道答言：「我出家人，憐愍一切，畏傷蟲蟻，是故爾耳。」時婆羅門，見其出家口吐此言，深生篤信，即時尋逐，往至其家。於其暮宿，語婆羅門：「我須閑靜以自修心，爾止別屋於彼而臥。」時婆羅門，憙聞行道，心懷慶悅。至夜後分，但聞作樂歌舞之聲，便出看之，乃見出家外道住室，有一地孔，中出婦女，與共交通，若女人舞，外道彈琴，若外道舞，女人彈琴。見此事已，而自念言：「天下萬物，不問人獸，無一可信者。」說偈言曰：

「不捉他男子，　以草還主人，
鸛雀詐銜草，　外道畏傷虫，
如是諂偽語，　都無可信者。」

爾時國內，有一長者，居家巨富，多諸珍寶，於其一夜，多失財物。時王聞已，問長者言：「有誰來去，致令亡失？」長者白王：「初無姦雜而與往返，唯一婆羅門，長共出入，清身潔己，不犯世物，草葉著衣，猶還其主，自此已外，更無異人。」王聞是已，攝婆羅門而詰問之。爾時長者，往白王言：「彼人淨行，世之無比，如何一旦，而被拘執？寧失財物，願王放捨。」時王答言：「我昔

曾聞，有如是比外詐清淨內懷姦惡，爾勿憂惱，聽我覈實。」作是語已，即便撿究，辭窮理屈，依實伏首。是故智者，處世如鏡，善別真偽，為世導師。

（一一九）婆羅門婦欲害姑緣

昔有婆羅門，其婦少壯，姿容艷美，欲情深重，志存婬蕩，以有姑在，不得遂意，密作姦謀，欲傷害姑。詐為孝養，以惑夫意，朝夕恪懃，供給無乏，其夫歡喜，謂其婦言：「爾今供給，得為孝婦，我母投老，得爾之力。」婦答夫言：「今我世供，資養無幾，若得天供，是為願足，頗有妙法，可生天不？」夫答婦言：「婆羅門法，投巖赴火，五熱炙身，行如是事，便得生天。」婦答夫言：「若有是法，姑可生天，受自然供，何必孜孜，受世供養？」作是語已，夫信其言，便於野田，作大火坑，多積薪柴，極令然熾，乃於坑上，而設大會，扶將老母，招集親黨，婆羅門眾，盡詣會所，鼓樂絃歌，盡歡竟日。賓客既散，獨共母住，夫婦將母詣火坑所，推母投坑，不顧而走。時火坑中，有一小隥，母墮隥上，竟不墜火。母尋出坑，日已逼闇，按來時跡，欲還向家。路經叢林，所在陰黑，畏懼虎狼羅剎鬼等，攀上卑樹，以避所畏。會值賊人多偷財寶，群黨相隨，在樹下息。老母畏懼，怖不敢動，不能自制，於樹上欬。賊聞欬聲，謂是惡鬼，捨棄財物，各皆散走。既至天明，老母泰然，無所畏懼，便即下樹，選取財寶，香瓔珠璣金釧耳璫真奇雜物，滿負向家。夫婦見母，愕然驚懼，謂是起尸鬼，不敢來近。母即語言：「我死生天，多獲財寶。」而語婦言：「香瓔珠璣金釧耳璫，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。由吾老弱，不能多負，語汝使來，恣意當與。」婦聞姑語，欣然歡喜，求如姑法投身火坑，而白夫言：「老姑今者，緣投火坑，得此財寶，由其力弱，不能多負，若我去者，必定多得。」夫如其言，為作火坑，投身燋爛，於即永沒。爾時諸天，而說偈言：

「夫人於尊所，　不應生惡意，
如婦欲害姑，　反自焚滅身。」

（一二〇）烏梟報怨緣

昔有烏梟，共相怨憎。烏待晝日，知梟無見，踏殺群梟，噉食其肉。梟便於夜，知烏眼闇，復啄群烏，開穿其腸，亦復噉食。畏晝

畏夜，無有竟已。時群烏中，有一智烏，語眾烏言：「已為怨憎，不可救解，終相誅滅，勢不兩全，宜作方便殄滅諸梟，然後我等可得歡樂，若其不爾，終為所敗。」眾烏答言：「如汝所說，當作何方，得滅讎賊？」智烏答言：「爾等眾烏，但共啄我，拔我毛羽，啄破我頭，我當設計，要令殄滅。」即如其言。燋悴形容，向梟穴外，而自悲鳴。梟聞聲已便出語言：「今爾何故，破傷頭腦，毛羽毀落，來至我所，悲聲極苦，欲何所說？」烏語梟言：「眾烏讐我，不得生活，故來相投，以避怨惡。」時梟憐愍，欲存養畜，眾梟皆言：「此是怨家，不可親近，何緣養畜，以長怨敵？」時梟答言：「今以困苦，來見投造，一身孤單，竟何能為？」遂便畜養，給與殘肉。日月轉久，毛羽平復，烏詐歡喜，微作方計，銜乾樹枝并諸草木，著梟穴中，似如報恩。梟語烏言：「何用是為？」烏即答言：「孔穴之中，純是冷石，用此草木，以御風寒。」梟以為爾，默然不答。而烏於是，即求守孔穴，詐給使令，用報恩養。時會暴雪，寒氣猛盛，眾梟率爾來集孔中，烏得其便，尋生歡喜，銜牧牛火，用燒梟孔，眾梟一時，於是殄滅。爾時諸天，說偈言曰：

「諸有宿嫌處，　不應生體信，
如烏詐託善，　焚滅眾梟身。」

（一二一）婢共羊鬪緣

昔有一婢，稟性廉謹，常為主人，典熬麥豆。時主人家，有一羯羝，伺空逐便噉食麥豆。斗量折損，為主所瞋，信己不取，皆由羊噉。緣是之故，婢常因嫌，每以杖捶，用打羯羝；羝亦含怒，來觸觸婢，如此相犯，前後非一。婢因一日空手取火，羊見無杖，直來觸婢，婢緣急故，用所取火，著羊脊上。羊得火熱，所在觸突，焚燒村人，延及山野。于時山中五百獼猴，火來熾盛，不及避走，即皆一時被火燒死。諸天見已，而說偈言：

「瞋恚鬪諍間，　不應於中止，
羝羊共婢鬪，　村人獼猴死。」

雜寶藏經卷第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